

# 新疆新面貌

储安平著



# 新 疆 新 面 貌

新疆旅行通訊集

儲 安 平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 內容 說 明

富饒而廣闊的新疆是祖國的好地方。作者近年來走遍天山南北，訪問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區，真實地記錄了他的見聞和感受。本書中的散文，便是從這些記錄中選出來的，其中有一部分曾在“人民日報”、“新觀察”、“旅行家”上發表過。從這裡可以看到，自从黨的民族政策的陽光照遍新疆之後，那里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關係等方面起了多么大的變化；同時也可以看到祖國優秀的兒女在那裡怎樣進行着驚天動地的建設事業。在目前說來，這是一本比較全面地報導新疆人民生活的散文集。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東西尖巷胡同4號)

北京市書局出版業許可證字第057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名653 字數145,000 開本787×1092頁 1/32 印張 6  $\frac{1}{4}$  版頁 2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冊

定價(6)0.70元

## 目 次

新疆好地方.....	1
伊犁夜話.....	10
石河子新城.....	22
新疆大棉区的創造.....	31
訪前景壯闊的克拉瑪依油区.....	43
阿尔泰山一帶.....	51
流散哈族的救濟.....	70
在阿尔泰山之巔.....	77
欢乐的庫爾班节.....	85
路中邂逅.....	97
在塔里木河的下游.....	105
一个村子的誕生.....	117
优先照顧民族老乡的利益.....	127
南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35
帕米尔高原上的牧業社.....	159
和闐的繅絲女工.....	167

民族师资的培养工作	174
教学结合生产	190
新疆远景	206
天山上的红领巾	221
从内地到新疆来的年轻人	227
从工人做起	235

## 新疆好地方

一提起新疆，人們便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天山、崑崙山、阿尔泰山这些巍峨的名字，給人們以一种無限高大無限雄偉的感覺；古爾班通古特大沙漠、塔克拉馬干大戈壁以及葦湖碱灘这些字眼，又使人們掀起一种荒野冷峻的情緒。这一年多，我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漫遊，看到那亘古不化的雪峯、葱郁深邃的林色、水天相接的湖景，以及远远看来永远像一片浩瀚的海洋似的平原，心胸开放，意气豪迈。就在这土地上、山嶺間、湖灘邊、森林里，出現着黃金色的麦浪，雪山似的棉堆以及那數也數不清的肥壯的牛羊，使人深切感到，我們的祖國辽闊而又偉大，美麗而又富庶。

很多人总以为新疆这地方很冷。这不是一句話可以籠統解釋得了的問題。新疆的面积有十六个浙江省大。在这样一个大面积上，气温不可能一無差別。有些地方，例如阿尔泰山一帶，在冬天一般要比較冷些，但有些地方，如喀什、和闐一帶，冬天就很温暖。我在南疆住过一

个冬天。那兒，冬天不仅不用穿棉鞋，甚至不用穿大衣；不仅比北京暖和，甚至比上海还暖和。冬季在郊外旅行，比較冷些，在城市里住着，就比較暖和。寒流来时，当然要冷些，沒有寒流的时候，就不一定很冷。所以新疆冷或不冷，不能用一句話来概括。1954年11月底，我在伊犁地区的察布查爾錫伯自治县，正巧寒流侵襲，气温降低到將近零下四十度，但我依然去郊外踏雪，欣賞祖国西陲的美丽的冬景。有一天，在零下十六度的天气里，我坐了一輛輕便馬車，在滿天的好太陽下，从察布查爾駛回伊寧时，那帶着冰凌的馬匹，在雪地上一路疾駛，發出輕微的金屬似的响声，这样的旅行對於我毋宁是一次最优美难忘的享受。烏魯木齐冬天戶外的温度一般在零下二十度左右，但即使最冷的日子，人們照样在街上來來往往，而孩子們也照样提着書包上学。

人們又以为新疆这地方很荒涼。新疆确是山嶺多、戈壁多、草湖多、荒地多。总的說来是土地辽闊，人烟稀少。假如你意气萎靡，目光如鼠，滿足於株守斗室之内，那末你到了新疆这样的地方，看到大漠連天，自然会兴起荒涼之感。假如你不是这样一个人，假如你劳动的热情很高，創造的精神很旺，满怀斗志，想为祖国做一番事業，那你就会感到你何幸而生在这样一个偉大的国家，更何幸而又生在这样一个偉大的时代！那迤邐千里、峯巒重疊的羣山之間，不知道埋藏着多少宝贵的財富，正需要數

以千計萬計的青年男女，年累月地去勘測鑽探。那浩瀚的一望無邊的肥沃的原野，也正等待着十萬八萬的人們去開墾經營，讓這些土地從多年的沉睡中甦醒過來，使它們得到河水的滋潤，恢復生命，開始為增強國家的力量而服務。意志堅強的人們，看了這些遼闊的原野，決不會發生荒涼的感覺；他們發生的感情只能是興奮、驕傲和躍躍欲試。

過去人們對於新疆的許多看法和印象，今天需要從根本上扭轉過來。例如自來論新疆的人都說新疆缺水。但在今天，可以說，新疆不缺水。新疆缺的不是水，而是對水的工程建設和科學管理。假如能開挖水渠，把河水引到田里，修築水庫，把不用的水積儲起來，那末水的利用率就可以大大提高。一面開辟水源，一面減少水的滲漏浪費，在一個可以預見的未來的日子里，新疆的水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基本上是够用的。在過去的反動政權統治時代，當政的人們不會注意到這些問題，更不會認真進行水利工程建設。解放以後，在新疆的哈密、焉耆、阿克蘇以及瑪納斯河流域各地，都興建了很多的水利工程，在生產上發生了很大的作用。現在政府一面繼續進行各種水利建設，一面又教導人民合理用水。新疆缺水的舊觀念今天應該完全改變過來。

過去人們以為新疆少雨少水，很多地方又都是沙漠，因而連帶發生了許多片面的不正確的印象。有人以為新

疆既然缺水，因而也就沒有甚么河流，殊不知新疆的大河多得很。不仅河流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湖沼（当地統称为海子）。这些河流一向都是兩岸人民生活的命脈，不仅广大的农田靠它灌溉，其中很多地方將來还可以利用水力發電，以供工業动力和市民照明之用；有一部分河道將來整理以后还可以通航。有些人以为新疆既然少雨缺水，树木一定不多。其实不然。天山山脈，西起奇台、东迄伊犁，迤邐千里，長着繁茂的云杉，这是目前新疆基本建設的一个主要木材来源。另外在阿尔泰山，也有着丰富的森林。在一般城市和农村里，树木也很茂盛；尤其在南疆。南疆农村树木之盛，只能用“多得像头髮一样”那样略帶誇張的形容，才能把实际的情况襯托出来。在新疆，兄弟民族大都有种树的習慣，而且他們种起树来，都是一种十几里，或者一种几千株，既多且密。無論在牧区或农村，凡是有水的地方，都一定有树。尤其在戈壁灘上，要是你老远老远看到前面有树了，那地方也一定有水，有人家。在南疆和伊犁各地，很多人家家里都栽植菓树。在新疆，人民在他們的生活里很明显地感受着种树的好处：取薪、架屋、燒柴和吃菓子。当我在新疆各地旅行时，常常一路濃蔭夾道，林色不絕。而伊宁的树木之盛，一色白楊，又是这个祖国西陲名城的一大特色。

同样，当有些人听我談到新疆多魚的时候，也都表示惊奇。他們以为新疆既是一片沙漠，哪兒还会有魚？可

是事实上，新疆的一些主要河流，大都产魚。这一年多，我就先后吃过伊犁河、瑪納斯河、开都河、孔雀河、塔里木河、阿克苏河、喀什河、叶尔羌河、玉龙哈什河以及阿尔泰山下的額爾齊斯河等河里的魚。几乎新疆所有的河流里，都有魚。不仅有，而且还多。当我过布尔津时，看到有人在額爾齊斯河畔釣魚，把魚鉤往河里一撒，随手一拉，鉤上就已有魚。在烏魯木齐，魚攤上还有活鯽魚卖。

人們总以为新疆这地方穷苦。过去新疆人民的生活的確是很穷苦的，这主要是由於旧时代的封建反动政权的残酷压榨。实际上，新疆这地方不仅不穷，而且富得很。新疆地下的資源，虽然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勘測，还不能估計这些資源的数量，但是，新疆物藏之富，是可以肯定的事实。石油、煤、鐵都有很大的蘊藏量，此外还有很多珍貴的有色金屬。在農業方面，新疆的土地也是出奇地肥沃。今天中国好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全国最高單位面积产量都是在新疆創造的。新疆的小麦生产最高达到每亩1,373斤，水稻最高每亩2,205斤，棉花最高每亩1,677斤，玉米最高每亩1,925斤（棉花和玉米兩項都是1956年的新紀錄）；这些高额丰产紀錄虽然还只是在一些小面积上創造的，然而已經足够說明新疆土地的肥沃和它在農業生产上的潛力。在瓜菓的生产方面，除了內地熟知的哈密瓜和吐魯番葡萄以外，其他如梨、桃、杏、苹果、石榴、櫻桃、無花果、西瓜、花生等，也無不既多且好。1954年

夏天我遊伊犁時，一角錢可以买到五个蘋果。1955年初夏我在庫車、阿克蘇一帶時，一角錢可以买到三十只杏子。這些還都是從市上小販的手裡購買的，要是直接到果园里買，還要便宜。

新疆又是我國的主要牧區之一。這兒有很多天然的優美的牧場。1954年我在伊犁地區的尼勒克、新源、巩留、特克斯、昭蘇一帶旅行，雙目所及，非綠即青。那像地毯一樣的綠草，無頭無盡地鋪蓋在所有的草原上和山坡上。一片青翠，一片碧綠；碧綠青翠以外，几乎再見不到第二種顏色。甚至連人們所呼吸的空氣，也彷彿是“青色的空氣”似的，特別清新透爽。天山北麓、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的巴音布洛克以及阿尔泰山一帶，都是美好的廣大牧區。那些勤勞的牧民，就在這些高山草原上牧放着他們的牛羊。蒙古包、馬奶子、冬不拉（樂器），再加上那無限美麗的牧區山色和清新舒爽的高山氣候，構成了新疆地區那種充滿着豐富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像詩一樣的難忘的生活。

這一年多，我在新疆走了大大小小三十多個地方。每到一個地方，在當地工作的漢族同志總是對我盛稱當地如何如何的好——物產如何富饒、風景如何美麗，只要勞動就能創造幸福的生活等等。這實際上反映了這樣一種情況：沒有來過新疆的人，受了舊時不正確的看法的影響，以為新疆這地方比較荒涼，沒有甚麼引人之處，但是

到了新疆、在新疆住定了下来的人們，又細細体会到新疆自有它的可愛可取之處，並深切感到這地方具有無限創造開發的前途。特別在解放以後這幾年來，新疆在各方面都有很多新的改進和成就。在黨和政府的積極的領導和幫助下，農業生產無論在改良種籽上、推廣新式農具和新的耕作方法上，都有相當的成績。駐新疆部隊所建造的水利工程和生產勞動，更給當地各族老乡以很大的幫助和啟發。1954年吐魯番農民種的棉花，在三萬六千畝的面積上達到每畝生產籽棉331斤的紀錄，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牧業方面，也有新的改進。牧民認識到政府推廣的“新疆羊”，無論是毛、肉、乳，都比原來的土種羊好。在人工授精、接羔育羔以及割草搭棚過冬等各方面，牧民也得到了政府給予的各種必要的幫助。農牧生產的積極發展，再加上農牧產品價格的提高和工業產品價格的降低，就必然使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各地的學校和入學人數普遍增加。醫療衛生事業和電影的放映，不僅已經到了較小的城市，而且已經深入到較小的農村和偏僻的牧區，這在新疆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城市的面貌也有變化。就以新疆的首府烏魯木齊來說，這地方自从民國以來，被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國民黨等前後統治了近四十年，直到快被解放的時候，依然是一個“馬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的爛攤子。

再沒有比烏魯木齊这样一个城市更容易使人明显地看出新旧时代的对比了。在这个城市里，凡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乎都是破爛的；凡是你現在所看到的一些新的整齐的建筑，都是解放以后这几年内建造起来的；新造的建筑大都裝有現代化的衛生設備和暖气設備。道路和市容也有很大的改进。目前烏魯木齊的主要街道都已鋪了瀝青，並有了几条行驶公共汽車的市內交通幹線。西郊明园一帶，过去是一片荒灘，現在已經建設成为烏魯木齊的一个相当現代化的新的市区。医院和劇場都有增加，它們的規模和設備都是头等的。更重要的是烏魯木齊这个城市在解放以后已經从一个消費城市轉变为一个生产城市，而且使新疆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現代工業：鋼鐵工



这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区成立时，各族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的热烈场面

業、机器制造工業、電力工業以及紡織工業等。這些現代工業正為發展新疆人民的生產和提高新疆人民的生活作出巨大的貢獻。最近很多到達烏魯木齊的外賓，看到在中國的西部邊疆上有着這樣一座相當現代化的城市，都表示惊奇。

為着支援邊疆的建設，這幾年來，很多愛國的青年男女不斷地從祖國各個角落來到新疆。無論在部隊里、工廠里、礦山上以及城市里，我們經常會遇見很多說話時帶有山東口音、湖南口音和上海口音的年輕姑娘。她們的出現，標誌着祖國各地人民對於新疆兄弟民族和新疆各項建設的关怀和支持；標誌着新一代年輕人的不畏艱苦、獻身邊陲的英豪作風。我們的國家有着巨大的力量和決心來開發邊疆、創造新的歷史，把祖國的每一個角落都推進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

毛主席的平等團結友愛互助的民族政策，這幾年來在新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漢族和各兄弟民族，大家融融洽洽，互信互助，的確像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中一樣。這一年多，我無論到甚麼地方去，甚至到最偏僻的小村，當地的兄弟民族都以無比的热情接待我，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給我充分的帮助和照顧，談談笑笑，毫不生疏。他們把我看作一個來自祖國的首都、來自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的可敬的遠客。

1955年8月，烏魯木齊。

## 伊犁夜話

——民族关系是怎样扭过来的？

民族关系問題中的主要問題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間的關係問題。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要使少数民族热爱祖国、愉快地生活在祖国的温暖的大家庭里，首先必須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間的團結。正确地改进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彼此之間的團結問題，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加强国家統一的問題。

解放以前，在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間的关系是惡劣的，是不平等的、对立的、互相仇視的。解放以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發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經变成为一种平等的、團結的、友愛合作的新关系了。仅仅是短短几年，就基本上消除了由於历代反动統治所造成的長期的民族隔閡和民族仇恨，使民族关系改变了根本的面貌，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具有头等历史意义的国家事件；同时，这也並不是一件輕易簡單的事情。

在新疆，最能突出地表現这种多民族关系的地区是

伊犁。当我在伊犁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夜晚，有一位同志来看我，我們談起了民族关系的問題。他說，当他們初到伊犁的时候，情况也並不是完全順利的。伊犁是三区革命的發源地，是一个有着光荣的革命傳統的地方。当地各族人民曾經和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过英勇的斗争而終於获得了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当地各族人民热烈地庆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偉大胜利，热烈地欢迎新疆的和平解放，热烈地欢迎共产党到达伊犁。这是历史的主要的一面。另外一面，由於历代汉族王朝对於少数民族所施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特別是盛世才反叛后及国民党反动派时期对少数民族的殘酷統治，以及由於絕大多数的民族羣众还不善於把汉族中的一小部分反动統治阶级和整个汉民族分別开来，因而在当地民族羣众的思想里，便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反对汉族的情緒。过去当地民族習慣叫汉族为“黑大爷”。当人民解放军和新来的汉族幹部初到伊犁地区时，很多民族羣众在思想上都容易联系到这样一个問題：“我們好容易赶走了一批黑大爷（国民党），为什么現在又讓来了一批黑大爷（共产党）？”这确实是当时現實生活中的一个矛盾。

当地一部分民族上層分子和青年知識分子，由於過去的具体环境，他們和苏联的接触較多、和祖国内地的接触較少，因而他們對於苏联，比較了解信任，而對於自己的祖国，反而比較隔閡；特別是對於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性

質、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党，以及当时关內老解放区的一般情况，大都了解不够。再加上敌人亂造謠言，說共产党来了以后要消灭宗教、沒收財产，少數在十月革命以后从苏联越界过来的人們，又傳播着一些不正确的說法，这样，就使很多民族羣众对於共产党、解放軍以及新来的汉族幹部，在思想上蒙上濃厚的混乱和不安，整个社会保持着很大的保留态度，甚至戒备的气氛。

不过，这些終於是过去的事情了。現在仅仅是短短的几年，民族关系就根本上改变了面貌。現在，汉族幹部下乡，無論到什么地方，都受到当地民族的友好的接待。随便什么地方，农村或牧区，汉族幹部一人單騎独行，安全都沒有問題。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各族人民中的威信，至高無比。無論什么問題，只要說是中央決定了的，或者党決定了的，不論哪一級幹部，都絕對接受，決沒有第二个意見。在县里区里，民族羣众有什么困难，都喜欢自动地去找党委書記（汉族）談。在这边疆地区，一个“区”有时要比内地一个“县”还要大，从东头到西头，騎馬得跑上兩天才能到。然而在这样一片辽闊的土地上，就只有一个区委書記是汉族，再沒有第二个汉族，而就是这一个汉族幹部，他在这一大片土地上，傳达着党的各項政策，推动着当地的各項中心工作。党在羣众中显然已經牢牢地紮了根，而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也真的血肉相連，都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員了。

“这条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我問。

“当然，所以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就，首先是由於党和毛主席的正确的領導。民族关系的基本改觀是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巨大胜利。”他說，“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像一盞明亮的灯，照耀着我們正确地前进。据我粗略的思索，这几年来，我們是經過了这样几个方面，才基本上扭轉了过去的民族关系的。

“首先是部队。解放军到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来，就它的政治影响說，要比在内地更突出，就它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驗說，也要比在内地更严峻。部队是党在民族地区最先和各族老乡接触的先鋒队。由於少数民族过去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解放军，他們聽說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当他們最初見到了解放军的时候，他們就要看看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究竟有沒有什么不同，再从此推測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些什么不同。他們过去不喜欢汉族，而这批新来的部队又正都是汉族，这又自然地牽涉到民族問題，这批新来的汉族和过去他們所見的汉族又有些什么不同？在解放军一方面呢，到这一帶來，既是人生地疏，又加言語不通。在内地，还可以用嘴巴来解釋宣傳，使老百姓了解他們，可是到了这儿，大家一下子彷彿都变成了啞巴，有一肚子意思也沒法表达出来。

“有些民族老乡最初看見解放军时，心中害怕。他們

躲得远远的，不和解放军接近。然而他们却在暗中观察。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这批部队到后，并没有什么人向他们借这样、要那样。既没有人要借住他们的房子、帐篷，也没有人要借他们的粮食草料，更不要说有什么人牵他们的牛羊、携他们的家禽了。他们有的远远地在看：那些新来的汉族部队究竟住在哪儿呀，又干啥呀？啊！他们就住在地里，有的在地里挖个坑，有的就干脆宿在露天里。他们用着坎土镘在锄地！有些地方，好些人正在拉着洋犁犁地。人拉犁！这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传十，十传百，有些民族老乡就慢慢儿地来瞧这‘人拉犁’的把戏。由于党不愿增加民族地区人民的负担，所以命令部队一到当地就自己抓紧生产。部队初到时，一无马，二无犁，上级只发了几个洋犁。就因为部队不愿意去打扰民族老乡，向他们借牲口，所以只好每八个人合拉一架洋犁。慢慢地，民族老乡看出这一批新来的解放军和过去的国民党军队确是不同。他们对部队不再躲避，而是渐渐地亲近了起来。日子久了，他们发现，解放军不仅不打扰他们，反而还帮助他们：给他们借籽种、借口糧、借农具，分水给他们浇，甚至有时还帮助他们春耕秋收。对于部队来说，既然言语不通，无法通过言语来表达自己，他们就只好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自己。解放军是党的一面旗帜。当各族老乡开始欢迎这个军队、歌颂这个军队时，各族老乡也就初步地认识了党，欢迎着党，并对新来的汉族

幹部开始进行新的估計。这是第一关。

“其次，是几个大运动，如減租反霸、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当刚刚展开这些运动时，有些民族老乡在思想上还是有很大顧慮的。在有些地方，如伊寧六区，減租反霸的工作队下去时，有些羣众害怕得不敢出門，說是吃大肉（猪肉）的汉族来了，彷彿就將大禍臨头一样。有一家正在結婚，也就慌慌張張地把結婚用的东西都藏了起来，婚也不結了。甚至給地主当了几十年長工而一無所有的一个叫沙吾提的雇工，当他听到汉族幹部要找他談話时，吓得連臉都变了顏色。然而这些运动都是为了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一个鐵一般的事實，使許多老乡的腦筋在無形中逐漸發生了变化，因而在鎮壓反革命运动中，羣众就能如火如荼地發動了起来。規模巨大的訴苦运动發生了一股極其深刻的力量，它不仅初步地啓發了各族劳动羣众的階級覺悟，同时也初步澄清了一些狹隘的民族仇恨。許多民族羣众开始明白，过去压迫他們的並不是一个‘汉族’，而主要是封建地主階級。在这样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使無數多少年来为地主下苦、被剝削得一無所有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耕畜、农具、口糧，甚至分到了房屋；使他們开始成为了自己的劳动的主人。經過这样一些大运动，广大的各族劳动人民一接触到实际，就完全認識，共产党是来解救他們的，新来的汉族幹部是来帮助他們的。党、毛主席、中央

人民政府从此在民族羣众的思想里深深地紮下了根，民族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而这巨大的历史事实，又回过头来教育了一般民族知識分子和城市居民。

“党無論到达一个什么地方，总是首先表示它是站在劳动人民的一面的。有这末一个有趣的故事：在 1950 年 4 月，党的伊犁地方委員会成立时，許多来宾中有一位民族农民代表叫曹达阿虹的，正坐在伊犁專区專員的旁边。‘專員’，这在过去是多么大的一个‘官’啊！而湊巧，这位專員又是从前的‘伊犁王’的儿子。当曹达阿虹被請站起来說話时，他直發抖，他說一句，就对坐在他旁边的專員看一眼。我們勤劳可爱的农民，在長期遭受着反动統治阶级的压迫下，即使已經被解放了，但在剛被解放之初，还免不了怀有一些恐惧的不習慣的感情。然而党坚决地要解放他們，並把他們扶上他們本就應該處於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1950 年在伊宁前后召开的兩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有半数以上的代表都是工农劳动分子。以后，每年在‘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这样一些庆祝大会上，都有劳动人民的代表在羣众前面說話。当劳动人民，尤其是多半受着压迫的妇女，看到了有他們的代表在參預着国家的事务的时候，他們就十分自然地感到，在今天的国家里，也有着他們的一份的，这样就大大地鼓舞了他們对国家事务的关怀和責任感，大大地鼓舞了他們对發展生产的热情和積極性。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使他們

清清楚楚地看到：共产党在帮助着誰，又在反对着誰。並使他們深深地感到，在共产党教育下的外來汉族幹部，和国民党那些軍閥官僚有着多么大的不同！

“使少数民族認識共产党以及使他們在思想感情上用着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汉族，解放軍已經起了一种重要的先鋒啓發作用，而这一系列的大运动，却是根本扭轉民族关系的一个轉折点。从此以后，党掌握了民族地区的基本羣众，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敌視、隔閡，基本消除。在民族之間萌長出来的新的感情是信任和友愛。

“第三是机关民族化。解放以前，新疆民族地区的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汉化了的。主要的官吏都是汉族。公文是以汉文为主。机关里的一切作息时间都是根据汉族的習慣。解放以后，这种情况完全改正过来。公文的文字，有些地方是汉文和民族文字並用，有些地方則完全以民族文字为主。机关的作息时间以及过年过节的假日，都尽量遵照民族生活習慣辦理。当然，机关民族化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大量培养、提拔和任用民族幹部。

“不仅仅是大量任用民族幹部，更重要的是还要搞好汉族幹部和民族幹部的團結。搞好汉族幹部和民族幹部的團結，不仅成为搞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團結的首要关键，而且，假如这一層搞得不好，在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都將受到影响，甚至無法工作。然而對於这一層，我們初來时，認識是很不够的。我們初來时，有些單憑热情办

事，不少工作像在汉族地区一样地进行，對於民族地区的情况，如历史殘留下来的民族隔閡、語言的障礙、各民族的風俗習慣等，了解与認識得不够。例如一个汉族幹部不帶翻譯，他就根本無法在民族地区展开工作，而有很多事情，由汉族幹部去做就远不及由民族幹部去做而来得事半功倍。汉族幹部畢究是外乡人；對於地方情况，特別是民族內部的情况，总还是民族幹部比較清楚，摸起来也比較容易。通过民族幹部去为民族羣众办事，無論如何比由汉族幹部直接去办来得合适順利。許多活生生的事实教育着汉族幹部，使我們逐漸認識到初來时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不对头，認識到培养民族幹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也就是更加深入認識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

“少數民族有少數民族的特点。絕大多数的民族幹部都是解放以后新参加工作的，缺乏新的工作和斗争的經驗。我們和民族幹部在一起工作时，应当多和他們商量，多听取他們的意見，在感情上生活上对他們多尊重多照顧一些。在制訂工作計劃和总结工作經驗这些方面应当耐心地帮助他們。假如工作中發生了一些困难，汉族幹部必須給民族幹部以更多的支持，并鼓舞他們去克服那些困难。假如大体上能針對这样一些特点去掌握處理，民族幹部就容易和你接近，團結也就容易搞好，培养教育也容易收到較好的效果，而各項工作也就容易推動

展开。

“第四是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線。这是加强民族团结、更好地推动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条件。然而这个經驗，我們也是付了一定的代价才获得的。

‘在这一个問題上，我們过去的缺点是突出的。我們初来这兒时，不了解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我們对民族地区的宗教影响估計不足。同时，我們对牧区的經濟生活和社会結構的特点也認識不够。我們低估了民族上層社会在民族地区所具有的力量。这儿的少数民族中绝大部分都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宗教對於人民的影响很大，甚至整个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日常生活都和宗教分不开。例如，在伊斯蘭教里面，結婚的时候要是沒有請阿訇到場唸經，則在大家看来，这个婚姻就算不得是一个正式的婚姻。要是有了喪事，也必須請阿訇來唸經，才能把屍身移出去，否則，四週的鄰居也会有意見。宗教在民族地区既有这样深刻的影响，宗教界中的一些上層人物如阿訇、毛拉等，在羣众中間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對於这些，我們初来时是估計不足的。

‘在牧区，也有着同样的情况。牧区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部落社会。由於牧区的經濟生活、地区限制以及血緣关系，在牧区中存在着許多大小不等的部落。这些部落头目牧主以及他們的政治代表千戶長百戶長，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牧区的統治者，他們在牧区羣众中有很

大的影响。同时，在經濟上，牧区的主要經濟力量（牲畜）也大都掌握在这些大牧主手里。但是我們過去沒有很好地認識这点。我們在 1951 年在伊犁的一部分牧区曾經企圖进行一些改革，而在那些地方就發生了一些困难。例如要斗争一个部落头目，但是羣众却不容易發动起来。我們逮捕了一个不好的牧主，然而羣众却同情这个牧主，偷偷地給他的家属送茶送食。我們違反了牧民的基本生活方式（遊牧），企圖一下子把他們的人和牲畜集中起来（定居），致使当时一部分牧区發生了牲畜驟然下降的那种混乱的和損害的現象。

“我們在党的領導下和教育下，很快地認識到了这些缺点，及时地批判了大民族主义思想，糾正了在工作中發生的一些毛病，除了在牧区普遍宣傳並堅決貫徹执行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各项政策以外，同时加强建立广泛的包括各方面的社会上層分子在内的民族統一战線，經常和他們协商研究各项中心工作，帮助他們对政策时事的學習，把他們更好地團結在党的週圍。事實證明，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例如在宗教方面，政府一方面宣佈了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政府不干涉宗教的內部事务，另一方面則要求宗教界的一切活动都不能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抵触。現在政府对宗教界人士的基本要求是爱国守法。自从宪草、宪法先后公佈、頒佈以后，伊犁各地的宗教界人士都自动地进行了學習討論，糾正了过

去一些糊塗想法，初步地區別了‘宗教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不同，並且認為，正如一個阿訇所說的：經典不能放在政府法令的上面。在牧區，今天主要的任務是大力發展牧業。由於牧區里很大一部分經濟實力仍然掌握在一些牧主手中，因而這就首先要很好地團結、教育那些大、中牧主，使他們能夠解除各種思想顧慮，並由他們來協助政府向羣眾宣傳政策，發展生產；這樣，對牧業的發展和牧區的安定就會收到更大的效果。

“以上所說的這些，大體上就是我們這幾年來在改變民族關係中所走過並正在走着的一些道路。這些道路並不是完全順利平坦的，這是經過一系列的尖銳的思想鬥爭並在一些失敗的教訓中逐步摸索出來的。”

1951年12月，烏魯木齊。

## 石河子新城

當我在北京的時候，我曾聽人說過在新疆的戈壁灘上蓋了一座新城的事情。但是我們的國家是這樣大，而這幾年來各地所發生的新鮮事物又這樣多，因而像在戈壁灘上平地蓋城這樣一件具有丰富啟發性的事情，也只粗聽几句，沒有細問下去。當我到了新疆，再向人問起這件事情的時候，人們就不費思索地用手一指：

“喲，那是石河子新城！”

石河子在烏魯木齊的西面約 150 公里，坐吉普車三個小時就到。從烏魯木齊一直往西到精河，南面是巍峨的天山羣峯，北面則是浩瀚無邊的平原。那迤邐不絕的高山，那高山上亘古不化的積雪；那廣袤千里的大地，那大地極邊輕烟似的遠色，這一切構成了一幅雄峻深遠的大視界。駛奔在這樣一個大視界里，使人胸襟開闊，意氣豪放。

從烏魯木齊到石河子這一路，莊稼和樹木都很茂盛。過了瑪納斯河，大約又走了 20 公里，就遠遠地看到了一

幅动人的秀丽的景色。在那襯着豪壯的山色的背景下，在那比平地稍稍高一些的山麓旁，在那疏疏密密的墨青色的树林里，隱現着很多紅頂白牆的新的建筑。那是多么广阔的一片，然而又是多么深邃的一片！它整个的色调鮮艳柔和，健康明朗。用不着駕駛員指点，就可以料到那就是石河子新城，那就是劳动人民憑着双手在这个荒灘上修盖起来的这座美丽的新城了！

石河子新城的建立，很多人都把它看成为一种奇蹟。那些住在石河子附近数十里地以内、平时不大出門的农民，最初听到石河子建了一座新城时，是完全不相信的。他們說，一年以前，兩年以前，从来沒有看到也从来没有听到石河子有个什么新城的事。然而，当有的人在什么順便的机会下来到石河子、亲眼看到这个巨大的改变时，一下子多少有些楞住了，摸摸自己的腦袋說：“这幹得好，这幹得好！共产党有办法！”

石河子這一帶以前是怎样一个地方呢？清末民初經過這一帶的人說，這一帶多是泥淖草湖，茂木深林。就是当部队初到这儿时，这一帶也还是滿生着茂密的有着一人一手高的葦子和野生的青蒿杂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自有这片土地以来，这土地也許一直就是这样一片干干湿湿高高低低的葦湖鹹灘。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历史沒有变化，土地也沒有变化，沒有人注意它、亲近它、

器重它。只有那些梅花鹿、狼、野猪、以及野鶲、老鴟等長年地成为这片大地的主人，逍遙自在，毫無顧忌。當1950年部队进入这片荒地进行斬草、开路、測量、夜晚住在临时挖的地窝子里时，狼羣还悄悄地拜訪他們。

在战士們創造性的忘我劳动中，这片土地上的面貌一天一天地發生着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座新城的建筑，正如新中国其他地方的巨大建設事業一样，都是劳动人民的無限的智慧和血汗的結晶。所有的施工力量：木工、瓦工、鐵工，都是生产建設部队自己培养訓練出来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除了五金、玻璃和油漆以外，木料、石灰、磚头、沙子都是就地自給，自伐自运自制的。

这座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質的按着一个一定的計劃进行建筑的。行政、工業、商業、文教、保健、住宅各区以及公园、林帶等地，都有一定的范围。全城的中心是行政区，那兒目前已經建筑了一座办公楼，这是一座兩層的U形的具有相当規模的建筑；办公楼的中間部分則突高为四層。这突出为四層的高楼，彷彿成为全城的一座司令台，無論从东南西北，老远老远就能看到它；自然它也更能看到四方八面更远的地方。除此之外，这座四層大厦在石河子还有它特殊的驕傲的意义，因为这样一座高的建筑，是完全由初学建筑的战士們在創造性的劳动热情下完成的。办公楼的前面是一个大廣場，再南是文娱区，將来的戏院、电影院都將建筑在這一帶。最南是商

業區，預計將來的从烏魯木齊通往蘇聯的鐵路線將在這商業區的南面通過。城東和城西都是工業區。不過新城的外區將如何配合整個瑪納斯河流域規劃的生產需要，還沒有最後定案。目前已經建築的一些工廠大都設在城西。大部分的住宅區則都圍繞在行政區及廣場的東西北三面，現在已經一幢一幢地蓋了很多玲瓏有緻的小住宅。另外有一部分住宅區則鄰近着工業區，以便利工人的上下往返。在鄰近工業區的住宅區和工業區之間鋪植了一條寬闊的林帶，借以阻隔來自工業區的繁囂的聲音和混濁的空氣。文教區則夾在住宅區中間，以便利孩子們的上下學。醫院和運動場則在城的東部。

城里的主要道路都是上下行的兩條單行車道。兩條單行車道之間則是種植花草的路台。車行道的兩旁是上下人行道。車行道與人行道之間以及人行道的最外端，都種植了樹木。樹木一般已經高過屋頂，再過三五年，蕭蕭白楊，都將夾道成林。按照以十二平方公里為基礎的初步規劃，道路佔了百分之二十，而綠地則佔了百分之二十六。在明天的社會主義新社會里，人們將得到更多的空地和更新鮮的空氣。富裕的空地將使每個住家都能養鷄種菜又栽花，而新鮮的空氣和足夠的陽光，將使人們更健康、更活潑，在勞動時有更充沛的活力。

當我在石河子訪問的時候，這座新城已經大大小小蓋了四百多幢房屋。假如把這些房屋集中起來，就足夠

形成一个适当的“市容”了。但正因是按照計劃建築的，所以目前已經建築的房子就不能不比較分散。然而这毫不影响我們对它的概念和对它的前途所怀有的信心。一个城市本不是一夜之間所能造成的，正如一顆麥子不是一夜之間能長熟一样。

我參觀了新城的醫院。这是一个較大的建築。病房部分是一長條地朝南，一字排过去就有四十五間房，全部可容四百張床位。將來还打算在病房前面佈置一个花園。全部建築都設置了地震隔離縫，在地震隔離縫處裝置了防火門。樓上的地板和樓下的天花板之間都用鋸木屑和泥做成隔音層。此外，在醫院的后面及側面遠處，還分別建築了產科病房和隔離病房。

我曾經訪問了这个醫院里的一个胃病病房和一个外科女病房。当我參觀着这些病房时，我心中的确怀有一种混合着感激、喜悅和安慰的复杂的感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們的生活將逐漸得到改善，这已經不是一种宣傳，甚或是一种理想：这是已經切切实实地實現了的事情。当你想到在不久以前还是一片荒地，而現在却出現了这样一座巨大的医院时，你怎能抑止住心头的激动！

我又訪問了那兒的新华書店，它是在 1954 年 1 月新開設的。每天下班以后，特別是星期天，書店里總是擠滿了人。據說在 1954 年 1 月至 6 月間，平均一个月銷書五千冊左右，其中理論書和文艺書佔三分之二，技术書籍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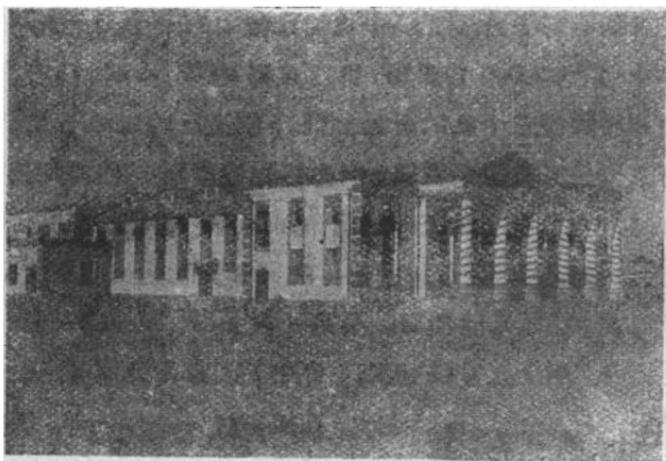
通俗讀物佔三分之一。購書的對象主要是幹部，通俗讀物的讀者則主要是戰士。“斯大林全集”在這兒每卷都要銷 200 多冊，上千冊的“憲法草案”一到，一兩小時內就銷售一空。由於建築新城又建築水庫，擴大農區又大量植棉，所以對於農業技術、建筑工程以及企業管理這類書籍，都很迫切需要。

此外，我又參觀了一些工廠，他們都在新城的西南角上。木工廠剛創建的時候，既沒有人又沒有工具。沒有人，就臨時從部隊里抽出來一些戰士；不會做，就邊教邊學，邊學邊做；沒有工具，就買一些，自己再湊一些。現在這個木工廠里已有六個車間，近 500 個工人。其中一個鋸木車間，是用機器鋸的，有好幾部鋸木機，工人日夜分三班做，然而即使這樣，還是趕不上工地的需要。麵粉廠是目前石河子許多工廠中規模比較大的一個。一天可出 1,700 袋到 2,000 袋麵粉，供應着瑪納斯、沙溝、昌吉、米泉和呼圖壁五個縣的麵粉食糧。鐵工廠的規模不大，它的主要任務是修理農具，但也搭配地自制一些洋犁及中耕器。我參觀了鐵工廠的宿舍。那是一幢幢的家庭式宿舍。一幢八間，分兩頭進出。間架要比北京的間架大，窗子也大，空氣光線都好。要是一對夫妻，就分給一間，要是單身，兩個人合住一間。每個工人都由公家發了一頂蚊帳。有些工人床上還折疊着繡花被頭。有一個工人床邊凳子上放了很多龍門書店出版的有關機械學理的書

籍，人們給我介紹，說這是一位技術工人，是從上海來的。

晚上，我參加了他們的晚會。在新疆地區，文娛工作是一個重要工作，它的需要性要比內地更高些。據說這裡的文娛生活不算壞。在夏季，幾乎每個人一個星期都可以看一次電影。一部片子來到以後，總要演上好幾天，使每個人都有機會看到。就在辦公大樓後面的空場上，架上一個影幕，露天映，觀眾自己帶小凳或麻扎。冬天雖然沒有那樣方便，不能每個星期都有，但也經常有得看。

晚會在小禮堂舉行。小禮堂在辦公大樓的後邊。這是一座既玲瓏又漂亮的建築，米黃色的牆，襯着灰色的嵌條，門口有六個通直的圓柱子，建築不大，估計可以坐七八百人。當我們走進小禮堂時，樓上樓下都是熱哄哄地擠得那樣滿滿的。僅僅是三四年以前，這兒還是一片荒



石河子新城的小禮堂

灘，然而現在，在那一塊小小的舞台上面，就將進行一種屬於高度文化活動的藝術表演。我從座位上回過頭去看著黑黝黝的四週。偉大的中國人民是具有豐富的生命力量來開辟並進行他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他們既能頑強勞動，又能愉快生活。

當我住在石河子的時候，我的窗子正面對天山，只要一抬頭，就看到那白雪皚皚的山峯；薄暮西天的晚霞，又紅又赤、又艳又烈；夜晚，月色皎潔，大地如洗，這些，大概都是自古不变，千年以前是這樣，千年以後還是這樣。然而有些事物就大大變了。我所住的那樣一間舒適的房間，以前是沒有的。前面那一幢一幢玲瓏美觀的小住宅以及住宅外面的小花園，以前是沒有的。夜晚，四處透明，電燈厂的馬達發着轆轤的有节奏的声响，這光和這声响以前都是沒有的。這兒本來是一片葦湖，然而現在却出現了一座新城，有了房子，有了花草，有了電燈，正如在那廣闊的瑪納斯河流域大平原上，過去是一片荒灘，沒有生命也沒有財富，然而現在，在那些大平原上，開始生產着黃金色的糧食和雪一樣白的棉絮。河水甦醒了長睡的泥土，拖拉機冲破了原野的寂靜。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這是一個要永遠記載在人類活動史冊上的巨大變化。然而又為什麼同是一片葦湖，同是一片荒原，千百年來一直沒有任何建設，而今天竟然出現了一座新城？過去一直

荒蕪連年，而今天却開始成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的糧倉和  
棉田？這歷史究竟怎樣解釋？這裏面的關鍵究竟何在？  
這一切不因為別的，只因為我們有了一个偉大的正確的  
黨，它教育了並組織了人民和自然進行鬥爭，發展生產，  
改變歷史面貌，把人們的生活、思想和社會的秩序、制度  
都推前了一步。

1955年1月，烏魯木齊。

## 新疆大棉区的創造

新疆是我們祖國最好、最大、最有發展前途的產棉基地之一。但是新疆成為我們國家的主要的棉區，是在解放以後才開發創造出來的；它的創造又是和蘇聯對我國的真誠無私的援助分不開的。

新疆被奠定為我國巨大的國家棉區的關鍵是1953年天山北麓瑪納斯河流域墾區的戲劇性的棉花大丰收。新疆很早就產棉花，不過過去都在南路；習俗認為北疆地寒，不宜植棉。1950年，生產部隊在瑪納斯河墾區試種了一些棉花，但產量都很低；個別單位每畝的平均產量還不滿20斤（市斤，籽棉。下同），到1952年，全墾區的每畝平均產量也還只有120.4斤。就在這一年冬天，蘇聯農學專家提托夫教授應聘到達新疆。根據他自己25年的豐富的植棉經驗，他認為瑪納斯河墾區的棉花產量完全有可能大大提高。他提出了一個1953年在瑪納斯河墾區植棉兩萬畝、每畝平均產籽棉400斤的計劃；他並在技術上保證達到這個豐產的目標。

提托夫教授提出的這個豐產計劃，是完全有他的科

學技术和丰富經驗做基础的。但是對於我們剛剛踏上大規模農業生产的邊緣、技术落后、經驗不足的部队來說，提出这样一个生产指标，在当时确是一件“駭人听聞”的事情。这个丰产計劃就像一个猛烈的炸弹一样，在整个瑪納斯河垦区的部队里普遍地激起了掺杂着怀疑和焦愁的混合情緒。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从制訂計劃起，一直到各項具体生产操作，处处遭遇到羣众性的頑強的思想抗拒。一开头，各个連在制訂生产計劃时，思想就打不通，訂不下去。有些單位在討論棉花的生产計劃时，大家都不敢發言。有些人說，就是把棉花杆子也一起算在里面，恐怕一亩还收不到 400 斤。

党从来是正确的。党支持了提托夫的棉花增产計劃。党在幹部和战士中間进行反复的动员、教育和學習。党向战士說，毛主席一再叫我們向苏联學習，學習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現在苏联派了專家到中国来帮助我們，正是我們誠誠懸懸學習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最好机会。党具体地指出：學習提托夫教授所教导的各项生产技术就是學習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党指示：提托夫提出的各项技术措施必須坚决执行。

我不打算在这兒詳細地介紹提托夫的一套完整的科学植棉方法，但我將說一說他的先进方法和羣众的落后經驗相抵触的一些主要情况，因为 1953 年新疆瑪納斯河垦区的棉花生产过程，是我国發展农業生产中先进技术

和落后技术、进步思想和保守思想激烈斗争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例子。按照提托夫的办法，要使棉花丰产必须实行密植。他提出每亩一般应密植 6,000 株。棉株多了，结的棉桃自然就相对增加，棉花的产量也就因此提高；这本是十分通达的情理。但是战士们最初思想搞不通，有些种过棉花的战士说：“我們过去种了几十年棉，沒有見过这样密。这样密，保險不結桃。”按照他們过去的經驗是：此枝不碰彼枝。他們有这样的諺語：“不稀不稠，棉花地里臥條牛。”又說：“不稠不稀，兩千六七。”这就是說，一亩棉田大概植兩千六、七百株。現在听说一亩要植 6,000 株，思想上总是通不过。植棉时，刘学佛小組原規定行距是 65 公分，株距是 14 公分，每亩密植 6,500 株，定苗时，一律要用定苗尺。可是有些战士却把定苗尺插在腰带里不用，問他时，他說他的手和眼睛就是尺，沒錯兒。当领导上用定苗尺复量时，那些沒有用定苗尺的，每亩却只植了 4,000 多株；實質上是战士不相信密植。他們很多都是这样想法：太密了，出不了桃。(1955 年 9 月，提托夫教授在新乡、石家庄、南京等地考察当地的植棉工作，觉得内地棉花的产量相当低。新乡、石家庄那些地方过去每亩只植 1,500 到 1,800 株，現在虽然号召每亩植 3,000 到 3,500 株，但实际上只植了 2,000 多株。有些地方，过去每亩不到 2,000 株，現在增至 2,500 到 3,000 株，便認為很好了。) 提托夫教授考察后的意見是：密植才能丰产，棉株的密度

一定要大大提高。他認為不同的地区可有不同的标准。目前在内地推广新疆的株数虽然較早，但有的地方可以不少於 5,000 株，有的地方可以不少於 6,000 株。瑪納斯河垦区在提托夫教授的指导下，1953 年，大田一般是每亩植 6,000 株，刘学佛的丰产田每亩植 7,236 株，他的高额丰产田每亩植到 7,687 株。1954 年，大田一般是每亩植 7,000 株，丰产田每亩 8,500 到 9,000 株。提托夫教授总结这几年来瑪納斯河垦区植棉的經驗时說：“可以断言，要得丰产，每亩至少保苗 7,000 株。”他在 1955 年 11 月回国以前，建議瑪納斯河垦区自 1956 年开始，在一部分棉田上，行距改为 55 公分，这样，每亩可植 8,000 株。1957 年，行距改为 50 公分，这样，每亩可植 8,500 株。單位面积产量將可随着更为提高。)

在棉花的灌溉問題上，先进的科学方法更受到保守的經驗主义的强烈而复杂的思想抵抗。提托夫对棉花的灌溉是反对大水漫灌，主張实行溝灌；1954 年又更提高一步，要求实行細流灌溉。在新疆，过去都是大水漫灌，把田壠开一个口，讓大股的水冲进来，把地都浸滿了水。先进的科学方法反对漫灌，要求实行溝灌。所謂溝灌，就是要在行与行之間，开一道溝，水由溝里流进，再滲入土中。这个方法最初受到群众的激烈的反对。他們認為：第一，溝灌就要开溝，不只是 一亩地或一塊地开一道溝，而是行与行之間都要开一道溝，很麻煩，要化費很多人

工。其次，棉苗还小，假如用开溝机开，把土翻动，容易把兩旁的棉苗压死。第三，顧慮水从溝中流过，滲不到兩旁所植的棉株的根里去。

但是提托夫指出，事实和大家所顧慮的恰恰相反。首先，大家最顧慮的是溝灌比漫灌慢，以为实行溝灌要費很多人工，而事实上，溝灌比漫灌快，实行溝灌反而比大水漫灌还节省劳动力。棉花在生長中的要求是“上頂太陽脚踏水”。棉花要水，但是不需要大水或过多的水。实行溝灌，水从溝中慢流，正可細細滲入棉株的脚根。棉株与棉株之間一般不需浸水。假如大水漫灌，棉株与棉株之間的土壤勢將因为浸水而發生板結，这样要化費人工在株与株之間松土。这种松土的工作非常費时，因为必須十分小心，以免損傷棉株。通常一个人一天只能松三分或四分地。但是实行溝灌之后，不許水漫过溝頂，这样可使土壤保持松疏，松土的人工就可完全节省。再說，实行溝灌既节省了水，也可減輕土地的碱化程度。此外，大水漫灌时，由於水勢大，常常容易把进水口一帶的棉苗冲坏，实行溝灌以后，这种現象也可避免。

溝灌的好处是解釋清楚了，但很多人一方面因为沒有把握，一方面因为費工夫、怕麻煩，所以在思想上总是有抵触。有些人說，溝灌的方法虽然好，但是在苏联适用，在中国未必适用。有些实际領導田間工作的幹部，表面上虽然不好再反对，却強調客觀困难，例如說地勢南高

北低，坡度大，开溝困难等等。在刘学佛小组里，有些人說，300 多亩地，每一塊地都要开溝，要开多少溝呀！大家不乐意。在領導坚持之下，那个小组第一天用馬开溝，开了五亩，他們就用开了溝的 5 亩和另外沒有开溝的 1 亩，來試一試，究竟是漫灌快还是溝灌快。結果，那 5 亩溝灌的都灌好了，那 1 亩漫灌的還沒有灌完，因为那沒有开溝的一亩，地有高有低，低的地方已澆，高的地方還沒有到水。这样，大家才同意实行溝灌。在另外一个單位里，也證明了溝灌比漫灌快。那个單位在 1951 年的 1,112 亩棉田上，大水漫灌，18 天才澆完；1953 年在 1,180 亩棉田上，改用溝灌，只化了 6 天時間就澆完。

上面是談澆水的方式。在澆水的時間上，也遭遇到保守思想的抵抗。先进的澆水思想是以作物的需要为中心。作物要水，就給它水。但在保守的經驗里，則習慣於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办事。过去的老办法是对幼苗不給水，有意要“旱它一下”。“旱它一下”的目的是：幼苗既然不能从上面得到水分，它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很自然地要把根往下伸長，以爭取地下的水分，这样，可以使得棉苗的根深一些，長得牢一些。这个办法在术语上叫“蹲苗”。河北有这样的諺語：“有錢難买 5 月旱，6 月連陰吃饱飯。”意思就是說棉花 6 月需水，水足丰产，但是 5 月里，即正在幼苗时期，却要“旱它一下”。在先进的方法里可沒有“蹲苗”这一套，要水就給水。所以第一次給棉花澆

水，比老習慣要提早半个月。很多战士对此不習慣。按照老規矩，棉花立秋以后不能再澆水，認為这时澆水，会影响棉桃的成熟，使棉桃不吐絮。1953年9月8日，提托夫到刘學佛小組棉田上檢查，建議他們在某一部分棉田里再澆一次水，可以帮助棉桃發得更大些。但是战士們按照立秋后向例不澆水的旧習慣說，現在已9月初了，怎还能澆水？党为了教育羣众，决定在刘學佛小組的大田和丰产田里都再澆一次水，但特別留出3亩不澆水。結果，沒有再澆一次水的那3亩，一些小桃都干癟了下去，而澆了水的，小桃都变成了大桃，丰产田的棉花更加大开。在另外一个單位里，也有同样的情况。有一个連的棉田在9月初旬，最后还可以再澆一次水的，但由於保守的經驗主义作祟，那个連無論如何不肯再澆，結果發生了落花落桃現象。另外一个連最后一次澆了水，不但落花落桃現象減少，並且所有的棉桃都成熟了。

羣众对於每亩产棉400斤的怀疑和顧慮，在进入生产过程的后期，已經完全消除了。当棉株开始結桃、結得又多又大的时候，大家开始有了信心，並感到“事情真能这样”。1953年瑪納斯河垦区的棉田，在党的正确領導下，在苏联專家提托夫的認真無私的指导帮助下，在兵团首長的严密督促下，在全体幹部和战士的忘我劳动下，終於造成了兩万亩大面积每亩平均生产籽棉402斤的輝煌大胜利。其中刘學佛小組的高額丰产田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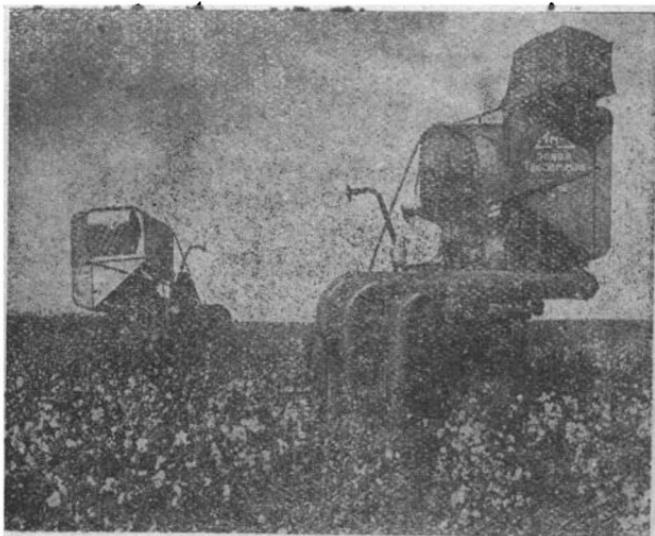
1.61 苗每亩产棉 1,349 斤，創造了全国棉花單位面积产量的最高紀錄。

这个大胜利說明了些什么、發生了些什么影响呢？

首先，这是为人人所能看到的，这次瑪納斯河垦区的突出的棉花大丰产是先进科学技术對於落后保守思想的大胜利，是对苏联的先进經驗从不完全相信到絕對相信的大胜利，是党的正确領導的大胜利。棉花丰产之后，很多人自觉地檢查了保守思想和經驗主义，說要是沒有苏联專家的帮助指导，單靠自己摸索，可能再摸 5 年也还摸不到这样的成績。經過了这一次教育，大家對於苏联的先进經驗，完全相信了。自此以后，提托夫教授說什么，大家就照着做什么。

提托夫教授所介紹的一整套的苏联植棉方法，不仅在技术上是先进的，而且都包含了先进的丰富的科学思想，充分表現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在理論上和实践上所具有的优越性。提托夫教授不仅教会了我們这些先进的栽培方法，而且通过对这些先进的栽培方法的学习，使我們很多幹部和战士在耕作思想上也得到进一步的啓發。提托夫所介紹的苏联的先进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不仅已經貫徹了棉花作物的一个范围，就是在其他作物方面，也在这种深刻的教育下發生了显著的影响。冬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种植冬麦上，过去也是

素来主张大壠，反对密植的。过去每亩株数，从 16 万到 24 万株，一般在 20 万株左右。在棉花丰产的影响下，瑪納斯河垦区在 1953 年冬麦播种时，就普遍改为密植，有些單位採用了每亩 35 万株的标准。1953 年，全新疆部队农場的丰产面积只有兩万亩，丰产作物只有棉花一項；但在 1954 年，全新疆部队农場的丰产面积就扩大到 56,000 多亩，丰产作物除了棉花以外，还增加了小麦、玉米、大豆、高粱和水稻 5 种作物。在 1955 年，仅瑪納斯河流域及烏魯木齐区兩地的部队农場的丰产面积，就扩大到 132,000 多亩。1955 年，瑪納斯河垦区的棉花又庆丰收，在 8 万多亩的大棉田上，有 11,000 多亩平均产量在 600 斤



瑪納斯河垦区棉田中的自动採棉机

以上，其中劉學佛小組的高額丰产田 1.05 亩平均每亩产棉 1392.86 斤，打破了他們自己在兩年前創造的全国紀錄。

1953 年瑪納斯河垦区棉花丰产的傑出成就，虽然是生产部队創造的，然而這畢竟是發生在新疆土地上的事情，因而这个成就又刺激了新疆地方民族的生产情緒，同时明朗地並提前地肯定了新疆地方在全国农業生产上的經濟价值和重要地位。毫無疑問，新疆將永远是我們祖國的一个巨大的优秀的棉糧作業区。新疆植棉的前途尤其远大。棉花的理想环境是：無霜期要在 150 天以上，生育期的平均温度为攝氏 25 度，日照要長，成熟时水分不宜过多，而新疆的各种天然条件都很理想。灌溉地区是最宝贵的农業区，因为它的水量可以完全由人控制，而在新疆，現有耕地的 95% 都是屬於灌溉区，水量全部可以受人控制。我們国家現在需要更多更多的棉花，但是在內地，假如再增加棉田的面积，就会相对地影响到粮田的面积。同时，在內地也不能像在新疆那样容易找到这样大的大棉区。瑪納斯河垦区肯定地將以植棉为主。他們計劃中的草田輪作制，本来是由棉花、糧食、苜蓿等作物輪作的，但是由於国家交下的任务加大，棉田所佔的比重，更將提高。提托夫最近又建議从瑪納斯河垦区西北角的車排子一帶，再向北推进 50 至 100 公里；假如在那些地区可以植棉，则將来还可以再在更北的地区試种，以逐步

扩大北疆的棉田面积。至於在南疆，吐魯番盆地是一个突出的植棉地区，按照提托夫的意見，将来吐魯番应以棉花、無核白葡萄和苜蓿三种作物为主；在棉花种植上，主要是种長絨棉。在南疆的庫尔勒、庫車、阿克苏、喀什、麦盖提、莎車、巴楚、墨玉、和闐等地，都很适宜植棉。按照提托夫的建議，凡能种棉花的地区可多种棉花。新开荒的土地在头兩年不宜植棉，正好用以栽种粮食。新疆以后每年新开的荒地很多，因此粮食的播种面积是不会因扩大棉田而受影响的。照現在的估計，到第三个五年計劃末，新疆的棉田將扩大到一千几百万亩。

生产部队在新疆进行农業生产，對於当地民族老乡的农業生产，在耕作面积、耕作技术以及單位产量上，都發生了积极的有利的影响。1954年，吐魯番农民在36,000亩的棉田上，平均每亩产棉 331.15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在吐魯番訪問时，曾經努力了解：1953 年瑪納斯河垦区的棉花丰产对於 1954 年吐魯番农民的棉花丰产有沒有什么影响？当然是有影响的。除了在植棉的耕作技术上介紹了一些新的經驗以外，更重要的是 1953 年瑪納斯河垦区棉花的大丰产，使领导农民植棉的幹部，消除了一部分保守思想，提高了增产的情緒和信心。1955 年，吐魯番 15 个农業生产合作社的棉花每亩平均产量是 350 斤；位於瑪納斯河流域的沙灣、瑪納斯、烏苏三个县里的 15 个农業生产合作社，每亩平均产量也提高到 300

斤以上，其中最高的丰产纪录为每亩 717 斤。1954 年冬，烏魯木齐的八一农学院派出了一个南疆工作组，在南疆许多地区先后给 15,000 多个民族农民作了技术指导。南疆地带的耕作方法，过去一向是比较粗率的，但 1955 年南疆几个重点植棉县的棉花产量一般也得到提高，其中巴楚县在 25,000 多亩的棉田上平均每亩产棉 312 斤，其中最高的丰产纪录为每亩 800 斤。

最近中央农業部决定，在 1956 年，以河南安陽、江苏大丰、山东临清、山西运城、河北石家庄及陝西涇渭等地的农場为重点，进行棉花大面积丰产的示范性試驗，积极推广新疆部队棉花大面积丰产的經驗。新疆軍区生产建設兵团業已抽派全国植棉能手刘学佛等八人在上述部分地区协助这种推广工作。将来八一农学院並將抽派教师輪迴地到内地的一些农場去指导帮助。全国各个棉区以及試驗机关、教育机关和大农場，也將派人到瑪納斯河棉区學習丰产技术。正如提托夫專家回国以前在某一次的报告中所說的：“新疆过去在农業上是落后的，現在它由於各种作物的大面积丰产，已成为中国农業生产上的先进的地方了。”而这一个巨大的成績，又是和苏联对我国真誠無私的帮助，以及生产部队全心全意學習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分不开的。

1956 年 1 月，烏魯木齐。

## 訪前景壯闊的克拉瑪依\*油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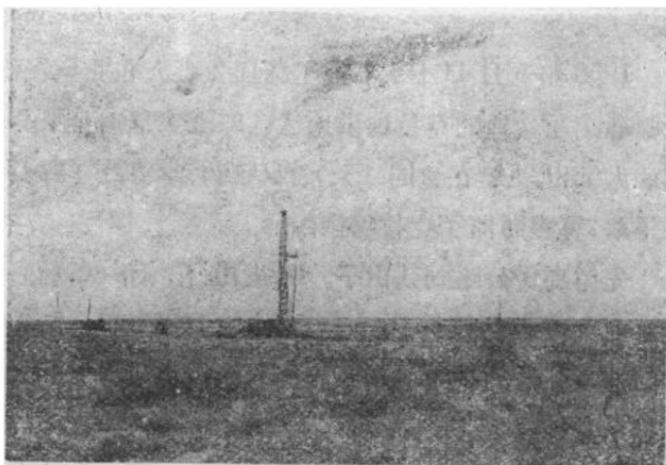
1956年5月11日，石油工業部負責人在北京宣佈：新疆准噶爾盆地的克拉瑪依地區已經証實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大油田。就在这同一天，我從烏魯木齊趕了四百多公里路，專程訪問了克拉瑪依。

先循烏伊公路到獨山子。從獨山子，有一條新修的公路向北直达克拉瑪依。這條長達160公里、在幾個月以前才開辟的公路，就像一柄利劍似的筆直地刺入了準噶爾盆地。當我們快要到達天山、阿爾泰山之間的中心地帶的時候，就遠遠看到那條稱為成吉思汗山的山嶺從西迤東蜿蜒在準噶爾盆地的西沿。這條青色的、不很高的、山脊齊整得就像一排城牆一樣的山嶺，給準噶爾盆地增添了不少嫵媚。而這新近發現的振奋人心的克拉瑪依大油田，就鋪展在成吉思汗山的南麓。

---

\* “克拉瑪依”是維吾爾語。“克拉”是“黑”的意思，“瑪依”是“油”，“克拉瑪依”就是“黑油”。由於那個地帶很久以前，就有原油冒出地面，所以附近的人就管那一帶叫“克拉瑪依”。

我們在這條新辟的公路上行駛，除了一片戈壁和萬里雲天以外，什麼都看不到。沒有樹木，沒有水，沒有村莊人家。直到快近成吉思汗山山根，我們陡然看到了好些井架威嚴地聳立在那廣遠的原野上。它們的出現向人們預報：在這片酣睡千年的大地上，就要掀起歷史性的變化，使祖國出現空前壯闊的石油工業。



准噶爾盆地上的油井

我們終於駛進了目前矿区临时办公的地点；那兒擁擠着很多卡車、帳篷、地窩子以及一排一排可以移動的小木房子。井鑽得這樣快速，油噴得這樣汹涌，使一切思想上的和設備上的準備都跟不上去。興奮、緊張、局促，交織成一片像火一樣熾烈的情緒，弥漫着整個矿区。人們都以無限飽滿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難，堅定地、夜以繼日

地在那兒战斗，並且滿腔热情地期待着全国范围的人力物力技术的大支援。

中苏石油公司（今新疆石油公司的前身）成立以后，在苏联专家的领导下，曾经在克拉瑪依地区进行勘探，初步探明了几个储油构造。1955年7月，新疆石油公司从独山子矿区组织了一支顽强的青年鑽井队，在克拉瑪依开鑽了第一口井。那时，克拉瑪依的工作条件是異常艰难的。首先是沒有水。水要到六十几公里以外的小拐地方去拉。拉一次水，一往一返要七个半小时。有一次，拉水汽車走到一半，由於天气太热，水箱里的水干了，車拋錨在戈壁上，等了好久，还是沒有等到一个过往的人或一辆过往的車。最后，那兩個拉水工人只得冒着戈壁上的灼热的太阳走回克拉瑪依报信求援，司机则困守在車座上守着汽車。那兩個工人走了六小时才走回克拉瑪依，可是一到克拉瑪依，兩个人就干渴得昏倒在地上。那时克拉瑪依也沒有一間房子，睡就睡在露天里，蚊子和牛虻咬得人睡不着。沒有伙房，用三塊石头架着一个鍋燒飯。柴要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打。那兒又常常刮大風。大風一來，井架都被刮得搖搖蕩蕩。有时鑽杆起了上来以后，被風刮得东搖西摆，对不准口，放不下去。人在風里睜不开眼，要是兩手不攀住什么地方就会站不住脚。然而这样艰难的环境沒有压倒那些勇敢的青年鑽井队员。他們到达克拉瑪依以前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並

且提出了坚决的保證。1955年10月30日，这第一口井終於噴出油来了，这使那些青年鑽井队员的勇敢行为获得了最大的报酬。那天本應該夜晚十二点下班的一个班，下班以后都不肯回去休息，他們在井架不远的地方烤起火来，大家圍着火，兴奋地談着祖国如何需要更多的石油和克拉瑪依油田的光明的远景，一直談到上午四点钟，才回去睡。

这第一口井出油的消息，立刻震动了所有关切着这一塊地区的命运的人們。从今年起，新的井架一个接一个地在这荒漠的大地上豎了起来。四月二十三日，第二口井又自动噴出了油。五月七日，又有第三口井出了油。第二口出油的井的出油量比第一口井大四倍，而第三口出油的井的出油量又比第二口井大二点四倍。我在克拉瑪依訪問的时候，參觀了才在几天以前出油的那口七号井，那深褐色的渾厚的原油正一股一股猛烈地在管子里自动噴射出来。

从石油工業的角度來說，克拉瑪依是一个具有很多有利条件的石油地区。它的地質情況比較簡單，鑽探条件也較优越。在克拉瑪依鑽井，很少發生“卡鑽”或井壁塌陷的事故，也很少遇到高压气水層，泥漿的比重也較小，而且大都是淺井。到六月五日止，克拉瑪依已經有九口井出了油，其中有一口井，从开鑽到出油还不滿一个月，四口井从开鑽到出油还不滿兩個月，另外兩口井从开

鑽到出油不滿三個月。井淺，井鑽得快，油出得快，因而也就使國家的投資相對地比較少。同時，這一地區的油量也非常豐富。以截至六月五日止、已經出油的九口井中的七口井所佔的二十七平方公里面積（這一帶被稱為“南黑油山”）的儲油量說，就已經大大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家所給予新疆石油公司的全部可探儲量的任務了。

在南黑油山東北約八公里的南小石油溝地方和東北約十三公里的深地溝地方，也開鑽了兩口井；這兩口井現在都出了油。另外，在南黑油山的東南角上，正在鑽一口較深的井。目前這口井雖然還沒有鑽完，但是根據岩心及電測的結果，已經証實地下有油沙。在這樣的情況下，儲油面積將更擴大；正如石油工業部負責人所宣佈的：“如果以今年（克拉瑪依）的勘探地區計算，那末（克拉瑪依的）儲油量就將超過玉門老君廟油田好幾倍。”

不僅如此，在克拉瑪依東北約一百公里的烏爾禾地方，也已發現了長達三十公里的露頭油苗，同時經過淺鑽也探明那一帶有油沙。在克拉瑪依和烏爾禾之間的一些地帶，也鑽探到相當厚的油層。在這樣的情況下，南北長達一百九十公里、東西寬約三四十公里，整個油區的工作面積可能擴展到四千平方公里。

目前整個的形勢是：在從克拉瑪依南偏西到北偏東的烏爾禾這一條直線上，像數箭齊發地正分幾條線

向东南方向鑽探着。以上都在瑪納斯河的西岸。現在還計劃在大拐和中拐之間的瑪納斯河東岸也鑽一口井。假如在瑪納斯河東岸也能鑽到油層的話，那就將逐步伸入整個的准噶爾盆地；那时規模之大，就更難想像了。

以上就是新近被証實的克拉瑪依地區的石油資源的一個輪廓和前景。在这样一个大面积的油区中，將來可能找出不止一个而是几个油田。同样，在这个大面积上，將來可能出現不止一个而是几个新兴的石油工業城市。克拉瑪依有希望成为一个“可以滿足国家需要”的大油区。

就当前克拉瑪依地区最最迫切的問題來說：第一是水的問題。矿区已經打了一口水井，但只能供应工業用水的需要，人吃的水附近沒有，而眼看人又將在很短的日子內像潮水一样地汹涌而来。1955年底，在克拉瑪依工作的不过几十个人，而现在已經接近一千人。在兩三個月以內，估計立刻会增加到四五千人。水的問題急切需要解决。目前計劃从克拉瑪依西南五十公里的青柳溝敷設鋼管，把水引过来。將來还要从东北七十多公里的地方敷設鋼管把艾里克湖的水引过来。其次是公路問題。从独山子到克拉瑪依的一百六十公里的这条新公路，路面还只鋪了一半，其余一半还是土路。鑑於运输任务的日益繁重，不仅急切要把全路修好，而且要把公路的修筑提高到相当高級的水平上去。此外，从克拉瑪依到烏尔

和大約一百公里的公路也需要很快地修筑起来。第三是房子問題。目前計劃先修 35,000 平方公尺的宿舍和 30,000 平方公尺供發電、修理、庫房等用的建築物。这三个問題的解决對於克拉瑪依的加速開發有決定性的影响。



克拉瑪依油区的修路工人

新疆維吾爾自治区用很大的力量来支援克拉瑪依地区的开发工作。他們撥了一支建筑部队到克拉瑪依去修路盖房。几万平方公尺的建筑要限三几个月內完成，而绝大部分的建筑器材又都要从外面运去，这个任务是相当紧急沉重的。此外，自治区又撥了五百多輛卡车，以加强开发克拉瑪依地区的运输力量。地方当局，已經尽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这些力量还只能解决当前一部分

的緊急需要。克拉瑪依的開發規模太大了，就以今明兩年來說，要有几十萬噸的器材運進去。他們所需要的運輸車輛不是以百計，而是以千計。不仅要車子，還要配備司機。他們明年至少要修建幾十萬平方公尺的工業性和非工業性的建築，這就需要龐大的建築隊伍和數量巨大的建築器材。他們需要新的大型的煉油廠的設計力量和承造力量，他們需要長達几百公里的輸油、輸水管線的設計力量和敷設力量。在機械方面，他們要數量很多的淺鑽機、內燃機、各式儲油罐以及各種鍋爐等等。還要一個機器修理廠；既要有跟工作規模相適應的設備，還要配備好足夠的工人。他們需要巨量的鋼板、鋼管和其他各種鋼材。他們需要地質、鑽探、採油、煉油和運輸各方面的技術力量，還需要巨大數量的行政幹部。而這一切都是新疆石油公司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所能解決得了的。

當我離開克拉瑪依的時候，那兒的同志們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我們在這兒動員一切力量，盡我們一切努力堅持下去。但是我們更迫切地期待全國人力物力技術的巨大支援。必須依靠全國的力量，才能把這樣規模巨大、前景壯闊的克拉瑪依油區加速開發出來。’

1956年5月於烏魯木齊，6月增補。

## 阿尔泰山一帶

1955年秋天，我在阿尔泰山一帶旅行了一个多月。这一帶是祖国西北角上最最靠北的地帶。过去人們把这一帶看成为一个荒寒可怕的地方，实际上，这儿却是一个十分引人的富庶的地方。我一到阿勒泰，就登上了阿尔泰山的一个主峯。那天云多，我們看远远的阿尔泰山，山云相接，分不清哪兒是山，哪兒是云。秋天遊山，本来最美。山間一路都是树木，下面大都是楊樹、樺樹和云杉；高处則是原始的落叶松。在这秋末冬初、已冷未寒的时候，山上到处是瑰丽的彩色：除了依然閃着光亮的葱綠以外，还夾着嫩黃、鵝黃、絳紅、赭紅和楓葉紅。有时，那滿山長着的小灌木冻得發紫，远看就像整个山头都鋪着玫瑰花似的。在阿尔泰山，不仅林色美，而且巖石也美。一路經常看到巨大的巖石，奇形怪狀，自成格局。巖石上大都長着多年的斑斓的赭紅、雪青或草黃色的蘚苔。林色和石色相交，使人們远远眺望，高低远近的山峯都成为彩色奇丽的花台。当我登达山巔，縱目四望，我就看到那

一条我从小时候起就听到的远不可及、高不可攀、而且被人神奇地称为‘金山’的阿尔泰山，那样桀骜不驯地、也那样和平安静地蹲伏在一望无际的最最靠北的国境边缘上。真是峰巒重叠，山连着山！没有再比在高山看万山那种壯闊雄偉的气势使人感到心胸豪放、意气舒展的了。人们向东北方指着一个最高的尖峯说，再过去，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了。向西北，则又毗连着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向南边看，那一片辽阔无边的准噶尔盆地平平地铺展在一陣輕烟似的远雾里。当太阳好时，人们在这山顶上还可以看到从福海海子里泛出来的月白色的水光。

去阿尔泰山一带旅行，最好是在七八兩月的夏季；我去时已经迟了一步，然而畢竟仍然看到了阿尔泰山迷人的山色。这种美丽的山色也不仅仅在阿勒泰一带是如此，后来我到富蕴、青河一带时，所见的景色也都是一样的迷人。我在青河时，遇到一位曾经在富蕴、青河一带山里穿行多次的同志，他说，从青河到阿勒泰，一路都是绵延不绝的大森林。在天山，只有山阴生长树木，但在阿尔泰山，山阴山阳都是树木。森林是这一地区的富源之一。只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开始很好地利用这一个富源，并且也还说不清楚阿尔泰山的森林面积究有多大。阿尔泰山的森林有百分之七十都是红松，又称落叶松。阿尔泰山的红松和别地的红松还不一样，特别坚硬。阿勒泰的木匠拿到红松，常常要把它先在水里泡一下才能刨，干

的刨不动。这种紅松，做鐵路上的枕木或者建筑上的大材最好，因为它不怕水，不容易腐爛。此外就是云杉、樺木、楊樹、柳樹和沙棗。樺木也是一种名貴的木材，這一帶很多，但也受交通的限制，不能外運。這兒有些哈薩克人和蒙古人喜歡把樺木鏤成碗，碗刨得薄薄的，使樺木的花紋極其動人地顯示出來。有錢的人還用銀子把這種木碗包起來，夏天用以盛馬奶子喝，真漂亮。此外還有一種榛樹，俗稱黑柳，木性堅韌，最適宜於做一些工具的把手。在布爾津的哈那斯和紅帽河兩個地方，還有一種果松，專門結着可吃的松子。

阿尔泰山是有名的出金子的地方。據說，阿尔泰山就是“金山”的意思。在旧社会里，黃金被人們看成为最珍貴的东西；你要是看过卓別林的“淘金記”，对此大概会引起更多的荒誕的想像。阿尔泰山产金确是名不虛傳。不仅在阿勒泰，就是在富蘊，过去也有很多人採金。除了私人开采以外，在盛世才統治时期，还在阿勒泰（那时叫承化）开办过金矿局。金子虽然值錢，淘金可並不是輕快的生活。淘金的工人天一亮就要下溝，一直幹到天上有星星出現才收工，整天站在有水的金溝里，不管刮風、落雨、下雪，即使全身淋濕，也不能休息。老闆雇着工头，永远揚着鞭子在金溝邊來回巡邏。很多初幹淘金的工人，吃不消，幹了几天就倒下了。淘金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不过三錢金子，然而即使这样，老闆还要在工地上开着小

鋪子，把靴子、袜子、襯衫这些东西賣給工人，先記賬，再在工資里扣，既可少拿金子出去，又可从中多進行一次剝削。他們還在工地上開設賭局，勾引工人入賭。不過根據幾個從前的淘金工人說，那些想發橫財的金客子後來也沒有一个有好下場，因為這次挖金可能暴賺一飽，但下次挖金也可能亏賠一空，因為他們找尋“金線”全憑經驗，沒有科學根據，所以常常开了个空。

在阿尔泰山一帶，現在却展開了一種“挖寶石”的工業。這種“挖寶石”的活動，已有十年歷史。最近三四年來，這種生產逐漸在擴大。在富蘊，攤開新疆地圖看，那是地位很偏僻、交通很不便的一個角落，正是由於這項生產，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生的工業城市。新建築之現代化和集中化，在新疆，除了烏魯木齊和獨山子以外，就要輪到富蘊了。當我一到富蘊，我就立刻感到這地方充滿著活力和緊張。那喋喋不休的風鎗聲、粗獷的拖拉機聲、震人心弦的爆炸聲以及那彷彿有著一肚子怒氣的從水電站里湧湧而出的激流聲，這一切聲音都迴蕩在這四周是山的可愛的城市中。夜晚，燈火通明；我初到時，那遠遠山頭上的電燈，使我几乎疑為天邊的星星。簡直不能相信：在那荒涼的戈壁邊緣上的山窩里，竟然創造出了這樣一個有聲有色的新城市。

這種生產，雖然主要由國家開採，但同時也鼓勵民工（私人）開採。這項生產不僅吸收了邊疆各族很多勞動人

民，使他們得到了新的工作，而且在阿勒泰、富蘊、青河各地，“挖宝石”也成为一部分牧民和农民的重要的副業。特别是在青河，民工採矿的工作很發達，對於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甚至当地政府對於某些較富的矿，安排人民輪流去探，借以調劑一部分貧苦牧民的生活。民工开矿對於国家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一方面，在生产上他們是国家的助手；另方面，在矿藏的普查上，他們也成为了国家的义务勘察員。山深嶺高，国家的勘察力量有限，不可能处处跑到，但熟悉本地地形的、吃苦耐勞的、英勇善騎的哈薩克族，他們只要帶上十天到半个月的干糧，就可以單騎入山，尋覓矿苗。民工採矿的發展，在又一个意义上也等於为国家培养着更多的熟練的採矿工人。他們對於怎样就可断定有矿、矿脈是如何走的，以及分辨矿石种类等，有些人已經很有經驗。再說，有些小矿产量不多，还不够条件由国家来开採，在这种情况下，鼓励民工开採，對於帮助国家完成生产也是有利的。

阿尔泰山一帶是我国有名的牧区之一。全專区十一万人口中，論民族是哈薩克人最多；論職業是牧業最多。我从塔城經過和布克賽尔到阿勒泰，后来又从阿勒泰去富蘊、青河一帶，一路上經常看到大批的羊羣、馬羣和駱駝羣。一羣羊就有五六百只，那是太普通了，有时甚至一羣就有上千只羊。当羊羣听到远远的汽車声音时，就乱兜乱兜地搶着跑开去，在这时，你就会看到那肥壯的羣



阿尔泰山的羊羣

羊和那又圓又脹的羊尾巴，那种臃腫的样子使你忍不住要發笑。一只肥羊單單牠那尾巴上面的那一塊油，有时就有二十五斤甚至三十斤重。據說还有这样的事：有些羊太肥了，以致伏在地上以后，簡直站不起来了，要人扶牠一下才能站起来。阿尔泰山一帶的駱駝也特別多。我在伊犁牧区中看到牧民搬家时，主要是用牛搬家，但在阿勒泰地区，主要是用駱駝搬家。駱駝的外貌虽然極其魁偉，但牠的性格却很馴良。由於牠的个兒很高，所以当人們要把东西驮到牠的背上，或人要騎到牠身上去时，牠总是馴良地先四脚伏跪下来，等人們把东西在牠身上紮緊了或人騎好了，招呼牠起来时牠才站起来。新疆的馬奶子大家都已聞名了，而比馬奶子更珍貴的东西是駱駝。

奶子。即使在駱駝較多的阿尔泰山一帶，人們也很不容易喝到駱駝奶子的。一則駱駝的數字究竟比馬羣要少，二則駱駝要兩年才懷胎一次，瘦弱的母駝甚至要三、四年才產羔一次，所以駱駝奶的產量遠較馬奶子為少。在較富的牧主家中，即使有駱駝奶，也只讓孩子和老年人喝。在青河時，由於我是一個從祖國首都來的遠客，因而才有機會嚐到這稀罕的駱駝奶子。

在阿勒泰地區，有一個名字是十分引人的，就是“遊牧上”。例如找不到一個人，問到哪兒去了時，就有人會說：“到遊牧上去了。”談到當地的民性風俗時，就會說“遊牧上”如何如何。古稱西域有“行國”與“居國”之別，“行國”就是指遊牧生活。牧民終年逐水草而居，所以在“牧”上面加一個“遊”字，實在既美妙而又切當。在解放以前，阿勒泰地區牧民一般是在冬窩子過六個月，在春秋窩子共過三個月，其餘三個月在夏窩子。近年來，當地政府幫助他們做了一些更合理的安排，主要是勸導他們稍稍遲些進入冬窩子，同時也稍稍遲些上夏窩子。過去，牧民過早地進入冬窩子，常常使得冬季還沒有過完，冬窩子里的草早被吃完，因而發生牲口沒草吃的災難。現在，政府一面領導牧民在入冬以前就多打過冬的飼草，一面又勸導牧民稍稍推遲進入冬窩子的日子。同時，也把上夏窩子的日子推後一些，使大山上的草能長得更茂壯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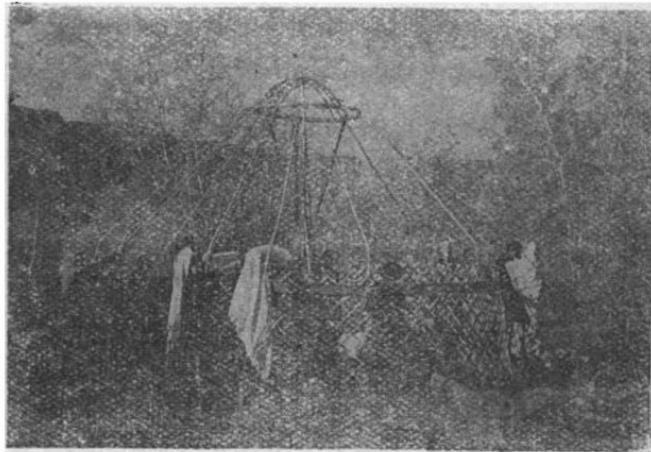
冬窩子一般是在一些比較暖和的地方。常常在一些

有山屏障、或有較多的树林、可以擋風的地方。在我們這些外地人，有时很难分出冬窩子和春秋窩子的区别。至於夏窩子，則大都在高山之上。據說，苏联的学者說，高山的夏窩子生活對於哈薩克民族的健康和生存，是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的。在冬季，这些哈薩克民族，或其他以牧業为主的民族，有好几个月都住在很矮小的房子里，空气不流通，日光不够，而且吃不到新鮮的食品。按照哈薩克族的生活習慣，在入冬以前，都要“宰冻肉”。通常，大戶人家要宰一匹客馬，做馬腸子（哈薩克族把馬腸子看为最好最珍貴的食物），再宰几头或几十头羯羊（即去势后的綿羊，一般甚肥）。中戶人家宰一条牛，再宰几头山羊或不生羔子的綿羊。小戶人家宰一条牛。当然，还有很穷苦的牧民連什么都宰不起的。他們把这些牲口宰了，大都还要架起松木火来薰一下，然后掛在屋子里，要吃上一冬天。他們不仅一整个冬天吃不到新鮮的食物，而且他們每天吃肉的时候，大都在夜晚，有时要到深夜十一二点光景，吃上一頓肉，喝上兩碗肉湯，就立刻倒下睡觉。这种習慣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这种冬季生活對於人們的体质和健康非常不利，起很大的腐蝕損害作用。然而只要雪一化，他們出了冬窩子，就又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特别是在夏季一段，气候是清爽的，風景是美丽的，空气是新鮮的，日光是足够的，喝的是剛挤出的奶子，吃的是剛宰的羊肉，使他們为冬季的陰湿的、窒塞的生活所損害

了的健康，經過这三个月，又恢复了他們的飽滿精力。

从冬窩子到夏窩子，像在阿尔泰山那样辽闊的地帶，路程常常是很远很長的。有一位老汉叫阿布力海牙脫的告訴我，他的冬窩子靠近布尔津县，但他的夏窩子却挨近着蒙古人民共和国。从冬窩子到夏窩子，要搬七次，也就是要走七天。实际上还有比这更远的。在我們看来，搬家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但在牧区里，搬家被看为一件十分簡便而又尋常的事情，就彷彿我們每天要鋪一次床，扫一次地一样。不仅从冬窩子到春、夏窩子要搬家，就是在同一个春秋窩子和夏窩子里，也經常是隔几天搬一次家。牲口在这一塊地方吃了几天草，就想換一个地方吃草，人們也只好跟着移动。

在阿勒泰專区，在1949年时，全区只有三十八万多



哈薩克妇女在搭毡房子

头牲口，到 1955 年，已發展到一百零七万多头。牲畜的發展有这样的成績，当然是由於党和人民政府做了一系列工作的緣故。从 1952 年起，肯定了党在牧区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以及牧主牧工兩利的政策以后，無論在專区或各县，都召开了很多有代表性的牧民會議，並組織很多幹部深入牧区，把这个政策普遍宣傳，使牧民思想上不再有什么顧慮，安心大力發展生产。政府經常派幹部下去帮助牧民配种、接羔；教他們怎样用新法剪臍帶；介紹改良品种，进行人工授精；組織並發揮民間兽医的力量，使他們更好地为牲畜治病；領導牧民割儲冬草，組織牧民打狼，調解牧民之間的草場糾紛。對於十分貧苦的牧民則發放“救濟羊”，帮助他們建立家畜，長期生产。这一切具体措施，都促进了牧業的發展。但是除了这些具体措施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秩序的安定。

社会秩序的安定是阿尔泰山地区解放以后的最最巨大的、主要的、具有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之所以是巨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因为这个变化牽涉到每个人的生产和生活，牽涉到整个地区的改造和建設。过去，人們形容这一帶地方說：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反！这短短十个字，包含了多少眼淚、恐惧和死亡！然而从 1952 年起，这一个四十年来一直沉淪在变乱、灾难和苦痛中的阿尔泰山地区，終於走进了一个新的、安定的、一切都在欣欣向榮的新时代。

这个地区过去变乱的情况，在这篇短文里無法細述，只能簡單地講个輪廓。1921年，沙皇將領巴克西帶了一万名白俄，流竄我国，佔領了承化(今阿勒泰)。当地的守官不敢自杀，部下潰散。白俄勒索与掠夺並行，这势必成为当地人民的一大浩劫。1933年，回人馬仲英作乱，福海的沙林巴克副总管煽动羣众附和，回族势力佔据了承化几月。回、哈兩族为一边，汉、蒙兩族又为一边，彼此进行了殘酷的民族大屠杀。那年秋天庄稼沒有收，冬天又是大雪，人畜餓死的很多，又是一次大劫。1940年，盛世才強收民間槍枝，官逼民反，就在富蘊暴發了武裝反抗，富蘊、青河兩地參加反抗的人有兩千多。阿尔泰山人民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政权，实自此时开始。但人們更難忘記的是1946年以后的烏斯滿叛變。烏斯滿和国民党勾結，反对三区革命，并在国民党的帮助下，在1947年一度佔領了承化，到处燒杀搶掠。在阿尔泰山一帶，越是深入羣众，越能体会到烏斯滿匪帮給当地人民所造成的災害的巨大。我在阿勒泰和布尔津訪問一些牧民时，几乎个个人在談話中都要牽涉到烏匪的罪惡。那一帶，有很大數目的牧民都曾被烏匪俘擄到东山去过(当地称富蘊、青河兩地为东山)。当他們被擄走时，都是有不少牲畜的，但那些牲畜有的被烏匪宰吃了，有的被搶、被偷了，有的因为長途奔走病死了，很多人当他們从东山回来时，只剩了很少很少一点牲口，有的仅仅只剩了自己騎着回来的一匹

馬，或一头牛，甚至还有不少人只好步行回来，生活困苦到了極点。然而更其殘酷的是，当后来三区革命軍把烏斯滿打出承化，並繼續向东追击时，烏匪就把富蘊、青河兩县几乎全部的以及福海一部分的牧民，强迫他們搬到国民党統治下的昌吉、阜康、奇台、木壘河和巴里坤一帶去；甚至还有被迫搬到甘肃去的。在青河，1948年和1949年前后，全县只剩了十七戶人家，然而即使整整一个县只剩下了十几戶人家，这十几戶家中有些人还是餓死了。在富蘊，基本上也成为一个空县。絕大多数的牧民是不願意离开他們可愛的故乡的，但在当时，不服从烏斯滿的命令，就將失去自己的生命。他們苦痛地赶着自己的牛羊，越过几百公里長的無人的戈壁沙漠地帶，一路上都造成很大的混乱和伤亡。那时富蘊、青河一帶不仅所有的生产活动被迫停止下来，整整兩個县都陷入了可怕的空虛和死亡的狀態。

解放以后，烏斯滿終於在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海子附近被捕。他部下的一小部分人，由於过去長期地听到国民党的反动宣傳，對於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因而繼續在阿勒泰地区进行扰乱和破坏的活動。主要是以謝尔的曼（烏斯滿的兒子，他們是富蘊人）为首的一股，以富蘊为中心，扰乱着四近各地，有一度还居然流竄到阿勒泰城附近的哈拉松一帶。另外以胡山音为首的一股，騷扰着青河一帶。党为了早日解除人民的苦痛，早日安定社会秩序，

早日發展地方的生产，宣佈只要他們放下武器，不再危害人民，遵守国家法令，改过自新，努力生产，就从宽处理，不再追究他們的过去，並在生活上給他們出路。由於過去盛世才、国民党的一再欺騙当地人民，因而使他們對於党的寬大政策，最初仍然有着很多疑惑和顧慮。政治爭取工作是在極其細緻、复杂和忍耐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牧区工作，耐心尤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經過好几个月的往返，在1952年9月，謝尔的曼等人終於感激党对他们們的寬大，並認識到自己过去的錯誤，归順政府，亲自到达阿勒泰謁見地方上的党政首長。謝尔的曼表示以后一定好好做人，努力生产，以贖过去的罪过。另一个头目胡爾曼表示，以后如再为非作惡，就不如畜牲。謝尔的曼等人归順政府不久，盤据在青河一帶的胡山音一部分，也跟着归順政府。阿尔泰山一帶多年的变乱不安，在党的正确的政策和坚定的努力下，从此結束。党领导阿尔泰山地区的人民进入了新的、安定的、發展生产的时代。

社会秩序安定的效果，首先在一些数字上表現的是：1950年时，全專区的人口还不到七万人，1955年已增加到十二万左右；1949年全專区的耕地还不到十二万亩，1955年已發展到三十多万亩。牲口的数字前面已提到过，1949年时全專区的牲口只有三十八万多头，1955年已發展到一百零七万多头。这些数字像鐵一样地証明着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阿尔泰山地区解放以后第二个历史性的变化是当地的粮食生产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自给自足。有史以来，这地方的粮食一直是仰求外区供应的；过去主要是依靠塔城、沙湾和奇台等县及苏联的接济。由於仰求外区供应，再加上当时官、商的操纵，过去阿勒泰一带的粮价很高。据说在1933年以前，一只羊只能换到五杓子麦子（大约十公斤上下）。1933年以后，由於苏联的帮助，粮价降低，但一只羊也只能换到五十公斤上下的麦子。1955年阿勒泰的面粉一公斤售五角九分，但在1949年，一公斤要售一元一角。所以过去这一带只有城市里有粮，山区里根本没有粮；只有少数牧主富户才能吃得起粮，绝大多数的人都吃不起粮。1950年，干部到遊牧上去时，很少看到有人吃面粉，頂多吃一些塔尔米（糜子），但也只有在秋收以后，秋冬两季有吃，到春夏两季就連塔尔米也没有得吃了。当有些干部帶了一些用面粉做的饢或馍上山时，一般牧民都視為上品。

在解放以前，阿勒泰專区西面四个县，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和吉木乃的部分地区，稍稍有些农业生产基础，至於东面福海、富蕴、青河三个县，则可以说没有什么农业生产基础。在民族分配上，过去当地的汉族、回族以及少数维吾尔族种些地，哈萨克族则很少有人种地；而在阿尔泰山一带，主体民族就是哈萨克族。过去哈萨克族不种地的原因是多种的，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民族習慣，但

更主要的还是沒有人領導。有些人說哈薩克族只愛吃肉，不吃糧，這是不正確的。愛吃肉是事實，但未必就不愛吃糧。我訪問過的一個哈薩克族老乡說：“過去我們不種地，很少吃糧。看到別人吃糧很新鮮、很羨慕。可是我們既沒有力量買，又沒有人領導我們種，所以我們吃不到糧。”

在舊時代，由於多年的民族習慣以及對於生產事業缺乏正確的觀點，在哈薩克族里是看不起種地的。在那個時代，假如一個哈薩克人竟然不得不去種地，那是一件十分苦痛的事情，因為只有一點牲口都沒有的人才被迫去種地，不管他是給自己種還是給別人下苦。然而現在，在黨的領導和教育下，情況完全變了。現在，阿爾泰山地區很多從事牧業的哈薩克人都同時兼種一些地了。甚至過去不管怎樣也非去夏窩子過一下高山清涼生活不可的哈薩克族，現在有些也留下來照顧田地的生產，不上夏窩子了。我問他們夏天不上山習慣不習慣，他們笑着說：“最初一兩年確實不太習慣。可是生產要緊，現在已經習慣了！”這一帶很多互助組現在都是一部分人帶着牲口上山，一部分人則留下來照顧田地。

阿爾泰山是牧區，應以發展牧業為主。但提倡農業並不就是不要發展牧業，正相反，提倡農業生產正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牧業。過去，由於沒有糧吃，就勢必增加肉的消耗。多吃肉就要多宰羊。此外，一切生活上的需要都

要依靠出售牲口来解决。但是現在种了一些地以后，不仅自己吃的粮食解决了，粮食有多余时还可以換購其他生活用品，这样，就大大地減少了發展牲口中的障碍和負担。阿勒泰二区有个大牧主苏来曼，他現在的羊子已經發展到三千多只。这几年来他一直听从政府的指导，兼搞农業生产，一切生活都依靠农業生产来解决，用不着宰羊卖羊。大家都說共产党这个办法好，道理对，领导正确。过去看不起种地也不会种地的哈薩克族，現在都对农業生产有了兴趣，并且学会了如何种地。甚至像富蘊、青河那些过去对农業生产沒有什么基础的地方，这几年也有了很好的發展。在富蘊，1949年全县的耕地还只有1,100多亩，1955年已增加到19,000多亩。在青河，以前簡直很少有人种地，1955年也發展到了13,000多亩。

过去人們以为阿尔泰山一帶气候較冷，不适宜發展农業生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一帶冬天要比他处冷些，然而春天来的並不迟。解放后这几年来，一般在四月上旬或中旬，就都开犁。一般早熟作物此地大都能种。在过去，此地只种了一些春麦和糜子，但解放以后，这地帶的作物种类已經增加很多，除了春麦和糜子以外，还种了冬麦、大麦、燕麦、玉米、谷子、菟豆、胡蒜、葵花、菜籽等。在阿勒泰的农業部队甚至还試种了水稻。我在訪問那个生产部队时，就吃过他們在当地种的大米，很好。今年他們又試种了东北大豆，也是成功的。除了粮食以外，

蔬菜的种类也大大增加，种了大白菜、莲花白、茄子、洋芋、黄瓜、西红柿、蘿蔔、菠菜、辣椒、豆角、西葫蘆、南瓜、大葱、大蒜、甜菜、韭菜等。在果树方面，也正在移植試种之中。阿勒泰的森林分局在1951年从塔城移来了一百多株苹果苗，从1954年起都已开始結了果子。

阿尔泰山地区不仅可以發展农業生产，而且还有着很多發展农業的有利条件。在阿尔泰山地区，發展农業不能妨碍牧業，但这一帶土地多，农牧的矛盾不大。土地大，同时也就容易使用新式农具。这一帶的水不仅不缺，而且很富裕，实际上人們还没有很好地充分地利用当地的水。由於此地是牧区，畜力不缺，这对於使用新式农具是一个有利的条件。牲畜多，肥料也就多，积肥也沒有困难。在农牧結合的政策下，农業在阿勒泰地区是有發展的可能的。

一个半月在阿尔泰山的旅行，給我的总的印象是愉快的，具有生命力的，並令人时时回忆着的。当我从和布克賽尔翻过層層大山，終於在那高峻的山嶺上看到那远的像一条白蛇一样的額尔齐斯河时，它是多么美丽而又多么雄壯呵！这是阿勒泰地区的一条主河，从富蘊向西流，經過布尔津、哈巴河流入了苏联。所有哈巴河县的哈巴河、布尔津县的布尔津河、阿勒泰县的克蘭河、富蘊县的庫額尔德斯河以及还有很多大小河流，都自北向南地流入了这条額尔齐斯河。当我们从布尔津去富蘊的时

候，我們就是在这条河的南岸的山坡边走着的。額爾齊斯河的魚在新疆是有名的。从布尔津到阿勒泰是 120 公里。阿勒泰躲在一个山凹凹里，山紧紧地抱住这个城市；別处冬天冷，但阿勒泰冬天仍較暖和；克蘭河流过城的中央。當我們穿过山口，初入市区时，那激流、卵灘、楊林、木橋……構成了一幅美丽而有詩意的林景。富蘊也和阿勒泰一样，处在一个深深的山窩里。我們翻过了二十公里縱深的烏恰大坂，又在吐尔公益地中穿行了二十公里，再翻过一个小山樑，就到了富蘊。四面是山，当中是庫爾德斯河，河边是密密的樺木林，夏天尤其美。在青河，在我們到达城区以前，也見到一大片樺木林。我們在樺木林里穿过，又渡过青格里河，一切都十分美丽动人。过



富蘊牧区里的小学生

去从內地到新疆來的人不多，到阿爾泰山一帶的人更少。現在情況變了。在阿勒泰、在銀行及貿易系統中，南方人特別多。最近阿勒泰的貿易公司到了一批新從上海來的女孩子，她們嘰嘰喳喳，蹦蹦跳跳，就像一羣小鳥一樣。食堂里只要她們一來，就顯得更熱鬧起來。在富蘊，從內地來的青年學生很多。在我所接觸的一些青年中，有的就是在北大、清華等校畢業的。我們再不要用舊腦筋看新事物，以為阿爾泰山一帶是一個荒涼的無所作為的地方。在這一帶，無論是工業、牧業、農業，都是有着廣大的發展前途的。

1955年11月，烏魯木齊。

## 流散哈族的救濟

富蘊、青河在新疆的東北角上，是以哈薩克民族為主體的兩個牧業縣。由於前面一文所敘述的歷史變亂，在解放前幾年，這兩個縣都成了‘空縣’。

解放以後，在1950年和1951年，就有一部分流散在外地的富蘊、青河一帶的牧民回到了他們自己的故鄉。但是大部分仍然滯留外地，沒有回鄉。有些人，由於過去長期地受了國民黨反動宣傳的影響，對黨還不够了解，因而採取着觀望的態度。又有些人，他們過去曾經跟着烏斯滿在阿爾泰山一帶做過一些壞事，害怕回去以後要被追究，所以不敢回去。1952年9月謝爾的曼的放下武器、歸順政府，消除了許多人的疑慮和顧慮。“連謝爾的曼都被政府寬大了”，許多人這才放下了心，相信黨的寬大政策是真的。同時，解放後幾年中，他們通過自己亲眼看到的許多事實，對黨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覺悟到過去國民黨所宣傳的共產黨來後要消滅宗教、沒收財產、沒吃沒穿以及屠殺少數民族這類說法都是一些沒有根據的

謠言。因之，从 1952 年冬起，过去流散在奇台、巴里坤一帶的哈族，便一批一批地自动地回返故乡。

这些在外乡流散了多年的牧民，饱受憂患，他們回乡时，有很多只剩下了很少几只羊子，有的甚至連一只羊也沒有了。还有的，連自己騎的馬也沒有了，只能徒步走回去。党對於这些流散的穷苦的牧民非常关切，並且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安撫他們，救济他們。很多地方，当那些流散牧民回来以后，就有幹部下去，或者是挨戶，或者是以阿烏尔（相等於自然村）为單位，进行慰問，並了解他們的困难。對於那些極其穷苦的牧民，除了进行了緊急的救济以外，还从多方面来帮助他們。有的介紹他們到金屬公司矿上去挖宝石；有的組織他們去伐木卖柴；有魚的地方（如福海）組織他們去打魚，打了由貿易公司收購；有駱駝的，組織他們去外地参加运输。救济工作在 1952 年就已开始。那一年，在富蘊發放了三万多斤糧食，在青河發放了兩万多斤糧食。在 1953 年，党和人民政府在阿尔泰山地区又进行了大規模的生产救济工作。那一年，阿勒泰專区一共撥付了 37 亿元（旧幣，下同）的救济款項，其中一半以上都用於富蘊、青河兩县。第一次救济在冬末春初，那时陸續从外地迁回的一些貧苦戶，还没有找到工作，又沒有口糧生活，在这青黃不接的时候，政府發放了救济糧和救济金。第二次救济是結合春耕进行的，除了發放救济糧以外，还貸放了很多籽种，解决了

一部分牧民生产上的困难。除了这些临时性的救济以外，为了比較徹底地帮助貧苦牧民長期建立家業，發展生产，党和人民政府在那年七月又进行了第三次救济，發放救济羊。救济羊的發放工作是十分認真和細緻的。事前一面召集了遊牧头目和积极分子座談，一面又紛紛召开了以阿烏爾为單位的羣众会，講述發放救济羊的意义和發放的等級标准，然后再由下而上地一級一級評上来。



領救济羊的牧民在开会

被評为一等的最穷苦的牧民，每个人可以領到五只救济羊。在富蘊，最多的一戶領到了三十三只救济羊。事前政府派了專職幹部到塔城一帶买了大批羊羣，再分送各地分別發放。党是要切切实实地使那些被救济的貧苦牧民真正能够在党的帮助下發展生产並建立他們自己的家

業的。

在 1952、53、54 这三年中，富蘊先后救濟了六次，發放了救濟羊 3,600 多只，救濟糧 54,000 多斤，救濟金 9,000 多萬元，被救濟的有 950 戶。在青河，這三年中一共發放了救濟羊 2,300 多只，救濟糧 36,000 多斤，救濟金 1,600 多萬元，被救濟的有 668 戶。這兩個縣，在上述三年中，受到政府救濟的牧民，大體上佔到當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對於那些在政治上爭取回來的爭取戶，黨還另外撥了專款救濟他們。其中關於救濟羊一項，平均每人得到了五只大羊和三只小羊。這樣，就使得那些多年來在山里流散不定的人們，也能安下心來從事生產。

很多得到救濟羊的貧苦牧民都說：“過去財主沒有給我一只羊。父母兄弟也沒有給我一只羊。只有共產黨毛主席才給了我羊。我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我終生不忘黨和毛主席。”他們都保證要好好愛護羊，好好牧放，決不宰食，一心發展生產。就是不是直接得到救濟羊的人們，看到黨這樣深切地关怀着人民的生活，也為之衷心感動。青河縣的桑德克和衣巴特兩位老人說：“國民黨對我們說，共產黨不要宗教，要沒收財產，害得我們有些人逃到青海，流落甘肅，甚至亡命印度。在戈壁灘上，渴死了餓死了很多。去年（1952）我們回到青河，看到各種實際情況，完全不是國民黨所說的那个樣子。黨和人民

政府几次救济我們。这次又給我們庄子兩戶穷人發了救濟羊，我們都很高兴。政府救济的虽是兩家，实际上是救济了我們大家，因為我們哈薩克族有句諺語：‘一个人肚子挨餓，全部落受到影响。’我經過了几个朝代，也沒有見过这样的好事。”福海县有个牧主雅开斯說：“政府为了搞好救济工作，幹部不怕山高、水深、路远，深入到遊牧上每一戶去了解，务使真正的穷人能得到救济，發展生产，改善生活。由此也証明党在牧区的政策真正是提倡發展畜牧業和不斗不分的，这也就同时消除了我那怕斗怕分、对党的政策的怀疑顧慮。”

在富蘊，在給爭取戶發救濟羊时，富蘊县的协商委員會副主席沙都瓦哈斯毛拉（哈族）对那些爭取戶說：“今天政府救济你們，並不是害怕你們，而是表示关怀你們。1952年我叫你們歸順人民政府，那时你們顧慮政府不会對你們寬大，怕受了騙。今天你們已經看得很清楚，政府究竟是怎样待你們的。今后你們要好好發展生产，报答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对你們的关怀。”謝爾的曼最后代表受救济的全体人員感謝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他說：“今后我們一定遵守黨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努力發展生产，建立幸福的生活，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謝爾的曼現在担任了阿勒泰專員公署畜牧科的副科長；原在他部下的另一个头目胡爾曼担任了富蘊县人民委員會畜牧科的副科長。我在阿勒泰和富蘊兩地时，曾

想訪問他們，不巧他們都下乡了，等了好久沒有等着。後來我在青河時，訪問了原屬胡山音部下的千札達、漢札達兩兄弟，他們都是青河人。他們兄弟兩戶一共十五口人，1952年回來時，什麼東西都沒有，只剩了一個木碗和一把小茶壺。在1952至54這三年中，政府一共給他們發了900多斤麵粉、200多斤麥子、19塊磚茶、60米布、900萬元，以及112只羊子。漢札達說：“我們剛回來時，心里想，只要政府寬大，不追究過去，使我們夜里能够好好安睡，就已心滿意足了，做夢也沒有想到黨和政府這樣关怀我們，一再救濟我們。黨對我們的恩情，真像我們的頭髮一樣，數也數不尽。”千札達說：“過去國民黨欺騙我們，使得我們害怕共產黨，在山里跑來跑去，當土匪，拿槍打政府。要是在舊政府的時候，我們這樣回來了，我們的頭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早就被宰掉了。現在黨不僅寬大我們，而且還救濟我們，這才使我認清自己過去的錯誤。今后我們只有完全相信黨，聽毛主席的話，才能走向幸福的道路。”

在富蘊，發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熱合木的，本来是謝爾的曼的部下，可是歸順政府以後，仍不好好勞動，經常在富蘊偷盜一些牲畜去奇台出賣，又從奇台偷盜了一些牲畜趕回富蘊出賣。這事情被他的本部落知道了，他的部落便把他押送政府，要求政府叫他好好勞動改造。可是後來這個熱合木在勞改中溜逃了，他又想鼓動

人們上山作亂。他去看謝爾的曼和胡爾曼。謝爾的曼和胡爾曼都對他說：你要上山，你一個人上山去吧，現在再沒有人跟你上山了。”結果，謝爾的曼和胡爾曼把这个熱合木押送回政府。這是 1953 年的事。在 1955 年春天，熱合木又溜跑了。有一天傍晚，他悄悄地從外面什么地方溜了回來，可是當晚就給他部落里的頭目知道了。第二天一早，那個頭目就來報告政府，這樣，又把熱合木押了起來。頭目對熱合木說：“從前是‘官迫民反’，現在黨和政府待我們這樣好，不僅不殺我們的頭，反而還救濟我們，我們還反什麼？你自己不好好勞動，你對得住黨、對得住毛主席、對得住你自己、對得住我們大家嗎？”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歷史的祕密和黨的真正的偉大。在阿爾泰山地區的具體條件下，黨首先爭取社會安定的寬大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接着，黨又集中了很大的力量來幫助人民安家生產。在這樣一個英明的黨的領導下，人心怎還會“思變”，社會又怎會不欣欣向榮地一天比一天繁榮昌盛呢！

1955 年 12 月，烏魯木齊。

## 在阿尔泰山之巔

我一到阿勒泰，就去訪問了阿尔泰山的一个主峯。上山那天，下面还是好好的天气，可是走到半路上，便落起雨来，接着在雨中飄着疏疏落落的雪花，再上去則風雪瀰漫，放目四顧，尽是白茫茫的一片了。那时還沒有到中秋，可是我們都已穿戴上皮衣皮帽，儼然严冬景象。到了目的地，看到山上蓋着好多幢虽然很小然而饒有風趣的木屋。山上尽是岩石，沒有树木。山坡很陡，沒有一点平地。每幢木屋都是在山坡的亂石中剷平了一小塊地面蓋起来的。

这地方一年十二个月，倒有九个多月在風雪的世界里。雪要到六月中旬才化完，但到八月底九月初，又开始下雪了。冬天的雪很厚，一次要下一公尺左右。有时积雪厚达三公尺。要是在一些低窪的山腰里，風把別处的雪也刮了来，甚至会有十几公尺深。有一年有一次，一夜醒来，窗子和門都被雪埋了，人們費了很大的勁才从屋子裡走出来。不仅雪大，还經常刮風。1955年4月刮了一

場大風，把几座房子的屋頂也刮掉了。黑板報被刮得在二百公尺高的天空中飄。連有五六百公斤重的鐵斗車也被風刮倒了下來。在大風之中，雪就變成像冰糖那樣的結晶体，把人們的臉打得熱辣辣的。大風大雪常常使得整個的山頭沉淪在一片濃得化不開的迷霧里，有時甚至連一公尺以內的東西都看不見。七八兩個月是這山上比較晴和的日子，然而即使在這樣的“夏天”，人們也不能離開棉衣。在這兩個多月里，雖然不下雪，但卻經常下雨。有時山上滿天的好太陽，但下面的山溝里突然有一股黑雲卷上來，云到雨也到。雨勢兇暴，還夾着很大的冰雹。

這確實是一個嚴峻的、無情的、在自然條件上極其突出的地方。這是一個要求人們以極大的勇敢、智慧和忍耐同自然進行搏鬥的地方。這是一個考驗並鍛鍊每個人的心志體魄的地方。然而在偉大的黨的教育下，人們總是能够經受考驗，在困難中鍛鍊自己，並創造出艱巨的業績的。1951年秋天，當人們勘探礦藏初到這個山巔的時候，山上除了岩石以外，什麼都沒有。他們五六十個人密密地擠在兩個帳篷里，鍋灶安置在露天里，山高天氣冷，經常煮不熟飯；有時蘇聯專家也只能陪着大家啃冷饅。由於山上沒有樹木，無論是燒的柴火或是架屋的木料，都要到下面的森林里採伐了再揹上來。他們大都下了班就下山去揹木料，一來一回五小時，回上山時已快午夜了。1952年，到了兩部空氣壓縮機，可是運不上山來，

要把机器拆成零件，再用牲口驮上山。机器裝好了，还要燃料，也得用馬驮。但是山上雪厚，牲口也只能驮到离山头八公里的地方，再往上就得改用人揹。那时專門抽出了一部分人揹油，每天揹的也只够每天燒。特別在化雪季节，揹油更困难，底下的雪化了，面上的雪还没化，有时一脚踏下去，要費很大力气才能拔起脚来。所以只好改在夜里揹，因为夜晚气温低，冰比較厚，从午夜一点出發，到早上九、十点钟才能揹到。但是为了不使生产停止，沒有一个人在困难前面屈服。

1954年，金屬公司在这深溝、險坡和悬崖的山嶺間开辟了一条公路。但是有了公路也保証不了山上山下終年通运。在十月以前，十輪卡車扣上鉄鍊，还可以勉强上山，十月以后，雪大封山，汽車就不能直达山頂了。由於气候的限制，通常矿本部总要抓紧在六、七、八这兩三个月里把矿上一年中需要的生产資料，如机器、燃料、爆炸器材、各式零件以及所有职工一年中的食物、木柴和生活用品都运到山上。这並不是一个簡單輕易的任务。这条新公路是在1954年9月1日通车的，但通车不久，就进入了雪季，以致一部分物資沒有能够在限期以前全部运足。以后繼續用汽車、兽力、人力分段运输。在汽車不能到达的地方，改用牛拖。牛也拖不上的地方，再用人揹。但是用牛拖也仍得人先在前面踏出一条路来。假如沒有人先替牛开道，牛就会掉进路旁的雪窝里去。1955年1

月下旬起，山上連續落了半个月雪，燃料的供应被迫中断，影响了生产。党發动了所有山上的和阿勒泰城里矿本部的职工参加了偉大的扫雪斗争。一头从山上扫下来，一头从山脚下扫上去，花了六千多个人工，終於在从三公尺到十几公尺深的积雪里打通了一条八十多公里長的走廊。1955年2月里，由於另一件迫切的任务，山上的人要下山，但是路上雪厚，人在雪里走，雪虽已陷到胸口，而脚还没有着地。党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人的开路突击队，第一个人先把身子向雪地上一扑，把雪压下了三十多公分，再把腿向下面一跪，又把雪压下了三十公分，然后才能抬起脚来前进一步。就这样，气力大的也只能連續开五公尺路，气力小的就只能开兩三公尺。第一个人气力用完了，就倒在路旁休息，再由第二个人如法接着前进。就这样，这三四十个人花了四天工夫，才把从二道房子到大桥之間的九公里路打开。人們就是这样英勇地在党的领导下同險惡的自然环境进行着頑强不屈的斗争。

在生产上，情形也是一样。工人們都是日夜三班地不停息地生产着。無論天气如何严寒，除了遇着特大的風雪以外，一般都坚持工作。有时，大雪把鐵軌埋了，党就立刻派人在每一二百公尺之間現下現扫，来維持清砂的运输交通。有的就在軌道兩旁豎上許多木椿，釘上木板，借以擋攔兩邊的風雪，就像挖成了一条白色的战壕一样。風大的时候，兩个人推不动鉄車，就再加上兩个人一

起推。天气确实是寒冷的，但是劳动着的人，仍然一身是汗。很多工人下班的时候，帽子上衣服上都挂着冰凌，鬚髮、鬚髮甚至汗毛都沾着冰霜。不仅没有人抱怨天气，天气反而成了伟大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的最亲切的证人。

上山第二天，清早一醒，我就忙着看天，深怕又像昨天那样，满山迷雾，什么都瞧不见。所幸那天满天太阳，也不刮风。我们住的地方大约海拔2,700多公尺，要到山顶上的探矿场，还要上行200多公尺。有一个雪崖，又陡又滑，沿边竖着一些木椿，上面系着粗大的缆索，供人攀援。我一把一把攀着缆索奋力走上去，神经和肌肉都紧张到极点。然而不管怎样困难，只要不中途掉队，就是胜利；我终于到达了这个高峯上最高处的探矿场。

矿场上的情景是生动的。我们先看到一个很大的凹了进去的露天窟窿，这是已经开探过了的一个露



阿尔泰山麓矿区的运砂工作

天採礦場。現在另一個更高的地方正在被開採着。我們到達的時候，剛爆破過，看到很多推運工人正在忙碌地把被炸開了的石塊裝進鐵斗車里，通過輕便鐵軌推送到選礦的平臺上去。另外還有一些工人攀登在很高很陡的山崖上，用鐵槓把那些可以用人力扳下來的岩石扳下來。在選礦的平臺上，有着很多手持小錘的男女選礦工人在守候着。他們從礦石里細心挑揀；常常一鐵斗車倒下來，揀到的只有很少很少一點。那些堆積廢礦石的地方被稱為“礦尾”，很多礦尾就像一條一條齊整的長堤，向天空延伸出去，為這高山構成了另一種新的奇景。我們參觀了露天礦以後，又看了一個地下礦。隧道的入口處掛滿了冰凌。隧道里有一個地方打了一口很深很深的豎井，在豎井底層進行着更深一層的鑽探工作。我穿行在那隧道里，看到在黑暗中到處都發射着點點閃亮，這情景彷彿一下子把我帶進了一個神話的世界里，那樣美又那樣充滿着神奇的意味。我們從隧道里出來，再回到山頂，看到遠近山脊上長着的峋嶙的巨石，有的就像鋒利的刺刀一樣刺入天心。雲在山下不斷地穿浮，放眼所及，滿目都是曠無边际的千山萬壑，這是何等曠達、雄偉而又壯麗的景色！然而就在這樣一個荒寒的大山之巔，却出現了一個現代化機械化的工業場地，勇敢的人們在那兒不懈地進行着創造性的勞動。小時候，夏夜納涼，常聽老年人講述一些尋覓寶石的神話，而現在，我經歷了千万里的路程，

登上了三千公尺的高山，終於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幅生动而偉大的挖寶圖。這既不是怪誕的神話，也不仅仅是一兩個探險家的活動，這是真切的現實，這是為國家創立下的不朽的勳業。

我在这高山上住了三天。在这短促的訪問中，我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前面敍述過的那些故事所代表著的那種無比堅韌的戰鬥意志，以及我所接觸過的那些人在談話中洋溢著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有些年輕小伙子，嘻嘻哈哈，邊說邊笑，一切困難的事情在他們的談吐里彷彿都變成了最輕鬆的故事。“我們這兒不能和內地比呀，我們是在祖國的邊疆，我們是在開發祖國的邊疆啊！”他們說，當他們一想到這些，就感到自己的工作有著特殊的意義，從而獲得了無窮的力量。當大風雪襲來的時候，他們就想起“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一書中的那些英勇榜樣，阿列克塞、丹尼亞、根卡等人的英雄形象立刻呈現在他們眼前，使他們格外勇敢堅定。……然而這一切感人的印象又引導我進入一種更深沉的感念：越是邊域遙遠、地方荒奧、山深嶺高、風雪襲人，就越使人深切感到強大的黨的強大的力量！在我們的國家里，在新生的時代中，最最深刻巨大的事情是這個強大的黨的強大的光芒在全國無所不達！我們不能想像：在祖國邊疆這樣一個深奧的大山中，自然條件這樣險惡，要是沒有黨、沒

有党的领导和支持，人们会在这样荒寒的地方创造出这样光辉的成绩！我们更不能想像：在今天中国，不論是怎样一个荒僻的角落或者怎样一座峻险的高山，怎会沒有党的光芒的照耀！無論什么地方，只要有党，就有英勇的斗争，就有創造性的劳动！在这个高山之巔，正因为有了党、有了党的领导和党的不断的教育，人们才能認清自己工作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党不仅領導人們同自然搏斗，党还領導人們教育自己；党不仅組織人們生产，党还教导人們如何生活。在这个大山之巔，正如在祖国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着政治學習和文化學習，也进行着轟轟烈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在山上，一天有三次广播，既有新聞，又有音乐。每星期有兩次电影，有时週末还有舞会。山上有圖書館，有医疗所，有邮电代办所，有矿区貿易公司。条件虽然艰苦，但生活全憑自己創造。

多少年代以来，我們的国家一直沉淪在黑暗的、有勁使不出的、近乎癱瘓的境地里，可是解放以后，全国就像久陰初晴的原野一样，到处陽光煥發，生意蒸長。每个人，每塊地方，都在劳动着，創造着。他們既創造财富，又創造历史。阿尔泰山上的战斗只是全国万里戰場上的一角；它所繕造的詩篇也只是时代大合唱中的一行。三天山巔所見，使人更加坚信，在偉大的党的领导下，我們的国家必然日趋强大，並將按步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

1955年11月，烏魯木齊。

## 欢乐的庫爾班节

我到达伊宁的第三天（1954年8月10日）就碰上伊斯兰教的库尔班节日。伊斯兰教每年有两个节日，一个是开斋节，一个是牺牲节；在新疆，前者被称为“肉孜节”，后者被称为“库尔班节”。在这两个节日中，回族习惯上把肉孜节视为大节，库尔班节视为小节；但新疆除回族以外的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则把库尔班节视为大节，肉孜节视为小节。

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回历每年九月是斋戒的月份。在封斋期间，日出以前进餐礼拜，一直要到日落以后再进饮食，白天不准饮食。根据教义，真主因为感到人间贫富悬殊，为使富有的人也能体会穷人的痛苦，所以命令所有的教徒一律每年斋戒一月。在封斋期间，必须对穷人施捨救济。一月期满，即行开斋，所以开斋节都在回历的十月一日。

在开斋节（即肉孜节）的后七十日，即回历十二月十日，是牺牲节，即库尔班节。这个节日的来源据说是这

样：当时有一个“聖人”依不拉引，祈求真主給他一个兒子，許願每年宰牲祭祀。不久，他的妻子果真生了一个兒子，取名司馬义。但是当司馬义已經長大到七、八岁时，依不拉引並沒有履行他的宿諾，因之有一天依不拉引在夢中見到真主責他失信。依不拉引在夢中就說願宰一百峯駱駝獻祭，后来又增到二百峯，真主仍不同意，並啓示依不拉引應該宰一个他自己最心愛的东西为祭。第二天，依不拉引便把他夢中所見告訴他的妻子薩拉，並說准备把自己最心愛的兒子司馬义宰獻真主。他的妻子和兒子听了以后，也都願意遵从真主，牺牲自己。当依不拉引正要动手宰杀他的兒子的时候，真主知道了他的誠意，就立刻遣派天使傑不拉衣帶了一只羊送給依不拉引，說他既然如此誠心，可以宰羊以代。自此以后，每逢回历十二月十日，全世界的伊斯蘭教徒，都虔誠地宰牲祭祀，过这个神聖的牺牲节，即庫爾班节。

这两个节日的日子，虽然在回历上是固定的——每年的十月一日和十二月十日，但是一合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公用的陽历，这两个节日的日子就每年不同了。例如 1954 年的庫爾班节是八月十日，到 1955 年的庫爾班节就会在七月底的一个日子。这是因为陽历和回历的算法不同的緣故。回历本来也有太陽年和太陰年兩种年法；供宗教仪式用的大都採用太陰年法。太陰年法以月亮圓缺十二次为十二月，一年只有三百五十四天。但是

陽曆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回曆太陰年法每年要比陽曆少十一天。因此這兩個節日在陽曆的月日上就每年都不相同。

但是這兩個節日雖然在回曆上是固定的、一致的，而各地過這兩個節日的日子，又會彼此不一致。原來在回曆九月開始齋戒時，必須在八月二十九日的夜晚先看看天上有沒有新月。回曆太陰年各月的大小，本來都是規定的：逢單，月大，三十日；逢雙，月小，二十九日；八月逢雙，本來應為小月，僅二十九日。假如八月二十九日的夜晚，見到天上有新月，到第二天就開始戒齋，而八月仍為小月；但是假如這天晚上不見新月，則必須第三天開始戒齋，而把八月改為大月。同樣，在九月二十九日也須先看看天上有沒有新月，如有，則第二天開齋，過開齋節，而九月即改為小月；如不見新月，則第三日開齋，九月仍為大月。由於各地天氣不一，有陰有晴，甲地看到新月，乙地未必見到新月；因此在甲地可以明天過節，而乙地可能要在後天過節。在新疆來說，各地都由當地的阿訇會商決定。常有因為連着幾天不見新月而推遲幾天封齋或開齋的。

對於伊斯蘭教徒來說，庫爾班節之於他們，猶如陰历年之於漢人。這是他們一年中最最歡快的日子。現在在新疆，每逢過庫爾班節，所有的機關、學校、團體和企業，對於民族幹部和民族學生，一律給假三天，使他們能夠和

他們的家人欢度这个隆重的节日。在这三天之中，不准說任何不愉快的話或者提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同时，在这三天之中，彼此互相拜节，使平时不大相敍的亲戚朋友，在一年之中至少也有一个敍旧团好的日子。这犹如汉族社会在过阴历年时去家家拜年一样。按照維吾尔族的風俗，在庫爾班节的前一天，家人都應該到祖先的坟上去唸經，回来以后，在家里还要唸一段經。要是自己不能唸，則也要照样跪在地上听別人唸。在节前的晚上，長輩还要給子女小輩过节錢，这和汉族社会在大除夕長輩給小輩發压岁錢一样。

在庫爾班节那一天，大家起身很早，起身后首先淨身。但这种淨身和普通的洗澡不同；假如在过节前一天在澡堂里洗了一个澡，这並不能就算淨身，因为澡堂里的水是不潔淨的。通常，淨身大都採用像淋浴那种方式，有一个水罐或水桶悬吊在上面。这种水罐或水桶，底下有一个小孔，附有塞子，洗身时，把塞子拔除，水就由小孔中流下。这样，凡是淨身用的水都是干淨的，而洗过身子的不干淨的水則已随时流去。伊斯蘭教这种用水的方式确是人世間最潔淨的一种用水的方式。有些礼拜寺里，都設有專备教徒淨身的地方。这种淨身又分大淨和小淨兩种。大淨在經語上称为“烏斯里”，就是用淋浴的方式从头到脚洗淨全身；在宗教节日，或参加宗教祈祀，都須实行大淨。無論男女，在同房、遺精、月經及生育以后，也都

須大淨。另外一种是小淨，仅仅洗一下手、臉、脚及生殖器，經語上称为“阿布代斯”，在做礼拜以前，都須小淨一下。必須淨身以后才能进入礼拜寺，这叫做“身上帶了水”。

在庫尔班节那天，我剛一醒来，就听到市內远近礼拜寺所發出来的鼓声。这种鼓声初听起来，異常單調沉濁，它是用大鼓和班鼓兩种鼓按照一定的簡單的节奏击奏出来的。然而当你久久地听着这样的鼓声时，你会逐渐感到这鼓声虽然單調，却很肃穆。我匆匆地洗了臉，就到一个最大的礼拜寺去參觀。这个大礼拜寺就在我住的斯大林街南面的一条街上，很近。在礼拜寺的大門旁边，矗立着一座有三層高的亭楼，上面插着国旗，掛着毛主席像，还插着其他很多顏色的旗帜。这座亭楼，在教会里称为“邦克樓”；那招呼教徒前来礼拜的鼓声就是从这座高高的邦克楼上發出来的。进入大門以后，是一个有树木的院子。礼拜和講道用的礼拜殿則位居院子的正中。这座礼拜殿大約七間开闊，十六七間进深。礼拜殿里鋪滿着一条一条長的地毯，教徒就整齐地一排一排地跪在这些地毯上。礼拜殿里面什么裝飾都沒有。伊斯蘭教做礼拜叫做“乃瑪子”。他們做乃瑪子时，和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他們不要在他們面前有任何陈設。例如佛教，做佛事时总是要悬挂許多佛像。内地民間信佛的人，在屋子里或者供奉釋迦牟尼佛像，或者供一个觀世音像。基督徒

則都大多掛着耶穌的像。但是伊斯蘭教什麼像都沒有，而且什麼東西也不掛。他們做乃瑪子時，都是朝西。假如在野外，只要在他面前是一片空曠，則朝西就可以做乃瑪子。假如在屋子里，只要朝西前面是一堵白牆，他也就可面壁祈禱。所以，我們在其他宗教的寺廟里，常常可以看到懸掛着很多的神像，但在伊斯蘭教的禮拜寺里，都是四壁空空，沒有神像，沒有裝飾，沒有桌子，沒有椅子，什麼都沒有。因為按照伊斯蘭教的教義，只有在你面前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你才直接面向了呼大❶。

我到那個禮拜寺的時候，時間還早。看到東、南、北三個門，一批一批的教徒結伴而來，經常是七、八人或十幾人一批，他們大都是同住在一條街上的。年老的走在前面，年輕的走在後面。有的年老的人還用白布纏着頭。用白布纏頭，平時在伊寧的街道上並不常見，這時在禮拜寺里，看到的比較多一些。這些由老年人領導的一批一批教徒進入門口時，常常一進門就站住，先唸上一段經，大約兩三分鐘光景，唸完後行了一個“接都瓦”禮，再繼續前進。“接都瓦”是伊斯蘭教中一種通行的禮節，用兩手攤開，左右手手指相接，使兩手攤成九十度角，然後揚至額角，從鼻部、口部徐徐下抹，連抹兩下；這也是一種禱告的意思。

---

❶ 呼大：波斯語，即真主。

教徒进寺以后，就静静地走进礼拜殿，跪在那里。也有就在殿外的走廊上，或南、北、东面的院子里跪下来的。有的人自己带了一条毯子或白布来，以作垫膝之用。此外，还有一些孤苦老弱的乞丐，跪在大门入口处的树下，他们大都衣服破烂，衰老憔悴，其中女的则用布蒙着头部，不让别人看到她们的面庞，有的还带着孩子跪着，这些乞丐都在等候着教徒们在礼拜后对他们的施舍。

七点半左右，乃瑪子开始；那时估计已经到了二千多人。那天到礼拜寺的人一般要比平时多一些，因为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大节日。很多民族干部这一天也到礼拜寺去做乃瑪子。不过妇女还不能入礼拜寺，只能在家做乃瑪子。

乃瑪子开始，阿訇在上面领做，一忽儿全体俯腰前拜，一忽儿又大家跪下，全身伏地。如此前后好几次。虽然不懂阿訇唸的是些什么，但是我看到整个礼拜寺的空气异常庄严肃穆，大多数都闭着眼睛，没有一点杂声。

做乃瑪子的时间并不很长，只有十分钟光景，做完以后，大部分教徒起立外出，他们在院子里，互相握手问候。还有一小部分教徒则仍留在礼拜殿里，听阿訇继续讲经。

在库尔班节，只要境遇大致还可以的人家，差不多总要宰一个羊过节。所以一个库尔班节过下来，要宰掉不少羊。在解放以前，每逢要过库尔班节，一些私商便乘机壟断市场，高抬羊价，使很多穷苦市民买不起羊；甚至有

时即使出了高价还买不到羊。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尊重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对于当地人民过库尔班节，不仅不加干涉，并且还采取了关切和爱护的态度。库尔班节还没有到，贸易公司早就做好了供群众的准备工作，按照平常市价尽量供应，务使要宰羊过节的人都能买到羊。按照当地的宗教习惯，各家宰羊以后，都要把羊皮赠送送给礼拜寺里的衣麻木①。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政府常常只出市价一半的价格，向各礼拜寺强行收买这些羊皮，以图厚利。现在，这种情况再也没有了，各礼拜寺都把教徒赠送它们的羊皮转售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按照牌价收购，并且一律支付现款。

十点半，我就跟当地的一些汉族领导同志一起出去拜节。我注意到他们首先拜访的一批，都是当地宗教界的一些有名望的领袖人物。

我们去的第一家是维吾尔族大阿訇阿不都木太阿里海力凡的家里。进大门后先是一个套院。套院一面是马厩和堆积饲料的楼房，另一面似乎是下房。从套院走进内院，院里种着一些花草树木。我在伊宁到过不少人家，但看到有套院的这还是第一次。房子是平顶的，前面有一道走廊。这是维吾尔族的民族建筑格式。伊犁地区的

---

① 衣麻木：礼拜寺里领导教民做乃至于的阿訇。

房子，除了過於簡陋的以外，在房間前面大多都是有一道闊闊的走廊的。先由大阿訇的兒子把我們引導到客室里。屋子里鋪着厚厚的地毯，地毯中間鋪着一塊很大的潔白的白布，上面放着各種糖果餅點。在房子的上角，有一座玻璃書櫈，裏面放着一些書籍；靠窗的一個角上，放着一張小書桌，上面攤着幾本經文。我們先盤膝坐下來。等了一會兒，老阿訇出來了。他已經有八十多歲，穿着一身淡黃的綢質的祫袍，長統皮靴，帶着小帽，鬍子很長很白。他的兒子則端着茶進來饗客。此地一般都不用茶杯。在整個伊犁地區，除了在個別機關、部隊里，我很少看到茶杯，一般都是以碗盛茶。他們倒茶並不倒滿，一般只倒半碗光景。那個大阿訇的兒子看上去也有四十歲上下，他把茶分送客人後，就自己跪在客室的門外，偶爾把頭抬起來偷看一眼客人，發出歡欣而又羞澀的表情。老阿訇精神還好，只是畢竟年齡大了，多少顯出一點疲乏的神色，不過這八十高齡的老人，居然仍能一個子蹲坐下去，又一個子用兩手一撐站起來，也就很不容易了。

我們接着又拜了幾個民族不同的阿訇。後來到了一個回族阿訇的家里。這個回族阿訇，就住在他主持的清真寺里。這座清真寺還是乾隆年間修造的，距今約有一百九十多年，但是木料房架都還很好，屋頂上的瓦脊和屋頭上的飛簷，都是雕花的。整個大門和大殿的結構和內地的一般廟宇相差無幾。院子里還有兩株蒼老的榆樹，

枝蔭四蔽。回族阿訇說的是漢話，回族的生活一般也接近於汉族。在他家里，就不再是席地而坐，而是有桌有椅的了。而且，在他家的果盤里，有着瓜子和花生，而這兩样东西，我們在其他各家都是沒有見到的。

最后，我們到了一个“瓊阿訇”家去拜节。維族称“大”为“瓊”，所以“瓊阿訇”就是大阿訇。这一位瓊阿訇头上纏着白紗，身上穿着一件白底金条閃閃發光的織錦裕袢。他的气色甚好，滿臉紅潤，兩眼矍矍有神，鬍子很長，完全雪白，已有七十岁，然而風度犹若只有五十上下。他向来客欠身作礼，既庄严而又謙和。他的名字叫翟里甫卡力阿吉，是烏孜別克族。他的經學很高，是第一个把可蘭經譯成維吾尔文的人。他客室里地毯上所陈列的糖果碟盤，也特別琳瑯美觀。我数了一下，大概近四十件。其中有他家里做的草莓糖醬和櫻桃糖醬，我們特地嚐了一下，很美。

到阿訇家里去拜节，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既不能飲酒，也不能吸烟，而且主客庄端，仪礼甚重。向阿訇們拜完节后，我們就向地方上一些民族負責同志如專員、厅長等拜年。到了这些人家，空气比較活潑輕松起来。拜年拜到这个时候，大概每家的羊肉也大都燒好了，所以每拜一家，都要坐下来吃一点羊肉；在有几家，还喝了伏特加酒。羊肉是一大塊一大塊煮的，放在大盤子里端出来，主人就用刀子当着客人一片一片地削起来。另外一个碗里

放了一些摻有香料的鹽水，以供漬食。

在我們去拜年的這些人家中，有三家的主婦是塔塔爾族。在主婦是塔塔爾族的家庭中，他們的生活習慣和維吾爾族家庭多少有些不同。一方面他們家中都有桌有椅，另方面他們饗客的餅點也不相同。大概塔塔爾女子都能做很好的點心。在這一天，我觀察到，這几家塔塔爾主婦的家庭都做了很好的大蛋糕。大蛋糕有方的有圓的，里面有餡，一般是蘋果餡，因為這時正是蘋果當令。蛋糕的四邊還做着精致美觀的花紋。有兩家還做了很好的什錦蛋糕，餡里放着核桃仁、杏仁以及葡萄干等，拌着很多的雞蛋和牛奶，做得又軟又香。

我們拜節一直拜到下午四點多鐘。我們接觸的這些家庭，都是民族社會的上層分子，生活比較優裕，文化水平較高。我注意到這些人家有着這樣一些共同現象：屋子里都有一定的陳設，鋪着較好的地毯，掛着窗紗，放着長方形的西餐桌，桌上鋪着美麗的桌布；而椅子的式樣和質料一般都很精致。在漢族人家，在客室裏面是不放床的，但在此地，我看到有好幾家都在客室裏放了一張鋪着潔白的床單的床，據說他們實際上並不睡這張床，似乎把床也當作了一種陳設品。這兒還有一個共同現象：几乎大多數家庭裏都掛着几百万分之一的歐洲、亞洲地圖，都是俄文的，印得很精致；掛漢文的世界地圖或本國地圖的則不多。此外，和闢出的地圖也成為了一種裝飾品，懸掛在

牆壁上。每家都有很好的大約一兩亩大的果园，种的主要有苹果和葡萄，偶尔也有种梨和杏的。每家人家都有盆花。玫瑰花在这一带很普遍，而且长得好，又盛又香。

整个的城市在这个庫爾班节是欢乐的、活泼的、並富於色彩的。我一生之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生动鮮艳的城市。满街来往着馬車，上面坐着一車子一車子的穿着五顏六色的妇女和小孩。兄弟民族平时本来就是講究穿衣服的，現在过节，自然打扮得更美更漂亮。尤其是妇女，很多顏色和花色，在内地一般妇女穿不出、不敢穿的，这儿却是百花齐放，煥耀眩目。那像石榴花的火紅色，那像金子一样閃着光芒的金黃色，那像罂粟花一样的洋紅色，那像銅銹生綠那样的濃綠色，而且配着一身是胆的大花式，帶着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你竟不得不停下步子来向她们夺目而视。另外，则是一些極其文靜的色調，像天色甫明那样魚肚白的淡藍色，像还没有成熟的苹果那样的嫩綠色，淡淡的像一陣輕烟似的淡紫色，那嫋靜的嵌着小白花的藏青色，这一切，在你身边过去，又好像一陣清風似的使你感到一种涼爽的感觉。这儿的女子，她们常常兼具东方与西方之美；既丰满而又窈窕，既活泼而又柔和，她们行走在树蔭下，风姿绰约，遗留给人們以一种深長的记忆。

1955年3月，烏魯木齊。

## 路中邂逅

——記一个維吾爾农民的談吐

1955年5月下旬，我訪問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以後，從焉耆去庫爾勒時，打算順便遊覽一下離開焉耆不遠的古蹟“千間屋子”；據說這可能就是焉耆古國的遺跡。



焉耆千間屋子的遺跡

千間屋子在焉庫公路的西面，從焉庫公路上的紫泥泉子地方進去，大約不過十公里光景。可是我們在紫泥泉子

附近往返找了几回，都沒有能够找到去千間屋子的小路。最后只好停下車来，向附近的一个維吾尔族老乡打听。

这位維族老乡看来是去过千間屋子的，因为他指点得很詳細。可是照他的指点，我們估計仍然不容易找到。我的翻譯就和他商量，問能不能在这个村子上找人帶領我們去一下。不料这位維族老乡很热情地自願把我們这个要求接受了下來。

這一帶土地不好，地下水位很高。我們的車子在草叢、鹹灘和沙窩中艰难地前进；有的地方連尋常的車轍也沒有，全憑这位老乡指点。走了快一个鐘头才走到。我們遊覽了这个古蹟和附近的千佛洞，可是一个不小心，車子却陷入了一塊淤泥地。這塊淤泥地一共不過兩三間屋子那样大。除了在地面流着一些發着油光的黃水濱以外，並沒有其他任何引人注目的征象。當我們嘴里連聲說“不好”而把車煞住时，車子已陷在里面动彈不得了。司机同志想掙扎前进或后退，可是車子越掙扎，車身陷得就越深，終於四只車輪完全陷在淤泥里。这地方，附近十里方圓以內沒有人，在人力及工具上都得不到援助。我們已經擔心当晚要被迫露宿在那个荒野里。可是經過整整三个小时的努力，最后終於把車子从淤泥里拔了出来。

結束了这个大難以后，我們繼續我們的旅程。假如我們那时直接去庫爾勒的話，可以少走十几公里路。但是我們應該首先把这位給我們帶路的老乡送回家去；这

是我們應該盡的責任。當我們告訴他先送他回家時，他非常高兴。來的時候，他已經介紹過他自己的名字叫阿合買提，這時，我們又知道他是一個互助組的組長，並且是和碩縣三區七鄉的鄉人民代表。

這位阿合買提老乡，小個兒，黑黑的臉，長着一點鬍子，一直是很沉靜的，帶着一種熱情、關切而又謙和的神情陪伴着我們。當我們送他到家時，他的大門正反扣着。他敏捷地躍上一條短牆，用熟悉的口哨招呼他那個正在田里的妻子回家。他是要她回來給我們燒一點茶水。我們大伙那時也當真渴得厲害，就坐在他的炕上，把帶着的一些糕點攤開來，一面等茶喝，一面和他聊了起來。

我說：“阿合買提同志，你今天化費了很多勞動的時間，帶我們去遊覽千間屋子，我們非常感激。你最初並不知道我們是些什麼樣的人，為什麼你就自動地願意為我們帶路呢？”

他說：“這個問題我也考慮過。當我最初看見你們時，我想，你們要不是從中央來的，也是從烏魯木齊來的。新疆是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需要漢族老大哥多了解、多幫助。過去國民黨時代，沒有人關心我們，現在漢族老大哥關心我們，幫助我們，我們很感激。你們既然找不到千間屋子，那地方我又去過，我就應該幫助你們。今天我本來也要勞動，但我今天耽誤了，明天可以補一補，你們的時間性比較迫切，假如今天去不成，以後就可能沒有機會再

去了。

“同时，你們对我的态度很好，这也是我願意給你們帶路的一个原因。你們請我和你們一起坐上小車子；这样的小車子我过去从来没有坐过，很快。国民党时候，他們也叫我帶过路。他們自己騎在馬上，叫我在前面跑；有时我拚命跑，还追不上他們的馬。有一次，他們明明多一匹馬，可还是不讓我騎，宁可叫我牽着那匹馬走。而现在，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还有，我知道你們遊覽了千間屋子以后是要去庫尔勒的。我心上一直盤算，大概你們遊覽完了以后，就直接去庫尔勒，我自己要一个人走回来了。可是沒有想到，車子陷在泥里已經多耽擱了三个多鐘头，你們还要先送我回家。这样的事只有在毛主席的时代才能有！”

我說：“当車子陷在泥里的时候，你心里有些什么想法？”

阿合买提說：“首先，我感到我路沒有帶好。当車子陷了进去以后，我心中十分难过。我几次向翻譯同志建議，讓我到附近的九乡去找人来帮助。你們大概因为路太远，一往一返有二十几里，不願我走这許多路，所以沒讓我去。同时，我看到車子陷进去以后，你們就大家都动手：挖泥的挖泥，找土塊的找土塊；你們自己做，却又不叫我做。在国民党时代，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們自己一定不动手，而只是叫我們做了。你們既不叫我做，我就只

好自動地學你們，你們做什麼，我便幫着你們做些什麼。”

(阿合買提曾自動地脫去鞋袜，幫我們挖泥。)

“你看見我們弄時，信不信車子會弄出來？”我問。

他笑了起來：“我最初看到車輪子一轉再轉，不僅車子不能出來，反而車身越陷越深，我心上就想：糟了！所以我當時心中一味想到附近去找人並找些工具來。可是後來我見到你們拿出了一個小東西（千金），一扳一扳，雖然吃力，終於把車身和輪軸一點一點抬高了起來，最後使車子開出了泥地。我心裏想，漢族老大哥畢竟是有辦法的啊。”

我們的談話轉到他們鄉里的情況。阿合買提說，這幾年來，他們鄉的面貌改變很大。他們這兒一帶的農民，過去都不是本地生長的，大都是在十幾歲時從外地來到這兒的，解放以前一直受着封建地主的剝削。稍為好一些的糧食都給地主拿走了，他們自己只能吃一些玉米。常常很多人家都斷糧，要是有了幾個饅，就要好幾家分分吃。可是現在呢，他說：“毛主席把我們大家都救了，我們再不怕挨餓了，而且我們再也不会有挨餓的日子了。過去我們吃的是玉米饅，現在我們吃的都是白面饅了。”

農村面貌改變的主要原因，他認為是他們這些從前被壓在底下的勞動人民，現在都翻身當了主人了，因而現在很多事情，大家都抱着主人翁的態度來處理。他說他們這兒有幾條水渠，過去澆的都是地主的地，所以大家都

不大願意去挖渠，地主便用鞭子打他們，強迫他們去挖。可是現在呢，一到了應該要挖渠的時候，大伙兒都自動地來詢問，並且積極報名，參加挖渠。

我問他他們互助組里種了多少地？他說種了4,500斤種子的地。“種了些什么？”“棉花、小麥、芝麻、玉米、水稻、瓜。”“是冬小麥還是春小麥？”“兩種都有。”“你們過去不是一向不大種棉花、冬麥和水稻的嗎？”“過去這兒一帶的確不種或不大種這些。國民黨不關心人民的生活，他們從來沒有指導並幫助我們發展生產。再說，過去的地都是地主的，我們這些下苦的人更作不了主。今天，我們自己有了土地，黨和政府又號召我們發展生產，提倡種植多樣作物。政府有示范農場（部隊的農場）領頭種，我們跟着學。焉耆地區向來是缺糧的，要靠外地接濟，可是自从解放以後，沒兩三年，到1952年，糧就夠吃了；1953年起，反而還有多餘的糧外運了。現在不僅糧够吃，而且作物的種類也很多，除了糧食作物以外，還有很多經濟作物了。”

當我問他政府在生產上對他們經常有些什麼幫助時，他說：‘在生產上和生活上，政府都給我們很多幫助。從春播到秋收，政府一直像父母照顧子女似的照顧着我們：地怎樣犁，水怎樣澆，用什麼種子，以及怎樣拔草中耕等，真是從頭教到腳跟。過去我們收割後，總是把糧放在場上擋幾天，認為莊稼既已收割了下來，放在場上擋幾天

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大伙兒先想歇一歇。可是政府指示我們，說放在場上，鳥吃、鼠搬，有損失，号召大家把糧早早入倉。這樣細心叮囑，還不是為了我們好！政府經常派幹部下來幫助我們生產，但是除了應繳的公糧以外，政府並不要我們負擔任何額外的費用。相反，過去糧食不夠的時候，政府就運糧接濟我們；為了幫助我們克服生產上的一些困難，經常舉辦農具貸款和籽種貸款等。這些，在過去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的。政府宣傳互助合作，對我們也有很多幫助。土地改革以後，我們大家都分到了土地。但有些人，分到的土地不大好，有些人農具不夠，有些人勞動力也有困難。政府号召我們互助合作，這是指導我們走的最好的道路。以我們這個村子來說，現在只有兩戶單幹，其余都已經組織了起來。過去沒有力氣辦的事情，自从組織了起來、實行互助合作以後，就都有力量做了。”

我們談到這裡，時間已經不早了，即使立刻動身，到庫爾勒時也快要天黑了。我們告辭時，阿合买提說，這次的相識和相談，都是意外的，然而他却感到非常愉快。他說：“我經常希望能夠見到毛主席，表達我們少數民族對他的感激恩情。但是在全中國的農民中，像有我這樣的意願的人是太多了，當然不可能個個都能到北京去見毛主席。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好好勞動。這次大家選我做少數民族代表，也就是因為我勞動好的緣故。我應該用更好

的劳动来争取有一天能够去北京見毛主席。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更好地团结各族农民，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早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我对毛主席的敬礼和保证。希望你回北京的时候，把我这点小意思带给毛主席，并祝他老人家長寿万岁！”

1955年8月，烏魯木齊。

## 在塔里木河的下游

1955年6月，我在塔里木河的下游訪問了一個小村。這個村子的居民過去終年捕魚為食，並且吃草根；他們穿的是粗糙的麻袋布，見了外面去的陌生人拔腳就跑，一下子都躲進了蘆叢或沙山。由於很少人知道通達這個村子的路徑，我們只能一站一站地換人帶領。我們從尉犁縣城出發，沿着孔雀河的北岸東行。一路都是野生的梧桐，纖綠可愛。後來渡過孔雀河，穿過翠克爾村，道路就穿行在許多小河和湖沼中間。那些小河里魚很多，有些還浮生着嬌艳的野荷花。越往南走，戈壁的景象越發濃厚。有些地方盡是沙墩，沙墩上長着黃綠相雜的紅柳。經常看到雍容的天鵝遨遊湖邊，而兩眼豐饒的大鷹，雄踞路旁，直到我們車子駛近，才突然驚飛。向西南遠方看去，見有旋風上卷，一柱沖天，這又是戈壁中常見的景色。

我們最初是在通往婼羌的大道上走着的。到了卡拉，便離開大路朝西向着塔里木大戈壁的東部邊緣前進。從卡拉，經過莫可爾，通往客拉切其，一路都是草叢、雜木

和沙窩。路徑若連若斷，使人不辨進退。我們在那烤人的戈壁太陽下駛行了八小時以後，終於越來越挨近蜿蜒在塔里木大戈壁東沿一帶的沙山。沙山不高，然而另有風致。那像被熨斗熨過了似的齊整的山稜和貼平的坡面，給我一種極其單純、新鮮而又深刻的印象。就在这蜿蜒的沙山脚下，流着來自千里以外、歷史上久享盛名的這條廣大的、豪壯的、同時也是桀傲不馴的塔里木河。



塔里木河

當我們還沒有到達客拉切其的時候，汽車馬達的聲音已經把这个平靜的小村擾亂了起來。村里的人們，都怀着訝異、新奇而又緊張的心情，伸着脖子四面探望。有人發現在遠遠的沙窩里有着一個黑色甲蟲似的东西一點一點向他們駛近。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認為我們一定

是走錯路了，因為自有這個村子以來，就沒有到過汽車，也沒有到過專門去訪問他們的客人。當他們知道我是從北京來的、是專門去訪問他們的時候，人羣里馬上騰起了一片歡呼。人們爭着湧上前来和我熱情地握手，即使最年輕的婦女也不感到一絲害羞。

這兒已經不是我們通常所見到的那些平平的沙地，而是被風吹成像波浪似的一道一道的沙崗。沙崗不高，大約兩三公尺光景。沙崗上間或露着一些從沙子里掙扎出來的紅柳或葦子。整個村子就被包圍在這樣一望無邊的沙浪里面。

我們被引導到村子東頭的一排矮小的屋子裏。屋子是用土磚砌成的，只有兩扇門，沒有窗子。屋子里砌着一個有一公尺半高的、可以通煙到屋頂上的壁灶。後來主人們在屋邊沒有太陽的沙地上鋪了毛毯，我們就在那兒圍坐下來。他們特地煮了新鮮的塔里木河的魚招待我；多年以來，魚是他們活命的恩物，現在又成為他們饗客的佳肴。由於天熱，村子上的人們都露宿戶外；那一晚我也陪着他們睡在那曠暢的沙浪上。當他們以為我們已經入睡時，便輕輕地走動，輕輕地說話，想尽量不惊扰我們。雖然夜晚的大空是靜默默的，然而在默默的大空中，我一樣感覺到民族之間互信互愛的親切的感情。那天正是陰曆十三，繁星滿天，皓月當空，我放眼四望，深深感到這個時代的豪壯，雖則已很疲憊，但還強自振作，細味這难得

的丰富的境遇。

很久很久以前，这一帶本来也是水足草茂的地方。后来，在塔里木河的上游，有些地主惡霸任意截攔河水，就使下游一帶水源日見枯竭。我們在路上曾經看到一个地方殘存着很多像被大火燒过似的枯死的大樹，據說這就是“水走了”的遺跡。多年以來，像我所訪問的那一帶地方，都已淪為“洪水漫澆地”，平時沒有水，要到大山化雪，上游發着洪水的時候，才有水流到這兒來。由於地勢高低不一，水勢有強有弱，每年的水漫到哪兒就是哪兒，沒有一定。水漫到了，大家就把那塊地的一些低窪的地方堵起來，把水堵住。到第二年春天，水已經滲入地下，於是就在地上撒種，這樣，那塊地就算種上了。過去，即使在這樣困苦的情況下，封建地主鄉約仍然不放鬆他們的殘酷的剝削。由於每年究竟哪些地漫到了水、可以種，沒有一定，所以每年春天都要分一次地。我訪問過一個叫作白拉提的老漢，他說：“洪水來時，攔壩堵水這些苦工都是我們做的，但是分地的時候，全由鄉保長作主。好一些的地，都由他們佔了，分給我們的地，又少又不好。我們不能不種，還要向他們鞠躬道謝。在過去，我們這些窮人每年最多只能分到種五十斤種籽的地，但是那些地主鄉保長佔的地，却可以種到一千斤種籽以上。他們自己不勞動，那些地還是要我們大伙兒分着幫他們種。”

在农民分到的这一点小土地上，要是年成好，可以收上三四百斤粮，要是年成不好，那就收多少算多少。可是年成好不好，实际上和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要是多收了些，乡保長就来了，攤派这个又攤派那个，到头还是送給他們了事。“像我們这些苦戶人家，那时一年能够有上一百斤玉米面，那就是够好的了。”那个白拉提老汉接着这样說时，又用手指了指塔里木河那邊的海子（湖沼）說：“沒有人知道我們這一帶的人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反正我們从小时候起就是整年靠吃魚吃草根过活的！”

塔里木河下游海子很多，海里大都有魚，據說大的有大到兩抱半的，一般也有我們的腿子那样粗。這一帶沒有樹木，村民們到一天路程以外的地方揹回了巨大的樹幹，把它刨成独木船，再用野蘚織成魚網，到海子里去抓魚。他們整天、整月、整年地一日三餐吃的都是魚。他們吃魚也沒有什麼調料，只是用白水把魚煮熟，澆上一些鹽水。秋收以后，當他們得到了一点点可憐的玉米面时，有时便在魚湯里撒上一把做成面糊湯喝。在野沙棗熟了的时候，有的也用野沙棗和玉米面煮湯喝。我嚐過他們的野沙棗，顆粒只有黃豆那样大，皮里就是核，彷彿裡面什麼都沒有，然而他們形容那沙棗湯時說：甜甜兒的，酸酸兒的，味道可美哩！”這些就是他們整年中最好的食物。魚是熱性，吃多了，心中發躁，所以他們經常又吃一些長在海子邊的、浸在水面以下的那一段比較軟嫩的、發着白

色的、據說可以解熱的蒲草根。在他們的用具中，除了鍋是鐵器以外，其他如盛水的桶、洗東西的盆，以及碗和匙等，都是用木頭做的。他們用兩只木叉再加上兩三片木板就造成了一架簡單的織布機。他們很早就能利用野麻的纖維織制麻袋布；也賴有這種智慧，才使他們蔽體有物，免於寒凍。新疆几乎到處有鹽，他們可以在不遠的地方挖到發着晶光的鹽塊。火也不愁，因為家家都有上代傳下來的打火石。他們過去把自己的生活保持在很大程度的自給自足的原始狀態之中。他們那時也滿足於這樣。他們害怕並躲避和外面的世界來往。

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外面的世界所能給他們的只是更大的災難。他們形容過去地主鄉保長的可怕的情景時說：“他們每次到村上來，都是騎着馬，揚着鞭子，一言不合，見人就打。他們沒事不上村，上到村來不是要這，就是要那。”有的說：“有時還有一些富人跟着鄉保長來，他們經常把村子上的人抓走，帶到別的地方去下苦。”以後，他們一見老遠老遠有著騎大馬的人來時，全村就像一陣風似的都躲了起來。他們說：“難道那些富人上村子來還有什麼好事？”只要能跑，他們總要想法跑開，村子跑得空空的。

這種苦難現在終於結束了！解放以後，這地方起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化。雖然由於這一帶都是“洪水漫

澆地”，不存在土地所有權問題，因而也沒有進行土地改革，然而那些封建地主鄉保長的惡勢力，却很快地被解放後的勞動人民趕跑了。解放不久，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就選出了自己的鄉長和村長。過去，他們每年分一次地，現在，他們仍然每年分一次地。可是過去分地是由地主鄉保長支配作主，農民不敢說一句話。現在分地，則由鄉長領導，區上還派幹部來參加，先由村上研究協商，大家同意後再分。這一帶的最大的困難是缺水，可是在1952年，解放了還不到三年，一件歷史性的大事在這一帶人民的生活里出現了：尉犁縣人民政府為了照顧塔里木河下游一帶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在那年春天，領導很多羣眾在上游築了一個大壩，使塔里木河的河水不再流入孔雀河，使河水仍循塔里木河的故道流到下游來。水的回來，使下游各地人民的生產情緒大大提高了。在1953年，那一帶竟然出現了一次多年未有的大丰收。

“水比從前富裕了，分到的地也比從前又多又好了，就拿我說，我今年分到種五百斤種籽的地。像我這樣只有三口人的一戶人家，能分到種五百斤種籽的地，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過的。”白拉提老漢一扯到他們村上這兩年來的生產情況，就格外興奮：“過去我們種地，種了以後從來不再澆水，什麼都不管，只等秋收。有收即收，沒有收成也就算了。現在可不同了。由於再沒有人壓迫我們、剝削我們，收的都是我們自己的了，大家對於生產就比過去

積極得多。前年乡政府号召拔草时，有些人还不大願意，說过去从来沒有拔过草，而且草拔了以后还是要長出来，何必白費勁。那年只有五六戶拔了，可是拔了草的，長出来的庄稼确实不同：麦子長得高，麦穗結得大，所以从去年起，大家都相信政府的話，願意拔草了。过去，穷人很少有牲口，牲口大都是地主乡保長的，他們的牲口踏了或者吃了我們地里的庄稼，誰也不敢哼一声。現在，除了拔草以外，我們还組織了一些青年在地里巡邏，看看有沒有牲口或者野猪吃庄稼。最近又組織了一支水利队，正在挖一条水渠，想把更多的水引上来，好扩大生产。”

在我和白拉提談話的時候，一个叫阿西木的中年汉子闖了进来。这位阿西木是这个小村子上仅有的一位在外面跑过的人物。阿西木一家十五口，其中有三个妇女会用羊毛和野蘚編織口袋（裝糧用的），織了口袋，就由阿西木拿到焉耆一帶去卖。在 1952 年以前，阿西木每年总要赶着几个小毛驢，帶上几十个口袋，到焉耆一帶去，把口袋卖掉了，就換一些玉米駄回来。可是 1952 年以后，阿西木就再沒有出去过，甚至他們連口袋也不再織了。我問他为什么？他說：“过去我們沒吃的，不得不把一些羊毛都織成口袋，拿出去換糧駄回来。我們屋子里一直只能鋪些葦蓆，我們过去就整年地睡在葦蓆上。从 1952 年起，政府照顧我們，在上游筑了大壩，河水流回下游，我們這一帶的水源大大增加，大家的生产都提高了。生产

提高了，我們就想把自己的生活改好一些，都想打些毡子鋪在地。我們村上牲口本来不多，这样一来，我們這一点点羊毛連自己用也不够了，再沒有多余的羊毛拿出來織口袋了。而且，我們也不再需要拿口袋去換糧食了，從1952年起，我就沒有再從外面馱回糧食過。正相反，去年我們響應政府出售余糧的号召，我還賣給政府一千五百斤小麦和四百斤菜籽呢。”

塔里木河下游是盛產野蘚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正是野蘚花盛開的季節，土紅色的野蘚花，給那荒蕪的戈壁地帶添上了不少春色。這一帶的老鄉很久以來就知道利用野蘚織布織口袋。

我還看過他們用野蘚織成的毯子，又厚又結實。他們並且把野蘚染上幾種不同的顏色，織出一些簡單的條紋，另具一種引人的民族風格。可是過去的反動政權從來不知道利用這項原料。解放以後，在黨和政府的提倡下，野蘚竟然成了一種高級紡織品的寶貴原料。我在新疆亲眼



密拉切其的婦女在剝野蘚

看到过上海寄来的用野蕓紡織的很好的紡織品。政府从1953年开始，大量收購野蕓。剝野蕓現在成為這一帶的老鄉、尤其是婦女的主要副業。野蕓這東西過去一向被人們鋪屋頂、墊路基、當柴燒。很多人說，共產黨來了以後，不值錢的東西現在也變得值錢了。一個婦女剝上十天野蕓，就可以換購一身衣料；她們一談到這個問題，都顯出一種特殊的興趣。她們都把長的好好的賣給政府，短的次的留着自己家里用。

我雖然在那兒只耽了兩天，然而却看到了這個小村子所發生的變化。我問他們現在還吃不吃魚，他們帶着很得意的神氣說：“1950年的时候，已有少數人吃到糧了；1951年，很多人都吃糧了；從1952年起，我們這兒再沒有人把魚作為主食了。現在再沒有人吃草根了。現在我們一星期還吃兩三次魚，但是魚不再是我們的主食，而是副食了。”在早上夜晚（沙漠地帶早晚特別涼），我還看到一些老年人身上披着他們從前穿剩下來的破爛的粗糙的蕓袋布祫袢，當我有一次端詳着一個老漢身上的這種衣服時，他說：“過去我們就是穿的這種衣服。你別瞧它粗，可結實着哩。在過去，我們最好的衣服是褡連布（很粗的土大布），可是褡連布也還只有在節日的時候才有人穿。而現在，人們只有在地里勞動時才穿褡連布了。”說着時，正巧有兩個婦女走過我們身邊，那個老漢呶呶嘴：“你瞧那些娘兒們，現在她們都穿上紅顏色的花布了。”在這村

上，麻袋布和槢連布还是看得到，可是更多地看到的是各色棉布，有些年輕小伙子身上还穿着帶條紋的襯衫。

我看到他們用木桶、木盆、木碗、木匙。在河邊，我看到他們的独木船。在有些用葦子遮着的蔭棚下，我看到有些妇女仍然用着那由兩個木叉和三片木板構成的織布机在織布。然而我也注意到他們生活中已經出現了瓷茶壺、瓷碗和鐵皮桶。他們愛喝茶，可是過去沒有人知道一塊茶到底要多少錢，現在他們大人小孩都喝茶。再沒有人去理会那些為他們過去生活里一日不能缺少的打火石了，現在大家都用火柴；一匣火柴有十包，才要五角錢。我說：“你們還養鷄！”阿西木說：“這也是這兩年的事。從前，要是你養鷄，那是你自己招鄉保長來麻煩。而且從前我們人還沒吃的，拿什麼來養鷄啊！”

這個小村子過去沒有小学，从 1951 年秋天起，村里也有了小学了。阿西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解放以後，村里羣眾都要求辦一個小学。時代不同了，不識字就等於瞎子。不僅不能讀報，甚至上面來的文件也看不懂。在這樣一個戈壁灘上，要是沒有人識字，上面來了文件又到哪兒去找人來讀啊。這個問題在鄉人民代表會議上提了幾次都沒有解決。1953 年 11 月，我們這兒進行了普選，我們選出了自己的代表，後來我們就把這個問題向縣人民代表大會提出。1954 年秋天，我們這個村上就有了小学。這使大家格外感到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權的好處。”

村子里有好些人都聚攏到我們那一間小屋子里來，安靜地並津津有味地旁听着我們的談話。後來我看到一個有着很長的白鬍鬚的老年人（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賈馬利），由一個七八岁的孩子扶着，一步一步摸索到我們屋子里來。看樣子好像他要和我談什麼似的。大家幫着招呼他从人叢里走過來。他的眼睛沒有瞎，然而他眼珠子里發出來的光，就像一個瞎子那样不集中在任何地方。他彷彿是在凝視我，但是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表情。他有些顫動。他說話也彷彿很困難似的。他說：“過去鄉保長來，騎大馬，拿着鞭，見人先抽几鞭再說，要把我們抓到別的地方去作苦工。現在，再沒有打我們的人了。我聽說毛主席派了人來問我們好。我看不到毛主席，我要来看看毛主席派來的人。我沒有什麼話要說，我只是要向毛主席道謝。”他這樣說時，忽然一下子仆到地上叩起頭來。他那严肃的、誠懇的、老態龍鍾的表情，強烈地感動了我。他那突然的動作一下子使我緊張到極點。我立刻肅穆地跪下來回拜他，親切地並帶着一種晚輩的心情把他扶起來。屋子里所有的人這時也都立了起來。這一帶人民在旧時代里所遭遇的侮辱、災難和苦楚，以及解放以後對黨對毛主席從心底里激發出來的純朴的懸摯的感激，都在這個肅靜的、感人的、沒有言語可以表达的場合中透徹地表達出來了。

1955年8月，烏魯木齊。

## 一个村子的誕生

1955年6月我在阿克苏时，特別去訪問了烏什县的英阿瓦提村。烏什是一个風景很好的地方，以产水稻著名。英阿瓦提在烏什县境的北端，紧靠在中苏毗界的山羣下面。我們到烏什县城东北約20公里的衣麻木地方換乘了高輪大車，化了一个小时才渡过了那河道漫闊的托什干河。过河后穿过一座小山，向北約摸走了兩小时，便远远看到英阿瓦提的白楊林梢了。

這是一塊好地。几百年前蒙古人曾在这兒开垦过，筑过一个蒙古城。后来清朝的部队也曾在此屯垦，並也筑过一个城。它們的廢墟都还隱約可見。其后本地的大地主阿衣甫伯克和买买提阿吉都曾招了农民先后在那兒挖渠、开垦过。我訪問了在解放时英阿瓦提仅有的一戶居民，79岁的买木苏衣麻木。他是在买买提阿吉时代就到了这地方的，他說在英阿瓦提东面有一条庫馬力克河。过去地主招了农民从庫馬力克河开渠，把水引上来了，大家就在此住下种地；后来河床日低，水引不上来了，就棄

而他去。买买提阿吉在这兒前后剝削了22年(1915—1937)，后来水上不来了，农民被迫四散，只剩下了他一戶。他仅仅依靠了在山洪暴發时才灌滿了的兩個小池子，种了七亩地；这样地生活下来，一直到解放。

1950年3月，党到达烏什后，就号召人民發展生产。当地羣众都知道英阿瓦提是塊好地，土肥，只要有水，就是良田。过去他們也常想挖一条渠在那兒生产，只是沒有力量。党来后，羣众相信党一定有办法，所以向党反映，要求党领导大家到那兒去开荒。1951年3月，有960名各族农民自动报名参加了英阿瓦提的挖渠工作。从三月初挖到五月中，一共挖了31,000多个工，終於挖通了一条長达45公里的渠道，把水引了上来。但是第一年引的水量有限，而可耕之地很多，所以第二年(1952)，另外再



英阿瓦提村的农民挖掘回來

挖了一条新渠，这一次参加挖渠的多到 2,700 多人，在三十五天以内挖了 62,000 多个工，把更多的水引了上来。

1951 年党领导群众去英阿瓦提挖渠开荒的时候，英阿瓦提除了一片荒蕪的干燥的土地以外，什麼都沒有；沒有一間屋，甚至也沒有一棵树。政府在 1951 年撥了十万斤糧食作为挖渠伙食，另外組織了 30 峯駱駝日夜运输，輸送糧食、油鹽、菜、柴、木料和生产工具。

党一面發动群众去英阿瓦提挖渠，一面就組織一些無地农民、小商販、旧軍人和二流子前去英阿瓦提开荒。自願去的，才去，政府不强迫。第一年去开荒生产的有一百几十个人，包括了八个民族。那年一共开了 5,560 亩。开荒的組織工作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特別在第一年。那时去英阿瓦提开荒的人，都是兩手空空去的。其中只有兩三个人自己帶有鍋碗，只有極个别几个人身边还帶了几个籃去，其余的人連鍋碗都沒有，都是一到英阿瓦提，从当天的晚飯开始，就要政府救济的。那一年政府帮助的口糧和籽种共达 76,000 斤。

第一年因为挖渠引水，下种比較晚，只种了一些玉米。由於劳动力是新集合起来的，一部分人不懂耕作技术，各种条件比較困难，所以第一年收成不好，只收五成光景。但是这一帶土地很肥，即使只收五成，每亩平均也还收到 125 斤上下。秋收以后，有 30 名家眷也被接到了英阿瓦提。

由於旧社会人民的生活太苦，很多农民沒有土地，生活沒有着落，現在看到党和政府對於貧苦羣眾這樣地关怀帮助，只要有一点期望，大家就願意在党的领导下苦幹下去，所以第一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是第二年(1952)英阿瓦提的开荒人員比第一年增加很多，从 167 人增至 793 人。他們大都是些無地或地少的維吾尔农民。其中一部分是来挖渠的，渠挖好后，看到这地方有指望，就留了下来。

第一年是編队集体劳动的，那时大家不知道究竟分不分地，所以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第二年决定分配土地，一个人 10 亩，兩个人 15 亩，三个人 20 亩，以此类推。在分地的同时，进行了互助合作的宣傳，号召羣眾組織起来。当时一共組織了 26 个实际上还只是一些变工性質的互助組。大部分人因为农具少，認為彼此互助有好处。但是也有少数，当春麦种下地以后，就散了伙，各幹各的了。

在生产上，一般說來，第二年比第一年进步。第一年是先播后犁，其中有 100 亩水稻田，根本就沒有犁过，只是放滿了水，撒了种，把脚在水田里踏上一陣就了事。也沒有选种，也沒有上肥。用的犁都是土犁，草翻不下去。拔草也不勤，田里草很多。第二年就先犁再种，选了种，也施了肥。第一年村上耕畜很缺，政府动员了一部分富农中农支援了 308 个牛工，才勉强解决了耕畜不足的困

难。可是第二年，全村就新購了37条牛、42匹馬、9只驢。另外，政府又貸了226个坎土銼、70把鐮刀、20个鋒和一部洋犁。那年生产部队也到了英阿瓦提开荒，农民又經常向部队借用一些洋犁。这一年玉米每亩平均产到230斤，水稻280斤。只是春麦因为自然灾害，普遍生了黃疸病，每亩只收到125斤。但各种作物折合小麦，平均每亩仍收到180斤，情况比第一年好。

羣众初到英阿瓦提时，大家都住在地窝子里。1951年秋收以后，政府就运了大批木料、椽子、葦蓆，貸給羣众盖房子。政府收購木料时，說明是貸給英阿瓦提羣众的，为了表示支援，所以收購的价格很低，等於半价光景。那年冬天，又进行了植树，政府供应了10,000多株树苗。1952年分了地，羣众的心更踏实了，很多人把家眷都接了来，安心在英阿瓦提落戶了。更多的羣众要求政府撥地盖房子。政府撥了盖屋子的土地以后，羣众又要求再多撥些地給他們种菜树。兄弟民族都習慣在自己的家宅旁边有个小园子，种些菜树和菜蔬。政府也滿足了他們的要求。第一年栽树时，大家还不十分关心。第二年栽树时，羣众知道栽在自己地上的树就是自己的，所以栽树的勁头特別大，最初运来的树苗都不够分配，那年冬天政府先后供应了32,000多株树苗。植树的成活率达到90%。房子也蓋得很多，三分之二的羣众这时都有了自己的房子。在1952年的下半年，英阿瓦提就逐漸出現了村

庄生活，有了女人和小孩，大家种菜养鸡、有的开始放牧，发展牲畜，村上还办了民校。房屋的增多和大批植树，很自然地摆出了街道的形式，奠定了村子的基本轮廓。

但是困难还是很多，一部分混乱的现象还是存在。第一年在生产中和秋收后，陆续有人搬走。第二年的生产虽然比第一年好，前途也更见到光明，但仍然有些人不安心，想离开。有些小商贩过去没有劳动过，嫌苦，说回到城里收入还可以多些。有些二流子，习惯于过一天算一天，不习惯作长期打算地搞家务过日子，还是想走开。有些好吃好玩的人，说这儿生产虽好，但没有巴札（赶集），不热闹，不願留下来。虽然经过教育劝导，还是走掉了一部分。但是正派的农民都没有走，而且劳动情绪很高。他们说：“党已经教育了我们兩三年：劳动创造新生活。再不好好劳动，实在对不住党。”英阿瓦提的自然灾害较多，经常发生山洪、打冰雹；夏天又热；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英阿瓦提的生产逐年提高。1953年的产量比1952年高，麦子每亩产180斤，玉米250斤。1954年又比1953年高，麦子242斤，玉米320斤。此外，劳模胡大白提1953年的三亩冬麦丰产田每亩产620斤，1954年五亩半冬麦丰产田每亩产970多斤，创造了乌什全县冬麦产量的最高纪录。胡大白提从1952年起，一直带头领导互助组。那时党号召互助，有人愿

意，有人不願意，主要是怕吃亏。胡大白提認為必須增加生產，才能扭轉大家的顧慮，所以他就用心學習附近生產部隊的生產方法。他從 1953 年起就逐漸實行了條播，又學習了部隊漚肥的辦法。他看到部隊種的莊稼長得好，知道這和用洋犁犁地有關，他就學習使用洋犁。他的組里，有牛的人最初不肯把牛借給沒有牛的人用；要用，得先付現款。胡大白提就把自己的馬借給沒有耕畜的組員，並且不要報酬，這樣，使有牛的組員自己也不好意思。他乘此在組內進行了教育，說：“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耕畜，都是黨幫助我們的結果。大家飲水思源，不要忘本，應該好好地聽黨的話，團結互助。”靠他這樣，才把那個組鞏固了下來。1955 年春天，他到烏魯木齊去出席全省的勞模大會。他最初以為自己的勞動也差不多到家了，可是一聽別人的報告，就感到十分慚愧。他說：“我們這兒的棉花每畝還收不到 100 斤，但別地的棉花已經超過了 400 斤了。”他又說：“別的人都是‘社’或‘集體農莊’了，可是我還是‘互助組’。”那次的會對他有很大啟發。1955 年 6 月我去訪問時，他的組已經正式轉了社了。胡大白提從 14 歲起就給地主下苦，一直苦到解放。不僅什麼都沒有得到，而且還挨餓挨打。他說：“我除了沒有吃過糞以外，什麼都吃過了；除了沒有披過樹皮以外，什麼都披過了。”1951 年他響應政府的号召來到英阿瓦提开荒。他來時什麼都沒有，還在本鄉欠了 15 口袋糧的債。他一

家六口，按說可以分到 35 亩地。但是因为家中只有他一个劳动力，所以他自願少要，只要了 20 亩。但即使只种了 20 亩，在四年之内，除了全家六口的衣食以外，他还清了 15 口袋粮的債，还买了兩匹馬、一头牛、一只驢，盖了四間屋子。他說：“要是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哪能有今天的日子？我在 1954 年售給国家 2,800 斤余糧，單这一件事，就可以說明这几年党領導我們在黃阿瓦提开荒生产的成績了。要不是我的生活真真有了改善，我哪兒会有那末許多余糧售給国家？”

我又訪問了一個漢族李仁厚。他領導的那个組，最初組員只有七戶，大都是汉族的旧軍人，1954 年春改為常年組時，發展到 16 戶：汉族 7、回族 7、錫伯族 1、維吾爾族 1。漢、回、錫伯三族說的都是漢語，在一起工作比較方便，但另外有一戶維族自願要求加入他們一組。由於全組只有這一戶維族，所以大家处处都特別照顧這一戶維族。李仁厚這一組在生产上也是好的。1953 年他們一組的麥子每亩产 235 斤，1954 年提高到 421 斤。生产提高了，生活自然也改进了。李仁厚說：“我 1951 年來時只有一匹馬，此外什麼都依靠政府的帮助。但是我現在又有了一輛大車、一只羊，還蓋了三間屋子。1954 年我一個人出售了 1,680 斤余糧，我們全組出售了 23,000 斤余糧。組里七戶汉族，論生产收入，只有一戶不及我，其余五戶都比我強。像山东老汉徐华，已經七十多岁了，可

是身体还健壯。他一个人，沒有家室。这几年努力生产，已經积上了八九百元了。”

我在英阿瓦提时，还訪問了好几个羣众。他們都說自己开初来时，都是兩手空空，仅仅短短四年，現在已經有了牛、馬、羊、驢和屋子。村子上已經形成了三条寬闊的道路，兩旁都栽了树木。有了供銷合作社，开了一家飯館，还有了小学。这 253 戶能够安心落戶下来，就說明这几年来党領導的开荒生产有成績，並且还将繼續發展下去。

那天我們到英阿瓦提时，已近傍晚。剛进村，就看到有二百多人，拿着紅旗，排着队，唱着歌，远远地走过来。他們每个人肩上都掮着一个坎土镘，就像一队士兵掮着槍支一样。队里还有人帶着笛子和手鼓，一面走，一面吹打着。一种勇敢的、愉快的、孕育着無限活力的气氛，弥漫了整个村子。这景象給我們初到的陌生客人以異常深刻难忘的印象。原来这是附近庫曲村的农民，他們帶着駱、帶着還沒有熟透的杏兒、帶着袷袢，有的还帶着自己的毛驢，前来支援英阿瓦提修渠的。他們后来就在我們住的那个院子里歇了下来。他們虽然緊張地劳动了一天，然而他們依然兴致勃勃。在夜晚，他們就在月色下圍了一个圈子，边打边唱地跳起舞来。有人給我介紹了一个 74 岁的老汉买买提。他也是在买买提阿吉时代就在英阿瓦提种过地的。买买提阿吉垮了以后，他就从英阿

瓦提搬到庫曲地方住了下来。庫曲用的水並不是由英阿瓦提流過去的，他們對於英阿瓦提的渠道並不負擔任何義務。但是自从解放以後，農民在黨的教育下，知道了“天下農民是一家”，已經有了彼此互助的精神。买买提老漢說：“1954年我們庫曲發生山洪時，英阿瓦提的農民也來支援過我們。這次英阿瓦提的渠道被山洪沖垮了，我們也就自動來支援他們。我們一共來了220人，內中還有三個婦女。政府本來批准我們來幫助兩三天，結果我們幫助了四天，明天再幹一天我們就要回庫曲了。從前，我們有了什麼困難，只好千求萬求地主。可是現在，我們再不用去求地主了，我們農民能夠彼此幫助了，竟把我們農民團結成為一家了。”

我在英阿瓦提住了三天。這地方本來是一片荒野，現在却生產了糧食，出現了村莊；居住在這村莊上的人們過去本來是兩手空空，一無所有，現在却有了技術，有了家業，能夠依靠自己的勞動來創造自己的生活。農民有了困難，農民內部能夠自發地進行互助。這些現在看來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事情，但是僅僅在六、七年以前，却是說來不能令人相信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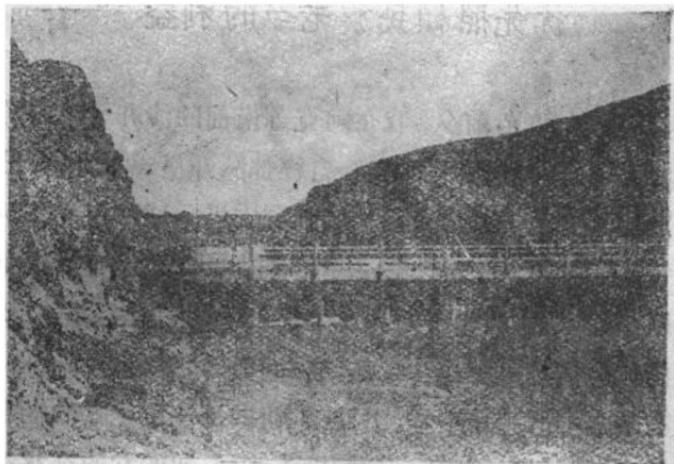
1958年1月，烏魯木齊。

## 优先照顧民族老乡的利益

1956年春节前夕，我在阿克苏南面的沙井子地方訪問。這一帶本来是一片荒灘，自經部队开垦以后，現在已經出現了一个十万亩大面积的胜利农場。1950年部队初到这儿的时候，当地的民族老乡有很多顧慮。有的把东西藏了起来，有的把房子鎖上走了，有些人害怕部队来了要侵佔他們好不容易才开垦出来的耕地。可是部队不仅沒有动老乡的一草一木，反而还帮助那些跑走了的老乡扫院子、餵牲口。部队一到就投入生产，男的女的都背着小筐出去拾粪。那种起早睡晚艰苦辛勤的劳动作風深深地感动着老乡。这样使老乡們逐漸認識並亲近解放軍。部队看到老乡缺水，就建議協助他們修挖原有的一条較小的水渠，把阿克苏河的水引进渠来，好發展生产。最初老乡都不相信。沙井子乡的胜利农業生产合作社主任衣米尔說：“从前国民党部队老說要帮我們挖渠，可是他們只收錢，不挖渠。解放軍到了才不久，也說要帮我們挖渠，我們那时都不相信。后来渠終於挖通了，水来了，而

且水来了以后，部队总是先讓我們用，这时我們才相信解放军确实是帮助人民的。”

部队为了扩大生产，从根本上解决水的問題，从1951年起，化了兩年多時間，穿过坚硬的戈壁地帶，开鑿了一条長达六十七公里的胜利渠。部队一面挖渠，一面进行农



阿克苏胜利渠口

場的规划工作。在规划范围以外，部队已經开垦了一些質量較好的土地，为了便於机耕和水利管理，需要把这些土地和在规划范围以內的 261 戶民族老乡的共約 7,200 多亩土地进行交換。老乡們听到要交換土地，最初都不願意。有的因为和部队相处几年，得到部队很多帮助，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願离开部队他迁。有的怕在交換土地和搬家之中吃亏。有的誤会部队把胜利渠开成了，

便想把老乡趕跑，不讓他們再在這一帶種地。各級黨委和部隊首長都很重視這一個羣眾土地的處理工作。根據上級黨的指示，決定在通過羣眾自願、照顧羣眾利益、和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原則下，把各族老乡的利益放在前面，尽可能優先滿足他們的要求。部隊首長協同地方民族幹部分別向羣眾解釋了建立國營農場和交換土地的意義，深入進行了調查，並保證部隊繼續幫助老乡解決他們生產上的各種困難。一般老乡經過了開會座談及個別訪問以後，大都了解了建立國營農場的意義，愉快地友善地和部隊商量交換土地的具體問題。有些老乡說：現在國家要建立農場，還先來和我們商量；若是在國民黨時代，他們早就把我們的鍋灶也拆了。”

我在沙井子時見到了一個叫賈馬利的維吾爾族翻譯，他是一直參與過那次的土地交換工作的。他說在那次土地交換中，部隊處處照顧着民族老乡的利益。老乡們的好地固然換到好地，就是荒地，也換到了好地。部隊先帶領老乡到各處去看地，老乡希望交換哪兒的地，部隊就尽可能換給他哪兒的地。有一個老漢叫肉孜哈薩夫，他因為別處還有土地，交出了土地以後，硬不要再交換。部隊首長認為，不能無償地收受人民的土地，便派賈馬利和袁天禎兩人帶了十只肥羊和2,400斤玉米送到肉孜哈薩夫的家里去。這個老漢感動得哭了起来，說他過去常常挨餓，現在生活好了，都是黨和毛主席的恩惠，應該

帮助解放军建立国营农場。況且他的地已經荒了多年，地又不好，怎能接受这样的厚礼。他硬不肯收，后来賈馬利把維族鄉長請來帮同勸說，老汉这才勉强收了下来。另外有个老汉叫肉孜街長的，家里沒有劳动力，所以他把沙井子的地交出后，也不要再交换。部队送了他 5,000 斤麦子。他就用这 5,000 斤麦子在附近的阿英克巴札上开了一个卖饢的鋪子。后来他每次看到路过的穿黃軍衣的战士，都要拉他們进鋪子喝茶吃饢。他說：“这饢就是你們部队送給我的。”

有些土地在交换时已經長了冬麦苗，部队就按那些地最高能产多少斤冬麦的标准，用麦子算还給老乡。地上要是有树苗的，部队就按政府規定的价格，用現款付給老乡。此外，部队还把自己种的 7,000 多株杏树苗和桃树苗送給了老乡。那些交的地多、要的地少的人，部队也都分別送了坎土鑊、鐮刀、犁等农具。

在那 261 戶有地的民族老乡中，有 45 戶是住在沙井子的。對於这 45 戶，部队無条件地給他們修蓋新的屋子，帮他們搬家。房子蓋在什么地方、要怎样盖，事先都分別征求了本主的意見。我訪問了胜利農業生产合作社的技术員木沙。木沙住的本来是兩間旧屋子，另外有一間草房，一間馬圈和一間駁牲圈。修房时，部队派了一个翻譯和一个設計員去問他要怎样修。木沙說：我真沒有想到：我那兩間破屋子怎还够得上專門派人来問？后来

我选定了地，那个設計員就按照我的意思：門开在哪兒、炕砌在哪兒，一一画成了圖样。設計員問我窗开在哪兒？我說不要窗子。他說趁新盖屋子开一兩個玻璃窗多好。我說我們這一帶的少数民族不習慣在牆上开窗，只要在屋頂上开个天窗就够了。这样，他也尊重我們的習慣，照我的意思办了。政府一共給我修了五間好房。兩間住人，一間做倉庫，一間裝草，一間圈牲口。”

部队給老乡新盖的房子，比原来的又寬大又結实。木料都比原来的好。爛門框都換了新門框。原来的房子，木头直接搭在土牆上，牆塌了，房也倒了。这次新盖的房，都用了柱子。部队里的战士本来不会砌炕，他們就向老乡們現學現砌。部队首長經常去現場檢查修建的工程。無論是牲圈、草房、瓜窖、或者澆壩，不管老乡原有的是多么簡單破陋，只要原来有的，都要給老乡新做，做得好好的。

老乡搬家时，部队还發动了一些女同志先去把老乡的新屋子打扫得干干淨淨，把部队贈送的許多圖片都貼在牆壁上。還組織了秧歌队欢送，組織当地的民族老乡餽郎欢迎①。部队搬出很多輛用四套馬拉的大車帮助老乡搬家具、搬草料、搬肥料、搬木柴。

部队来到沙井子以后，軍民关系——同时也是民族关系，一直是好的。部队初到邊疆基地，条件困难，在吃、~~~~~

① 餽郎欢迎，就是跳着维吾尔族舞来欢迎。

住、生产工具以及帶路看地各方面，都得到当地老乡很大的帮助。在部队这一面，这几年来，無論是种籽、农具、用水以及耕作技术各方面，也一直給当地老乡以热情的帮助。尤其是用水。胜利渠挖通后，部队把一幹渠的东一支和东二支这两条支渠專門划給沙井子的老乡使用。部队初到沙井子时，当地只有几十戶老乡，由於部队来了，水也来了，从各地搬到沙井子来的人就漸漸多起来，現在已經增加到 300 多戶了。部队的大規模垦荒也带动了羣众，这几年来沙井子的老乡也开了不少荒地。这一帶老乡的耕作技术过去比較粗率。他們过去一直是撒播，部队来了就教他們条播。这一帶过去本来沒有施肥的習慣，老乡也不懂得施肥的好处。他們最初看到部队背着小筐到处拾粪，还觉得奇怪，后来看到部队施了肥的棉花，棉桃結得很大，他們才相信施肥的好处。現在老乡們也开始积肥和逐渐改用条播了。

1954 年 9 月起，沙井子老乡在部队的帮助下，先后成立了三个农業生产合作社，都用“胜利”作为社名。勝利一社成立的时候，部队送給他們四架洋犁和兩個搖轆。老乡最初不習慣用洋犁，說洋犁馬拉不动，宁願仍旧用土犁。部队就派了战士去教他們掌握洋犁。过去他們用土犁犁地，犁得淺，草翻不下去，用洋犁犁地犁得深，一下子把草都翻下去了。后来大伙兒就都搶着要用洋犁犁地。部队不仅帮助訓練他們的人，並且还帮助訓練他們的馬。

1955年春天，部队把馬拉十行播种机借給老乡使用。他們的馬不会拉，部队就一面把自己的馬先借給他們拉，一面再帮合作社訓練他們的馬。

部队對於老乡的技术援助是全面进行的，不仅指导他們选种、条播、中耕、溝灌、施肥、除草，还指点他們进行秋翻冬灌和春耙保墒等項操作。部队經常把播种机、中耕机、追肥机、噴霧器等借給老乡使用。部队举办短期訓練班，也都吸收合作社的一部分社員参加學習。現在在棉花、小麦、玉米这三項主要作物上，一般老乡都已掌握了基本的耕作技术。1955年胜利一社的十六亩丰产棉田每亩生产了籽棉529斤，比單幹戶的产棉量提高很多。那年秋分以后，社員的收入要比社外农民平均增加49%。有一个老乡叫吐遜，一家二口，往年一年只能收到480斤粮食，連吃都不够。1954年入社以后，1955年秋分时，分到1,200斤麦子，720斤玉米，还有苜蓿等副产品的收入250元，比入社以前增加了好几倍。社外的單幹戶和互助組看到合作社这样显著的成績，都想入社。

現在部队正在帮助原有的二社、三社轉办高級社。部队为此專門成立了一个“地方工作科”，派了專職幹部帮助老乡办高級社。生产部队的政治部的同志对我說：“我們在思想上把老乡的合作社看成为我們自己的生产單位一样，尽一切力量全面地帮助他們。我們將帮助他們进行全面规划工作。过去我們已有兩条支渠專門划出

來給老乡使用，現在我們將再幫助他們規劃斗渠和農渠。  
將來沙井子也可以不必另設拖拉機站，部隊的拖拉機可以就近幫他們代耕。我們對於幫助他們办好高級社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1956年2月，喀什。

## 南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南疆的农村真美。今年清明节后，我在疏附县的色满区住了一个多星期。村子里到处是翠绿的杨树和艳丽的桃花。很多农民的家宅旁边，都有一个一二亩大的园子，里面盛开着桃、杏、梨、李或者苹果各色鲜花。我每天早起后，总要爬上屋顶，眺望一会那南面远远的昆仑雪峰，以及那四望皆是一片葱郁的、彩色缤纷的、孕育着无限富裕、活力和美丽的南疆春天的农村。

有一天，我去访问五乡五星合作社的第二队队长牙生烏受尔。他不在家。他的母亲尼沙汗看到我们去访问，很高兴，说：“从前我们在牆根子下蹲了十天也没有人理会，现在感谢毛主席经常派人来看我们。”我们就在他家走廊上坐下聊起来。尼沙汗指指她的院子说：“我们乡里第一个合作社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成立的。”她说她的儿子在减租反霸时就入了团，一直很积极，“只是我自己年纪大了，思想保守，最初常常扯我儿子的后腿。”我问她这

話怎麼講。她說：‘1953年冬天普選以後，有一天，我的兒子叫我把毡子拿出來鋪在院子里，我也不知道他要幹啥。過一會，就有好些人到了我家里，有老乡，也有幹部。他們就在我院子里開起會來。我聽不清楚他們究竟在討論些什麼。後來看到我兒子站起來說：‘我同意。我一定要參加。我一定要好好勞動，發展生產。這樣我們才能富裕。’大家的情緒越來越高。很多人都嚷着：‘我要參加’，‘我要參加’。我心中很納悶，不知道我的兒子‘同意’了什麼，又要‘參加’什麼。後來會散了，我才知道，我兒子要加入合作社。我一听，就引起許多心事，一肚子不願意。我說：我們好不容易托毛主席的福，分到了土地，現在又要加入合作社，萬一搞垮了，將來怎辦？那年我家種了五畝冬麥地，長得特別茂。我一想到要把長得這樣好的麥地加入合作社，就心痛。我和我兒子鬧了好几場。後來他說：我們雖然入了社，但是這五畝麥地沒有入。這樣，我也就平靜下來。可是後來麥子結了穗，快要熟了，有一天，我看到幾個幹部和我兒子一起在我麥地上鑒定產量，我心上一下子明白了：我的兒子騙了我，那五畝麥地也一定入了社。我當時就闖到麥地里大叫大鬧，說這五畝麥地不入社。我兒子一看我這樣，就硬把我拉了回來，把我關在屋子里，門也反扣了起來。‘你人小心不小，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地都入了社！’我那時這樣想，越想心越氣。”我插口問：“你那時認為那五畝麥地可以收多少呢？”“那

年我那五亩麦地長得特別秀，”她指指坐在她身边的媳妇說：“她一下麦地，連身子也看不見了。这样茂的麦子，我想五亩能收十二口袋（一口袋約二百斤）。可是事情真想不到。有一天，我兒子跑回家拉我一起出去，原来合作社要进行預分了。我一听我家里可以分到十五口袋，这把我兴奋得整整一夜沒有睡着。第二天，我們就帶了毛驢和口袋去領糧，一口袋一口袋都搬到了自己家里。我輕輕地問我兒子：‘怎么我家分到这样多？’原来是我家劳动好，所以才能分到这許多。这样一来，我心里的結完全解开了。加入合作社對我們确实有好处。所以这次大家轉高級社，我也不怕了。毛主席怎麼說，我們就怎么做。只要劳动好，还怕什么呢？”

色滿区是南疆的一面旗。早在 1951 年，这个区就出現了一些互助組。1954 年 2 月开始办合作社。那时参加合作社的人虽然有几十戶，但是大家多少有些思想顧慮。最近提升为五乡乡長的阿里莫斯泰因說：“那时我虽然也参加了合作社，可是心里总还有些問題放不下。首先，我担心入了社会不会吃亏？我自己有六亩地。解放以前，这六亩地打小麦只能打 5 口袋。1952 年打到 9 口袋。1953 年每亩打到 600 多斤，一共打了 18 口袋。产量逐年提高。但是入社以后，是不是会增加收入？或者反而还不如單幹呢？我还有些牲口。过去單幹时，收的粮自己吃，副产品牲口吃。入社以后，是不是还能分到副产

品給牲口吃呢？再說，合作社要留什么公積金、公益金，那時上面派了六、七個工作組幹部在我們鄉里，我心裡疑慮，會不會這些公積金、公益金都是為他們設的，將來都給他們花了呢？可是那年夏收，我分到了23口袋麥子，還分到很多麥草和一些現款。到了年終，社里又公布了賬目；公積金有多少，公益金有多少，用掉了多少，怎樣用掉的，一笔一筆都有明賬。公積金里買了一些牲畜和農具，公益金里訂了一些報刊，幫助大家學文化，又資助了一些困難的社員。這樣，我們知道這些公積金、公益金也都是為我們自己花的。那年夏收以後，我們社里開過一次座談會，大家暴露了思想，當初各人心里顧慮的都差不多。但是一年來的事實，不僅把我們的顧慮完全消除了，而且使大家對辦社的信心格外提高了。”

1954年2月，色滿區先在五、六兩鄉建立了四個社。那年的夏收，對於後來合作化運動在色滿區以及在南疆各地農村的順利展開，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農民一方面相信黨和毛主席的話，但是對於沒有實驗過的事情，總帶有几分疑慮。即使是已入社的，也還有些試探性質。要是辦得好，繼續參加。要是不好，下年散伙。至於社外農民，觀望的成分更大。他們說：好也吧，不好也吧，要收了再看。好，就入；不好，就不入。有些農民懷疑將來合作社的糧食國家會不會收去一部分。有些農民懷疑將來分配時會不會公平合理。還有些農民認為合作社一定垮，

將來一定搞得亂七八糟，大鬧一場，不歡而散。那年那四个社無論是夏收秋收，社內社外農民都很关心。收割時，很多社外農民都到合作社地里參觀。有些農民還有意地把自己的麥場開在合作社的麥場旁邊，想和社比一比高下。有些老漢，一連幾天整天地坐在合作社麥場旁邊看着。那年那四個社各項作物都增了產。解放以前，色滿區的小麥每畝約產 150 斤，高粱 165 斤，玉米 140 斤，水稻 170 斤，棉花則只產 30 多斤（籽棉、下同）。但是五鄉新路社 1954 年第一年，小麥每畝就產 377 斤，高粱 511 斤，水稻 283 斤，棉花 130 斤。五鄉前進社的棉花每畝產到 208 斤。這些產量比同年的互助組和單幹戶也都高得多。但是社外農民不僅要看生產是否增加，還要看分配是否合理。分配時，有時一直要分配到深夜十二點鐘，社外農民也就看到夜裏十二點鐘。他們都亲眼看到收割的糧食都是分給了社員的，很多勞動好的社員，二十九口袋、三十几口袋地把分到的糧食往自己家里搬。在分配中，社員都團結得像一家人一樣的高興。社外農民都承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四個社 75 戶社員中，有 67 戶都增加了收入。很多社外農民思想里的結都解开了，於是到處都紛紛要求入社辦社。

## 二

那年夏收以後，那四個老社立刻由原有的 75 戶擴大

到 238 戶。可是周圍很多農民入社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有好些沒有被吸收入社的，都逗留在鄉政府前面不肯回家。那年秋收以後，全區又新建了一批社，一共發展到 26 個社，達到鄉鄉有社。

社多，問題也多。特別在 1955 年夏收前後，由於一部分社幹還缺乏經驗，預分方案訂不出來，會計又弱，賬也結算不出，麥子堆在場上分不下去。有些壞分子造謠說：今年生產好，國家要抽一半，只有一半分給社員。有些社員聽了心中着慌，就在夜裏偷偷地到麥場上來搬麥子；有的被社幹發現了，就打起架來。有幾個社在推廣烏克蘭種小麥時，由於技術指導不當，下種太早，越冬以前生產過盛，冬季管理又不好，以致 1955 年減產，引起部分社員對社埋怨。同時，個別社員在生產上不够負責，某些社內耕作粗糙，個別社組織渙散……這些個別混亂現象，使一部分區鄉幹部在思想上有顧慮，心中害怕，認為社發展的太快了，沒有办好。1955 年春天在全區建立了 26 個社以後，區上曾又訂了一個在當年下半年再發展 30 個新社和普遍擴大老社的計劃。但在夏收前後，看到 26 個社接連不斷地發生問題，這個問題剛解決，那個問題又來了，再加上那時上級又把派到色滿區去幫助工作的一部分幹部抽調了回去，區領導上對發展 30 個新社的計劃，便有些動搖。色滿區區委副書記劉世英說：“當時我想，單單領導這 26 個社就夠受了，加上秋後老社

还要进行年終分配，現在社的問題这么多，怎么还敢再大力發展新社？当时我想，如果还要大力發展新社，上級就得給我們增加幹部。如果上級不增援，我們一定搞不来。与其將來办坏，还不如少建新社为好。”部分区乡幹部对再發展新社也信心不高。

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色滿区领导上打算把原来再發展 30 个新社的計劃收縮为再發展 12 个。可是上級不同意。疏附县委员会提出：“你們区上办了一年半社，难道办 30 个新社的幹部都沒有培养出来？”南疆区党委也指示：老社要整頓，新社也要办。要区领导不要眼睛單向上看，想上面撥幹部。也不要仅仅依靠区幹部。应当把眼睛向下看，發动村乡幹部来办社。

南疆区党委駐色滿区工作組的負責幹部听了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傳達報告以后，將主要精神向色滿区区委会做了傳達，区委会及工作組的幹部們得到很大的啓發。区领导在上級党的指示下，决定改变領導方法，先下去摸一摸村乡幹部的底，看看究竟有多少村乡幹部有能力办社。他們逐乡逐乡地摸。先从上面摸下去，再从下面摸上来。每到一乡，就先和乡支書、乡長談，問他們乡里的互助組的情况，过去已經做了哪些工作。對於建社問題，如建社分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應該做些什么事情、哪些問題應該怎样处理等等是否熟悉。根据乡幹部的彙报，再召集一些互助組組長座談，看看他們有沒有

轉社要求。同时，又訪問一些准备轉社的骨幹，問他們一些具体問題，例如土地、农具、耕畜的報酬如何規定，擔任一个社主任應該具备哪些条件等等。这样前后摸了半个多月，使区领导上對於乡村幹部的办社实力，心中有了底。根据各乡幹部的报名，当时决定在那年秋季再建 25 个新社。

区上布置这个再建 25 个新社的任务时，自以为对羣众的情緒是作了适当的估計的。但是事實證明，这个估計仍然落在实际后面。建社的消息傳出以后，羣众就汹涌地把乡幹部包围了起来。有的村全村要求办社，有的乡全乡要求办社，仅仅在兩三天以內、每个社的报名人數都超过了原定的控制数字。例如一乡一村，只打算建一个社，吸收 30 戶农民，但申請入社的却有 96 戶。那些沒有能入社的农民虽然被先布置在互助組里，答應到冬季建社时再吸收他們，但是他們仍然不滿，說：“你們平时宣傳合作化的道理，要我們加入合作社，可是我們真要加入时，你們又不讓，这是什么道理？”有的則說：“党的政策是目前不要地主富农入社，我們既不是地主富农，为什么不要我們入社？”乡幹部向他們解釋，說人太多了，社太大了，社幹部領導不起来。羣众就說：“農業合作化是我們农民自己的事，社是我們农民自己的社，社幹部力量不够，我們大家来帮助社幹部办社好了。”

更突出的是四乡一村农民自發办社的故事。我到四

四一村第二自然村訪問時，四鄉鄉長坎吉肉孜說：“四鄉一村有兩個自然村。第二自然村一頭鄰近第一自然村，一頭鄰近第四村，四鄉四村在1954年秋建立了一個和平社。打那時起，就吸引了第二自然村農民很大的注意。他們看到自己村上雖然辦了一個互助組，但是無論在哪一項耕作上，他們都深深感到組的力量趕不上社。1955年和平社夏收預分時，他們最初也以為不一定会分得公平。想不到和平社社員比一家人還分得好，公平團結，沒有一點糾紛。第二自然村在四村建社時就想加入，但是因為他們不是四村人，沒有加入成。1955年9月，區上決定在四鄉一村第一自然村建社，我們在第一自然村宣傳辦社、組織羣眾學習時，第二自然村也一起來聽課，後來他們就要求同時建社。我們說上面只批准第一自然村建社，第二自然村要再慢一步。可是他們不願意，說：‘難道第一自然村是毛主席的親兒子，我們是毛主席的後兒子？你們為什麼不一視同仁？’‘這幾年來我們一直聽毛主席的話，實行互助。現在我們要求轉社，你們幹部為什麼不肯？’‘我們不比第一自然村落後，為什麼不讓同時建？’我們就說：‘建，遲早都要建，只要求你們再等一下。’可是他們都不滿意，說：‘要是上級不答應，我們就自己建社。反正建社的样子有。第一自然村怎麼辦，我們也照着怎麼辦好了。’我們看到他們的情緒這樣高，要求這樣懇切，也很受感動，就打了一個報告給區上，請示可否批准在一村

同时建两个社。但是区上没有批准，我们也就不敢擅自答应。”

正谈到这里，那个“自办社”的主任和加西尼亞子也走了来。我就请他谈谈为什么他们不愿再等。他说：“我们在1954年就有入社的願望，也向领导上要求过。1955年秋天我们学习后，大家更迫切地要求建社。当时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四鄰都办了社，我们感到很孤立。我们前后写了三次申请书，为什么上级一次都不答应？我们犯了什么罪，要存心使我们孤立？乡幹部说我们基础不好，我们哪一点基础不好？他们说我们没有党员、没有骨幹。我们虽然没有党员，但是我们有骨幹，一定能起带头作用。他们怕我们办了社不能巩固，我们表示了决心，一定能把社办好。我们当时的思想是：建社总比不建好，早建总比迟建好。现在谁愿意落后？谁不争着早一天踏上社会主义的大路？”

听他这样說，我們大家都笑了起来。乡長說：“他們說要自办，可真的自办起来。他們把地塊如何划分、劳动力如何編組、土地报酬如何規定、劳动工分如何計算、农具和耕畜如何使用、入社应帶多少肥料和种籽等等具体問題都一一討論决定，甚至对社主任和社务委員的人选也做了醞釀。不仅如此，他們还一口气合力种了六十亩冬麦，表示建社的决心。社叫什么名字，他們也想出了一个好名字，干脆就叫‘自办社’（維吾尔文是康耐撥起卡

社，其意为‘水自己沸了’）。正巧区委会的负责干部下来检查工作，这样的事实放在面前，区上也就只好批准了。”

就在群众这般要求入社的热情下，区上原订 1955 年秋天新建 25 个社，结果建了 29 个社。

### 三

这一次建社的特点，就是这 29 个社的建立都是乡村干部领导的，区干部只作了巡回检查的工作。从九月十八日开始，到十月初，前后只有半个月时间，29 个社的建社工作都基本结束。这次建社，不仅时间短、组织快，而且在政策上没有出大的偏差，有不少具体问题比过去解决得更妥当。群众的建社情绪始终是高涨的。

我问坎吉肉孜说：“你们听说那一次的建社工作要你们乡村干部包下来的时候，心里怕不怕？”他说：“那时我们虽然缺乏经验，心中没底，但是接到这样的任务时，心中并不害怕。解放后这几年，我们这一带的工作一直都是依靠上级派来的干部。1954 年建社时，我们乡干部只是从旁做一些事务工作，没有自己动过脑筋。可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永远依靠上级。现在有这样一句話：‘干部落后于群众。’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检查自己，我们当乡干部的确实落在群众的后面，所以大家在思想上也都感到非切实努力学习不可。我们听到那样的任务

时，情緒都很高，都希望通过实际的鍛鍊來提高自己。”

我說：“建社的具体工作雖然要你們包下來，但是上級有沒有給你們一些幫助呢？”

坎吉內孜說：“當然有的。要是上級不幫助，我們這些拿坎土曼出身的人，這樣的任務怎能完全背下來？”當區領導到各鄉去摸底時，就已經和各鄉幹部研究了如何選擇建社基點、如何物色及培养骨幹以及如何正確對待羣眾的積極性這些問題。在建社工作開始以前，區委會根據老社的經驗和羣眾的意見，並照顧到鄉幹部的水平，又擬訂了一個簡單明確的解決有關建社各項具體問題的意見，發給各鄉。後來又把各鄉幹部集中到區上來進行了學習，使他們一方面進一步領會了合作化運動中的自願互利政策和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另一方面又學會了如何運用這些政策原則來解決具體問題。區上又指導他們如何使用村幹部及老社幹部的力量。通過這次學習，鄉幹部領導建社的信心大大提高。他們回鄉以後，就組織建社力量，並遵照區上的指示，強弱搭配，一個熟手帶引一個新手。在建社過程中，根據工作進度情況，各鄉都組織建社幹部進行有關建社工作的學習。此外，又發動老社幹部向建社幹部和新社社員介紹老社經驗。有些老社幹部一談就談了十幾個問題，比幹部還談得深入具體、細致生動。

坎吉內孜說：“上級對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幫助，就

是指導我們實行集體領導。我們下村以後，有些問題我們有把握的，就當時辦了或答復了；沒有把握的，就記下來，回到鄉支部里大家研究後再決定。再不能決斷的，就向區上請示。”由於考慮到鄉幹部雖然學習了建社政策，但是缺乏建社經驗，假如光依靠鄉支書一個人領導或者各個鄉幹部孤立把守一村一社，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因為考慮不周、認識不足而造成工作中的缺點，因此在這次建社工作開始以前，區領導就強調了鄉支部集體領導的問題，所有建社基點、幹部分工、工作步驟、各社戶數、社幹人選，以及建社中其他一些重要問題，都先在鄉支部委員會里討論決定，再統一佈置執行。不僅鄉支部加強了集體領導，就是區委會也貫徹了集體領導的精神。在區領導幹部之間實行了分片包干，輪迴到各鄉檢查（一般各鄉每隔三天都有區委到鄉了解情況），解答問題。區委回區後，彼此交流情況，研究下一步的做法。

我所訪問過的一些鄉幹部都說，經過這次建社的實際鍛鍊，他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都有了提高。三鄉支書吐松阿不都拉說：“經過這次鍛鍊，我們現在已經能夠獨立發現一些問題，並且可以自己解決一部分問題。不再像過去那樣，一遇到困難，就不知如何是好，非得依靠上級解決不可。我們現在不僅能在政策思想上進行領導，同時也能在生產技術上進行領導。黨經常教導我們說：我們不應該擺出一個‘領導人’的架子來領導農民，

我們應該用亲自动手的方法来領導农民。現在农民都在學習使用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我們当乡幹部的，也就應該領先学会这些新鮮事物。我現在已經學會了許多新东西，农民問什么，我都能答得出，或者亲自做給他們看了。”

參加这一次建社工作的有乡幹部 26 名、村幹部 29 名、老社幹部 28 名；他們都已學會了獨立办社的本領。這又為這一個區 1955 年底的大發展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在 1955 年底，色滿區在全區羣眾社会主义熱情空前高漲之中又建立了 52 個新社，至此全區一共建立了 107 個初級社，入社農戶佔全區總農戶的 81%，基本上實現了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 四

和此同時，原在五、六兩鄉建立的老社農民，又要求從初級社轉高級社。1954 年冬天，有些老社農民就有轉高級社的要求。那時他們還沒有聽到“高級社”這個名稱，但是聽到在蘇聯還有一種更好的生產合作組織叫“集體農莊”。他們感激黨解放了他們，分給了他們土地，又領導他們組織起來互助合作，1954 年建社後都增了產，社員也都增加了收入。但是他們通過實際生產，總感到還有一些問題阻礙着大家高度發揮自己的勞動潛力。在

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村掀起了巨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通过幹部的宣傳介紹，他們更确切地知道了还有一种比初級社更为完善的高級社，主要生产資料归全社所有，統一經營，於是大家就更倾向早日踏进这个富裕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門。

五、六兩乡农民在工作幹部的帮助下算了算細賬，算出初級社有八大矛盾：1. 土地私有和組織劳动力的矛盾；2. 小塊土地和利用土地、节省劳动力的矛盾；3. 小塊土地对改进农業技术和进行农業基本建設的矛盾；4. 耕畜私有和使用耕畜的矛盾；5. 耕畜私有和餵养耕畜的矛盾；6. 大副業私有和实行多种經營的矛盾；7. 土地私有和国家計劃的矛盾；8. 低級社与社員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矛盾。其中一般农民感觉最深切的就是土地私有和組織劳动力的矛盾。我在色滿区所接触过的农民，談到为什么要轉为高級社的問題时，大家首先提到的就是土地报酬問題。在色滿区，初級社的土地报酬定为百分之四十。有些土地較多的农民，名义上虽然加入了合作社，但是因为有依靠土地报酬生活的思想，不願好好劳动。另一方面，那些土地較少，劳动积极的农民，看到自己劳动出来的果实，有一部分被土地較多的农民分去，心中不平，因而使他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以五乡的新路社來說，全社有男女劳动力 216 个，在 1955 年就有 40 个劳动力不經常参加劳动。同时，假如按每一

个劳动力每年平均做 90 个劳动日計算，全社一年应做 19,440 个劳动日，而实际上，1955 年全社才做 9,000 个劳动日，这說明有一半以上的劳动潛力沒有發揮出来。有些土地較多的农民，即使社主任亲自去催促他，他也不好好下地劳动。例如五乡有一个老中农叫烏斯滿屋不拉阿吉，全家六口，有男劳动力一，女劳动力二，一家三个劳动力全年才做了 67 个劳动日。原来他家有上地 24 亩，每亩可得土地报酬 130 斤，24 亩共可得 3,120 斤。乡長去劝他好好劳动，他公开对乡長說，他的土地收入已够全家一年吃的了，再加上少許劳动日，也就够全家一年用的了。另外有一个叫买提明沙吾提的，有兩条耕牛，一年可得 2,000 斤的耕畜报酬，还有 18 亩地，一年可得土地报酬 1,200 斤，共合 3,200 斤，成为全家生活的主要依靠，所以全家虽然有兩個男劳动力、三个女劳动力，可是大家劳动都不积极。對於这样一些不合理現象，农民意見很多。我在五星社七队訪問一个叫司馬义买木提的农民时，他的弟弟穆汉默德买木提正在旁边。土改时，穆汉默德买木提在喀什卖烤肉，所以沒有分到土地。司馬义买木提分到了四亩半地，后来他們兄弟兩人都加入了合作社。可是穆汉默德买木提看到他們兄弟二人才四亩半地，別家地多的多到三十多亩，自己一年辛辛苦苦的劳动，很大部分都被別人拿去了，他就不願再生产下去，后来退了社到伊犁当伙夫去了。这次乡里成立了高級社，他才回

来，仍然加入了高級社。

在五、六兩乡老社社員的積極要求下，領導上決定在1956年1月帮助這兩個鄉轉高級社。辦高級社的首要條件是要把主要生產資料歸全社集體所有。在溫讓轉高級社時，兩個鄉的農民對於這點不僅沒有意見，而且極力擁護。他們說：多勞多得，勞動才光榮，不要再依靠土地。關於耕畜問題，農民說：耕畜入社還折價，更是公平合理，也沒有問題。五鄉在轉高級社時，甚至對於耕畜如何折價的具體問題還沒有討論清楚，有些社員就把自己耕畜牽到了社里來了，逼得社幹部趕快进城去打聽各項耕畜的市價，以便照價折算。在討論一個鄉究竟是建一個、兩個甚至三個高級社時，大家都贊成干脆合併建一個，因為假如分建兩個，土地的連片和渠道的整齊，仍舊不能徹底。一些社員早已看到土埂多、水渠多、土地浪費大的現象，認為要是把田塊合併、渠道合併，就能擴大耕地，將來還



維吾爾族農民在慶祝建成高級農業社

可以进行机耕。

那时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弥漫全国，再加上五、六兩乡轉了高級社，色滿区其它几个乡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們說：五、六兩乡已經进入了高級社，为什么我們不能也进入高級社？当时有五个乡的乡支書都写信給区上要求也跟着轉高級社。十一乡五村全村八十多万戶也联合要求轉高級社。这十一乡在 1952年土改时曾上書毛主席致敬，並曾接到毛主席的复信，所以他們不甘心落在后面，也要跟上去。

那时整个色滿区真是一天一个情况，到处弥漫着社会主义热情。就在 1956 年 1 月下旬，色滿区十二个乡全面展开了轉高級社的工作。在半个多月内，全区 107 个初級社合并建成了 33 个高級社，入社农戶达到全区总农戶的 95%。

## 五

全区全面地建成了高級社之后，农民的劳动热情格外高涨。我問五乡五星社的主任阿不都卡迪尔司馬义說：“你乡成立了高級社以后，有些什么新气象？”他說：“作为一个社主任來說，我第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每个社員都能自發地积极地劳动起来了。在初級社时，我們当幹部的最头痛的，就是對於一小部分社員領導不起来。

他們依靠着土地和耕畜，不好好劳动。你去督促他，他愛理不理，或者陽奉陰違。社管会的布置有时也貫徹不到底，下面爱做就做，不爱做就不做。成立了高級社以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大家的勁头大，劳动率高，社管会的布置能够貫徹到底。过去妇女向来不下地劳动，解放以后，特別是成立了初級社以后，一部分妇女也参加了劳动，而现在，有劳动力的妇女差不多都参加了生产劳动了。現在我們不仅要提高耕作技术，增加單位产量，而且还要扩大耕地面积。全社有 1,070 个劳动力，地才 4,500 多亩，由於人人劳动，劳动力反有剩余。所以社里决定抽出一部分劳动力到七十里以外的地方去开荒。派了二十九个人去，本来計劃开二百亩，他們却一口气开了六百



維吾爾族农民積極地在田間劳动

亩。本来規定半个月一輪的，可是去了的人都不願回來，說要把地种上后才回来。这样的現象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

我在三乡訪問时，他們那兒轉高級社以后，在耕作各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改进。在积肥方面，1954年冬天三乡从城里运来的肥料15,000多口袋，但1955年冬天运了42,000多口袋。这个乡过去从来没有买过油渣，一則不習慣用；二則农民穷，买不起；但今年为了肥水稻田，买了31,000多斤油渣。今年各項耕作時間都比往年提前一些：过去开犁最高的是三月初，而且也只有地富人家犁多畜多，才能开犁得这样早，一般农民要到三月下旬才开犁，但是今年三月初，全乡就普遍开犁了。往年到四月初才种胡麻，由於下种較晚，常常不易熟透，癟的多，影响产量，可是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开始种了。过去棉花要到四月底才种，今年四月七日就开始种了。过去这一帶不很重視植棉，植棉的人家也只是把下地种棉花，或者在地头边上种些，有的甚至还和高粱混在一起种。种的都是土棉，棉株只有一市尺光景高，一株只結三个四个桃，一亩一般只能收上二三十斤，丰产的也只收上五六十斤，农民已是欢天喜地的了。可是解放以后，植棉技术和棉花产量逐年提高。1953年改用了苏联棉种，今年又都按技术要求，实行了条播和密植。往年要到桑子成熟时才种高粱，今年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下种。往年要挨到三月

中旬才往地里拖沙，今年二月十五日就开始拖沙。再如耙地，过去三乡从来不耙地，今年全乡 1432 亩冬麦地全都春耙了一遍。过去，要是兩家合着一条田埂，誰家在田埂自己的一边多剷生了一些泥，对方就会大鬧大吵不同意，可是今年，自从轉高級社以后，全乡已經廢除了 212 条田埂，填平了 110 条渠道，估計增加了 50 亩耕地……这一切的改进，都只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要努力完成增产的計劃，为高級社成立后的第一年創造出社会主义的輝煌成績。

色滿区醞釀及建立高級社时，正是冬天。按照往年的習慣，这一帶的农民一到冬天，就爱留在村子里打打“举尔提”（紙牌）、晒晒太陽。要是下了一点小雪，大家就更不願出来劳动了。可是去年冬天完全兩样。从色滿区到喀什城里一共有三条路，条条路上整日整夜地毛驥往返不停，給高級社驮肥料。1956 年一二兩月全区的积肥量要比 1955 年同期的积肥量多出三分之二，出勤率增加 60%。使用新式农具的比例也骤然上升。去年还有不少农民使用土犁，从今年起，土犁完全絕跡，甚至五寸步犁农民也不爱用了。大家都喜欢用 23 号單体型和双輪單鋒犁了。过去农民強調水稻田不能用步犁，只能用土犁，但今年也都改用了七寸步犁和 23 号犁。

色滿全区建立了高級社以后，领导上为了示范試驗，打算先帮助五、六兩乡作出一个从 1956 年到 1962 年的

七年规划。领导上动员社员酝酿这个七年规划时，先把中央颁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发给大家学习。领导上也先拟了一个两乡七年规划的底稿，但没有先在群众面前摊开来。两乡社员在学习那四十条“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很自然地结合到他们自己乡的具体情况讨论了起来。出乎许多干部意外的是：在讨论酝酿中，凡是领导上想到了的，农民也都想到了，有些个别地方领导上没有想到的，农民也都想到了，有些地方，领导上认为已经够放手了，但是农民提出来的意见更放手。例如生产指标中的玉米一项，玉米虽是高产作物，但是这一带过去玉米的产量不怎么高，所以领导上提出的指标到1962年是每亩800斤，但是农民提出的却是1,200斤。农民提的数字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内中曾有人去北疆玛纳斯河垦区参观过。他们说：“我们这儿的水比玛纳斯河垦区多，地也比那儿好。我们过去产量低，主要是因为玉米的品种不好，技术落后。假如改换了良种，再提高技术，一定可以增产。”（后来订为1,000斤）讨论到其他一些作物指标时，农民都是700斤、800斤、900斤、1,000斤那样提。有些干部说：“你们过去的产量这样低，将来怎能提得那样高？”农民说：“再不要拿过去做底子了，大家的眼睛应该朝前面看。”领导上虽然拟了一个产量指标，但如何达到增产的方法还没有提出来，农民却先提出来了，他们认为每一个农民都应该有一个劳

勤定額，他們提出的定額是男女平均每人每年作二百個勞動日，比“四十條”里提出的指標還高。談到全鄉的規劃時，哪兒是耕作區、哪兒是住宅區、哪兒是拖拉機道、渠道、林帶、排水溝，他們都談得頭頭是道。關於擴大耕地，例如五鄉，領導上的底稿是擴大五百畝，但五鄉農民認為可以擴大二千畝，而且他們說得很具體，哪兒有多少荒地，平墳填渠後又可增加多少，能夠算出一筆賬來。至於文教福利方面，農民也無不一一想得周全。仍以五鄉為例，後來擬定在七年以內，要使十二歲至十八歲的學齡兒童有百分之九十都能上學，小學畢業生中的百分之三十能够讀完初中。要培養出一個農業專家、十五個農作技術員、十五個機械士、五個拖拉機手、兩個醫生、三個護士、一個調劑員、一個獸醫。要有一座可以容納三千人的俱樂部，要有社辦公所、圖書館、托兒所、医务處、運動場，此外還要有澡堂、縫紉部、分銷處、軋花廠、石炭窖、磚瓦窖和可以容納一百五十只乳牛的乳牛場。領導上的底稿中沒有提到買卡車，農民建議要買一輛卡車。他們說：“為什麼其他地方都想到機械化，送肥料就不想到機械化呢？”他們還要裝電話、電燈和廣播器，他們說：“將來可以用廣播來調度田間的勞動。”他們並且規定在1957年內掃除文盲，至於社幹部，則爭取在一年以內完全扫盲。

在討論中，有的農民要求政府趕快把拖拉機開進來。幹部就說：“拖拉機開來容易，你們誰能開？”有一個黨員

阿不都克日木沙吾提說：“只要拖拉机一來，我們在一兩個月就能学会駕駛。我們乡支部向你們提出保証。”在我去色滿区的前几天，兩部崭新的、剛从苏联进口的拖拉机真的开到了色滿。由於拖拉机站還沒有建成，兩部新拖拉机暂时停在一个桃花盛开着的园子里。这轟动了很多农民前去參觀。区上也立刻从各乡抽調了二十二名青年农民到区上来學習如何掌握拖拉机后面的农具。有一次，我和那其中的二十一位在那花园里座談了一个下午，他們不仅學習了技术，而且在思想上受到了相应的啓發。这些青年农民都能对我說出一篇細賑，例如拖拉机和人工的生产效率的比較以及兩者成本的比較，使他們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威力和重要。他們說，經過这次學習，更想到要好好學習文化，提高技术，这样才能大力發展生产。我在这农村里訪問，無論到哪兒，都看到农民羣众的情緒完全放开，集中努力生产和建設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1956年4月，喀什。

## 帕米尔高原上的牧業社

我在祖國最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上旅行了几天。那寬闊深遠的河谷，那磅礴矗立的岩崖，那層層不絕直入雲霄的高山，以及從山巔到山根的不化的積雪，都給人們一種高原曠遠的感覺。勤勞淳朴的柯爾克孜民族就在這一帶世代相傳地牧放著他們的馬匹、羊羣和高原特有的毛牛。

我所旅行的一帶正在國境邊緣上；我兩次投宿的地方都離中蘇邊境不到一公里。過去國民黨反動政府曾在那一帶駐扎了一個邊卡大隊；這也就給當地牧民帶來了不絕的災難。在解放以前被國民黨反動政府上了腳鐐關了兩年、解放後才被釋出獄、並且擔任了那個鄉的鄉長的吐爾達列說：“我們這個鄉本來有200多戶。自从盛世才叛變、國民黨來了以後，人民不堪壓迫，逐年逃亡外地，到解放的時候，只剩下83戶了。國民黨軍隊要我們鄉每月供應三十只羊，每戶每月供應1,500—3,000斤柴，每戶每天供應兩缸子牛奶。好一些草場的草，三分之二都要供應國民黨軍隊，我們自己只能用三分之一。就是那剩下

的 83 戶中，有 70 多人都被強迫擔任了國民黨的邊卡情報員，探聽蘇聯的軍情，並且在本民族中互相監視。那時候大家生活困難，沒有糧吃。一隻上好綿羊只能換到 60 斤小麥，而且還只有向國民黨軍隊才能換到。解放以後，人民在共產黨的溫暖的安撫下，才陸續回鄉。現在我們鄉已經有 177 戶。解放的時候，那 83 戶共有 2,807 头大小牲畜，到 1955 年底，已經發展到 8,647 头，比 1949 年增加了兩倍多。”

這個鄉在 1955 年 2 月建立了一個紅光牧業生產合作社，這是新疆全區第一批試辦的三個牧業生產合作社中的一個。我訪問這個社的時候，有些社員坦白地說，他們最初入社的時候，還沒有能夠充分認識到合作社的好處。那時候大家主要的顧慮是怕入了社以後，牲畜歸公，不能自由處理，不能按本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例如怕過庫爾班節的時候不能宰羊過節了，有遠客來也不能宰羊款客了。有些壞分子還造謠說：“合作社要用八十公尺布做的大被子集體睡覺，要用四十個耳朵的大鍋（當地最大的鍋有四只耳朵）集體吃飯。”可是一年來的事實打消了大家的顧慮，衝破了壞分子的造謠。過節要宰羊的仍舊可以宰羊，去年過庫爾班節，社里就有七、八戶宰了羊。社員艾衣庫魯有一個亲戚從蘇聯來探望他，他仍和沒有入社以前一樣地宰了一只羊款待他的遠來的亲戚。另外一個社員戈德瓦衣的父亲死後，他家仍舊按照民族風俗宰

了一匹馬請四鄰吃飯，此外社里還給他貸了五十元急濟，供銷合作社又給他貸了給死者纏身的白布。還有些牧民到附近的農村里去打聽了一下，知道農村里的合作社並沒有大家在一個大被子里睡覺，也沒有集體吃大鍋飯的事情。

這一個新疆地區第一期試辦的紅光牧業生產合作社在第一年生產中的總的情況是好的，說明黨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合作化道路是正確的，合作社是具有明顯的優越性的。社員阿力格許說，他体会到的合作社的好處很多。他自己有牛有馬又有羊，牛馬羊吃的草不一樣，習慣上不能把牠們合羣放牧，因此他過去總是顧了這顧不了那，使牲口放不好。在春天接羔的時候，一個人也忙不過來。由於勞動力不夠，過冬以前也不能充分儲備冬草。可是這些問題在參加合作社以後大都解決了。他現在的分工是放山羊，他說他現在不僅不比入社以前忙，反而感到輕鬆得多，可以集中精神放好山羊。由於大家分工、各有專責，去年接羔的情況也很好，羊羔的成活率在 95% 以上（同年單戶的成活率最高的是 85%，互助組的成活率是 92%）。過去入冬以前無力多儲冬草的，入社以後，就有能力多儲冬草。這一年來大家的牲口都有發展。阿力格許入社時只有三頭牛五匹馬二十只羊，現在他有了四頭牛九匹馬和四十五只羊。他說過去單干的時候，除了依靠自己牲畜繁殖以外，再不能增加自己的牲畜；可是去

年他在社里，因为劳动好，又学了兽医，替社里治好了250头病畜，單單在劳动分紅方面就分到了十二只半羊羔。他說：“一年來的事使我充分認識，社就是我的家。离开了社，再沒有富裕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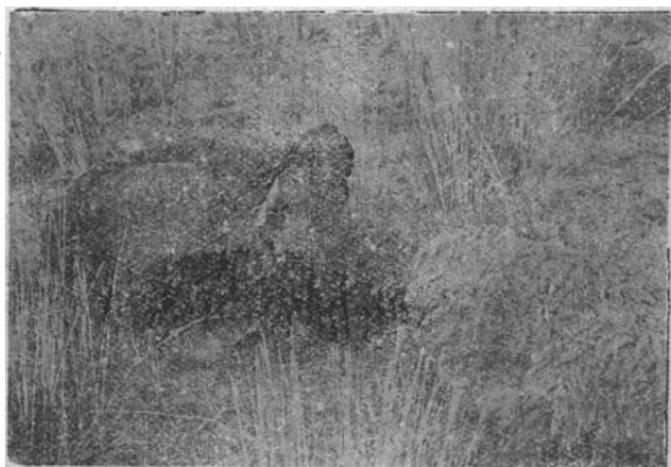
社主任阿比沙里和其他社員告訴我，去年一年合作社除了放自己的牲畜以外，还代外地的农民放了二百只羊，代国营牧場放了三百只羊。去年入冬以前全社一共打了二十一万多斤草，平均为每只羊儲冬草120斤。接羔时期是牧民一年中最紧张的季节。建社以后，他們改变了过去挖土窖育羔的老習慣，改用草帘搭成的小棚圈育羔。白天实行跟羣接羔，夜間輪班起来三次接羔。为了照顧小羔的發育，一般都对母畜推迟挤奶十五天（这是指挤給人吃的奶），或者原来一天挤兩次的，改为一天只挤一次。此外还进行了改良草地、栽种苜蓿、栽种青稞、打柴打獵、組織妇女抓山羊絨、組織駱駝队給供銷社运输貨物等，以增加社員的收入。

去年紅光社年終分配的时候，社外一些互助組和單戶亲眼看到戶戶社員的收入都有了增加。二乡常年互助組組長庫魯說：“你們办了一年社，指出了牧業生产合作社是我們牧民过幸福生活的道路。我們要向你們學習，明年也要轉社。”

在我訪問的那一部分高原上，除了去年建立的紅光社以外，今年又建立了一个紅旗社。当我们翻山到达另

外一个草場訪問紅旗社的時候，紅旗社的主任提勒克一開頭就告訴我們，他們的新社在接羔工作上有些什么样的新進步。他說他們在接羔以前先作出了接羔計劃。他們專門搭了一個蒙古包安放羊羔，使人畜分居，使羊羔能自由活動。白天把蒙古包的頂毡掀開，使羊羔得到更多的陽光。把十天以上的羊羔和不滿十天的羊羔隔為兩羣，以免大的把小的踏傷。除了白天跟羣接羔外，夜晚輪班守夜，隨生隨接，以免小羔凍死踏死。剪臍帶的時候，也實行了先把臍帶結緊然后再剪的科學方法，以免病菌傳入羊羔肚里。

提勒克是一個年紀很輕的貧牧。他一直笑眯眯地接



帕米爾高原上柯爾克孜族的牧民在接羔

待着我們。他說話的聲音很低又很文靜。我問他：“大

家选你当社主任，你願意不願意？”他說：“我过去一直不懂得人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的。現在在党的教育下，認識到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大家要我多为大家服务，我是很願意的。”我說：“办一个社，当一个社主任，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你怕不怕困难？”他說：困难是有的，但是我不怕困难。在劳动上，我自己可以苦幹带头，来推动大家。只是我沒有文化，在組織劳动力和制定生产計劃上，我便感到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一面請求党的帮助，一面經常和羣众商量。我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时我們同行的同志問他阿圖什县今年新建的將尼奴尔牧業生产合作社向南疆各牧業生产合作社、互助組提出增产挑战，“你們应不应战？提勒克迅速而肯定地說：应战。”这一个初看起来彷彿很柔弱的、然而意志却很坚定的小伙子，他的談話給了我們深刻的印象。

在紅旗社里，我們會見了新社員朱凱。朱凱去年曾經和紅光社社員沙仁挑过战。沙仁告訴我們說：“去年朱凱劝我不要入社，說入社以后牲畜就要充公了。我因为相信共产党，仍旧决心入社。朱凱就說：你入我不入，各走各的，看誰的牲畜發展得快。”那时他和沙仁各有三头牛十只羊。沙仁入社以后，生活上的困难都有社照顧，一年的結果，牲畜發展到五头牛二匹馬二十只羊。但是朱凱因为刁羊摔伤了腿，休养了三个月。他的十只羊只生了五只羔。为了解决一年的吃用問題，他宰了五只羊又

卖了五只羊，到去年年底就只剩了三头牛五只羊了。朱凱說：“我認輸了，我現在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話了。合作社确是好，所以我今年也决心加入了社。”

我在訪問紅光、紅旗兩個牧業生產合作社的時候，都看到了他們那辛勤的生动的育羔劳动。每天清晨和傍晚，牧民們都亲热地抱着自己所接的小羔送到母羊身边吃奶。柯爾克孜牧民有着異常敏銳的記憶力，尽管他們每戶都接了几十只小羔，但是他們都能够一一記清楚哪只小羔是哪只母羊生的，毫不弄錯。他們吹着輕盈的口哨，呼喚着一只一只母羊前来喂奶。那些小羊羔，一忽兒一鑿一鑿地吸吮着牠們的母亲的乳汁，一忽兒又在草場上乱蹦乱跳，活潑鮮健。生双羔的母羊很多。牧民們顧慮生双羔的母羊乳汁不够，就用牛角做成“奶瓶”，用人工給那些双生羔喂奶。有一个妇女生产組組長阿衣夏，她去年接了二十六只羊，其中有八只生了双羔，一共生了三十四只羔，全部成活。今年她接了七十只羊，成績也很好。牧民們都知道，牧業生产的發展主要是通过牲畜繁殖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視每年一季的接羔育羔工作。

牧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立和它所取得的初步成就，給牧民指出了一条幸福的道路。今年那一帶有許多牧業互助組都要求轉社，很多單干牧民也要求入社。在我离开那兒的那一天早晨，一乡的常年互助組組長托吾提买合木提还特地請我代他向县领导机关反映，要求早日批准

他們轉社。雖然是在祖國極西的邊陲，雖然是在雪峯連綿的高原，但是黨和毛主席所指出的合作化道路，也同樣像一盞明燈照耀着祖國邊陲高原上的牧民。

1956年4月，喀什。

## 和闐的繅絲女工

和闐的蚕絲生產已經有一千多年歷史。那兒也是新疆蚕絲生產最集中的地方。1941年是新疆歷史上蚕絲生產最盛的一年；那年全省發蚕種十萬盒（25公分裝），和闐一地即發七萬五千盒，生產生絲三百多噸。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和闐的蚕絲生產逐年下降，到解放初期（1950年），年產生絲已不足五噸了。

解放以後，南疆人民一再要求黨和政府幫助他們發展蚕絲生產，並希望修建現代化的繅絲工廠。1953年，政府在和闐興建和闐繅絲廠。這個廠已在1954年的國慶節投入生產。當旅客到達和闐近郊十公里的地方，就能看到那佔地二百畝、建築着一幢幢新式厂房和辦公樓、聳立着很高的煙囪和水塔的和闐繅絲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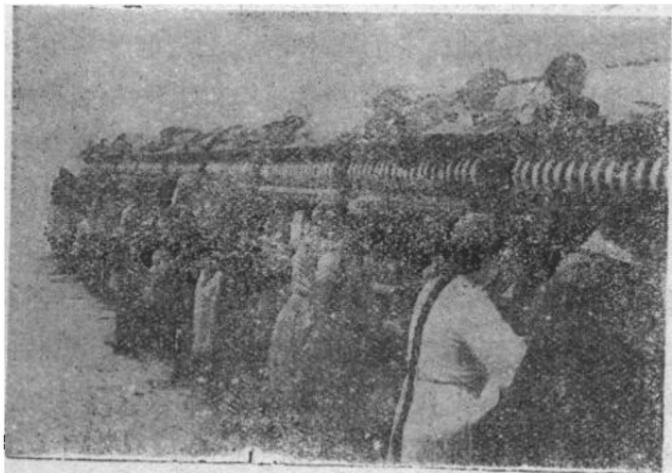
政府一面施工建廠，一面選派了七十多名少數民族女工到蘇州去學習繅絲技術。當我在和闐繅絲廠訪問那些去過蘇州的維族女工的時候，她們一提起在蘇州學習的那一段情況，都引起一種無比溫暖的和幸福的回憶。

在蘇州學習期間的學習模範白西漢說：“我很小的時候，就看到家里用一个小木車縗絲，要好幾天才縗出一斤絲。後來聽說沿海有很大的縗絲廠，我就想，要是和闐也能有這樣一個廠，多好啊！解放以後，政府決定在和闐建築縗絲廠，還要送我們到蘇州去學習技術，我聽到了就高興得不得了。到了蘇州，我們剛在蘇州第一絲廠門口下車，便被許多漢族大姊抬了起來。雖然言語不通，但是我們依然能够体会到猶如親生姊妹好久沒見似的那種強烈的火熱的感情。我們參觀車間的時候，只見機器轉動很快，漢族大姊動作敏捷，簡直使人瞧不見絲在什么地方，那時我們心中又有很多顧慮，怕自己學不上。但是漢族大姊一直耐心地幫助我們。她們先教我們如何打結、穿磁眼、做鞘、撻添等等基本動作，技術員又給我們上理論課，接着就把我們一個一個分配到車間實習。言語不通就用手比，实在說不明白的事情，便用實物來說明。下了班在路上也是邊走邊解說。新疆本來沒有工業，現在漢族老大哥幫助我們少數民族建立工業，漢族大姊又這樣熱心教我們，所以大家都很感激，一致保證要把技術學好。”這批民族女工在學習上是認真的，尤其那年冬天學習了總路線以後，思想提高一步，學習進步更快。她們最初是兩個人管一台車，後來逐漸可以一人管一台車了。她們最初縗出來的絲都是一些次品，後來她們的成品也達到了雙A級的標準，同漢族女工的成品一樣了。

和闐織絲厂的工会副主席买合木提，1953年曾經陪同那批女工一起去苏州。他說：沿海汉族老大哥对从和闐去的女工关切照料，無微不至。和闐女工到达苏州不久，就入夏季。她們不習慣江南夏天的炎热，领导上便特別讓她們在中午休息一个时候。江南雨多，地气較湿，有些女工开始脚腫，领导上便立刻派医生給她們治疗。維族習慣吃饢，但是苏州沒有饢，想自己做，又沒有饢灶，也沒有人会砌饢灶。后来领导上多方設法，終於找到了一个回族同胞，專門砌了饢灶，做饢給她們吃。維族喜欢吃抓飯，苏州不容易买到做抓飯用的黃蘿卜和羊肉，领导上就專門派人到上海去买。过肉孜节和庫尔班节的时候，领导上給維族女工放假三天，同时动员汉族女工代替她們生产，以免影响整个厂的生产計劃。过节的时候，按照維族的習慣給她們宰了羊，又請她們看电影。平时一到星期日，很多工厂、学校、机关爭着和她們联欢，帶她們上家里或風景区玩。有一个女工叫奴尔尼莎，怀孕七个月小产了，领导上特地把这个不足月的孩子送到医院里去用特备的养气箱保育。那个医院里虽然有四只养气箱，但都有小孩佔用着。为了特別爱护兄弟民族，医院就把其中一个快要好的小孩提前抱出，把那只养气箱騰出来讓奴尔尼莎的孩子睡。医院还專門派了一个护士看护这个孩子，用牛奶餵他，这样在医院里保育了五个多月，一直保育到这批女工學習完畢，才把孩子交給奴尔尼莎。

帶回新疆。在學習上，厂方不仅派最优秀的汉族女工耐心教她們，还經常派人來了解她們的學習情況，征求她們的意見。买合木提說：“这些事實使大家深切地体会到，这就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現。”

这批少数民族女工在苏州學習了一年，1954年春天回到和闐。以后厂里陸續招收了好几批少数民族女工，就由这些从苏州學習回來的女工和部分汉族女技术員教她們。白西汉說：“我一面教那些新招的女工學技術，一面就給她們講蘇州汉族同胞是怎样熱情地幫助我們，這樣大大鼓舞了她們的學習情緒。”我看到全厂四百五十名生产工人中，大部分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女工。在黨和政府的培养下，在汉族女工的帮助下，她們已經基本上能够



和闐織絲廠中的民族織絲女工

独立掌握繅絲作業中的主要操作了。

在和闐女工从苏州回新疆的时候，有八十名江南女孩子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陪同这批維族女工到和闐来支援兄弟民族的繅絲生产。她們有些是杭州紡織工業學校和苏州滸墅关蚕桑學校的畢業生，有些是無錫一些絲厂的熟練女工，有些是新招的並在無錫受過短期訓練的青年女工。她們大都只有十八九岁。她們初到和闐，正如和闐女工初到苏州一样，在各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女孩子从小都是吃大米長大的，一下子吃蒸饅和面条，吃不慣，羊肉也吃不来。当时厂房還沒完工，宿舍還沒造好，飯廳還沒修建，大家只好在露天里吃飯，一陣風把沙子也刮进了菜碗飯碗。后来工厂投入生产了，但她们看到繭子小、繭層薄，絲時常斷，水又渾濁，影响絲色，这一切都使她們感到工作不好做，对前途發展缺乏信心。再加言語不通，人生地疏，所以有些人思想波动，不能安心生产。我会晤了厂里兩個先进女工过鳳英和朱玉蘭。过鳳英說：“我过去一直有不正确的想法，認為这里發展慢，要进入社会主义還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心里老想在这兒做上三年，帮助厂里培养出一批新的民族女工以后，就回無錫。我又怕越是工作做得好，將來越難脫身，所以初來时工作总不够積極。自从1955年2月厂里开始整党學習以後，我的思想斗争很剧烈。在党的教育和同志們的帮助下，我終於認清：我既是一个党员，就應該服

从党的分配，安心在这兒工作，并且要带头搞好生产。尤其現在全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高潮發展得这样快，我們工人更應該加紧努力。現在我們厂里就要实行双班制，还要扩建，增加車台，听到这些消息大家都很兴奋，感到邊疆的發展也很快。”朱玉蘭說：“北京青年志願去黑龙江垦荒的新聞給我們很大的鼓舞。他們比我們更艰苦。我最初以為我們不懂少数民族語言，在生产上很难帮助維族姊妹。后来領導同志說，只要我們汉族女工生产得好，也就可以激發維族姊妹向我們看齐。領導同志的話說得一点不錯。維族姊妹总是那样虛心地找我們問这問那，她們那种虛心的学习态度鼓舞並教育了我們汉族女工，使我們格外要把生产搞好。”

从江南来和闐的一些汉族姑娘中，像張順和、馬麗娟、許品梅、姚冰澄等都已經能够直接用維吾尔語言指导維吾尔族女工操作了。張順和是技术員，我問她是怎样學習維語的？她說：我在苏州的时候，上級就分配我帮助維吾尔族姊妹学技术。后来和她們一起来新疆，在路上我就一点一点學習她們的說話，並学着吃羊肉。到了和闐，厂里招收了一批新工人，也派我担任教員。那时領導同志鼓励我們學維文，我就決心想把維文学好。我和翻譯阿乐布江同志合作，上課以前我先把講課的內容告訴他，我把一些有关的維文名字先在簿子上記下来，这样我便跟他一起去上課。由他講，我旁听。听不懂的地

方我就記下來，下了課再問他。後來教操作，我就先學這樣一些話：身體應該立直些、眼睛應該看哪兒、手應該放開些、手應該放攏些……先從和工作有關的話學起，說的次數多了，也就容易記住了。那些姊妹們看到我能說几句維語，都特別高興，我們之間就格外容易接近。她們在學習上有什么困難，總是主動地來找我問我。每天下班後，也总有許多少數民族姊妹們跑到我房間里來，親昵地和我談笑。”

在黨不斷的教育和關切下，這批從江南來的女孩子，現在都已安心在和闐工作了；其中有些已經在和闐結了婚。青年生產組長韋玉林說：“我們起先對新疆的建設不夠關心，可是現在大家都很關心新疆的建設，看到祖國邊疆的各項建設也發展得這樣快，都很興奮。現在我們在這兒都作長期打算了。說個笑話吧：從前我們買暖壺，都只買竹壳子的，現在，買起暖壺來，就都要買鐵皮壳子的了。”

1956年3月，喀什。

## 民族师资的培养工作

——新疆学院訪問記

我在烏魯木齊的時候訪問了新疆學院；這是新疆的最高學府。從1958年起，這個學院將擴大成為新疆大學。



新疆學院

由於新疆過去遺留下來的歷史原因、現在的客觀條件以及民族地區的各種特點，在新疆發展高等教育，具有許多為內地所沒有的困難。成立一個學校的最主要的條件是學生和教師，而這兩者在新疆學院都成為問題。解放以前，除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以外，新疆全省只有六所維吾爾族中學。盛世才時代曾經在迪化辦了一所蒙哈中學，可是到國民黨時代，這所蒙哈中學也停辦了；此外，除了三區，新疆全省沒有一所哈薩克中學。那時新疆的一些中學，大都是初級中學，高中很少。這也就格外影響到學院學生的來源。1945年，新疆學院曾經因為沒有學生而一度停辦。後來從內地調了一批漢族學生到新疆學院來。在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時，新疆學院一共有學生379人，但其中民族學生只佔到38%。女生數目也很少；在民族學生中，沒有一個民族女生。

由於過去高中很少，既影響了學院學生來源的數量，又影響了學生來源的質量，因而不能不降低標準，招收一部分初中畢業的學生。1951年伊犁阿合買提江專科學校（相等於高中）的學生182人轉入了新疆學院，這是新疆學院吸收的學生在質量上比較好的一批。由於新疆情況的特殊，對於民族幹部的需要極其迫切，新疆學院在1952年時規定兩年畢業，到1953年才改為三年畢業；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將改為四年畢業。由於學生程度不齊，第一年常常主要是給學生補習若干基本課程，余下只有

兩年，再加上翻譯困難，學生實際學習到的東西有限，這樣就必然影響了教學水平的提高。到1956年暑假，新疆在解放以後新設的高級中學開始有學生畢業，以後新疆學院將能夠保持它吸收學生應該保持的標準。

學生在質量上雖然受到一些限制，但這幾年，新疆學院的學生在數量上一般是發展的。到1955—1956這一個學年，新疆學院的學生已經從1949年的379人增加到1,247人，其中有女生239人。1,247名學生中，民族學生佔到96%；維、哈、回、蒙、漢、錫伯、塔塔爾、塔吉克、柯爾克孜、烏茲別克等民族都有。民族學生佔到絕大的比重，這是完全符合在民族地區設立民族學校培養民族學生這一正確的目的的。

學生的來源固然有困難，而師資問題更其嚴重。在1950—1951這一學年中，全院有學生336人，而教員却只有13人。其後內地支援新疆，陸續來了一些漢族教師。可是新的漢族教師的支援並不能真正解決學院在教學上所存在的困難，因為新來的漢族教師由於語言的隔閡，不能直接給學生上課。每個人都需要配備翻譯，而又沒有那麼多翻譯可以調配；況且一般性質的翻譯和教學上的翻譯有很大的區別。當時也曾經從校外調進一些翻譯，可是由於他們缺乏專業知識，例如化學、物理、數學這些課程，便很難翻譯。那時學院里因為民族師資太少，翻譯力量也不足，因而在課程比重上，曾經出現過政治課和

語文課開得較多，專業課開得較少的現象。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就將影響新疆學院的正常發展，因此民族師資問題成為了新疆學院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952年春天，學校開始採用培养“實習助教”的辦法來逐步解決培养民族師資的問題；這是新疆學院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當時從畢業班中挑選了四十多名優秀的學生，分到各系或各教研組去，以帶徒弟的方式進行培養。主要是適當地減少他們一些一般性的課程，而對他們加強專業學習的指導。培養的方式主要採取由教師給他們上課的方式。例如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教育學、教育史、普通心理學、遺傳學、物理學、數學、天文學、農業經濟、达尔文主義、解剖學、棉花學、农机學、中國史、世界進化史、蘇聯文學、地質學、水利學、素描學、民族舞等課程，都由有關教師編好講義分別給本專業的實習助教上課。給實習助教講課的教師中也有少數蘇聯教師和民族教



教育系兩個維吾爾族同學  
在繪制統計圖表

師，但主要是汉族教师；他們平均每週要給實習助教上十四小時的課，有時還要專為某一個實習助教補開某一項為他沒有學過的專業課程。在教師這樣的培养下，成績好的實習助教，能够獨立掌握某一門課程的，即由這個實習助教直接去給學生上課。假如還不能獨立上課的，則由教師陪着他去上課，仍由實習助教講，教師坐在旁邊聽，必要時給他一些指導和幫助。假如這樣還不行，則教師和實習助教共同備課，由教師主講，實習助教翻譯，使實習助教通過備課和翻譯的工作，能逐步培养到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給學生講課的程度。因此，在新疆學院，教師都有雙重的任務，既教學生，又教實習助教。通過這幾年來的實際工作，大家清楚地看到，民族地區的高等教育事業，不能永遠由汉族教師來負擔，要大批培养民族學生，首先要大批培养民族師資，因此對於汉族教師來說，培养民族師資是他們更主要的責任。從長遠來看，假如他們能教好一個實習助教，就等於解決了一門功課，教好兩個實習助教，就等於解決了兩門功課，教好實習助教比之教一般學生，效果更为實際深遠。

目前民族地區民族學校的教學工作除了由民族教師、包括民族助教、直接授課以外，還有一部分課程需要由汉族教師或蘇聯教師通過翻譯的方式進行教學，而這種教學翻譯，要比尋常一般性的翻譯困難，既要具备一定水平的語文程度，還要具备適當的專業知識。這裏面存

在着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是急切需要更多的教学翻譯，另方面是很不容易找到适当的教学翻譯；反过來說，教学翻譯須具备有关的專業科学知識，可是某一个人真的通达了某一門的專業科学知識，他就不会再当教学翻譯。教学翻譯也是民族学校教学中的一个困难，而要解决这个困难，沒有别的道路，也只有自己培养。

在培养教学翻譯方面，新疆学院过去曾經走过一段弯路。过去新疆学院曾經在語文系增設过一个以汉族学生为主的維文班和一个以民族学生为主的汉文班，規定三年畢業，經過三年的語文学習以后，再留校分到各系去进行專業培养，担任專業翻譯。但是这个办法費时多而效果坏。因为那些語文班学生，經過了三年的語文訓練，畢業后还要从头學習專業知識，在情緒上都不安定。因之現在新的办法，基本上和培养實習助教相似，从各專業班中挑出一些專業基础和汉文基础較好的学生，減少他其他若干課程，讓他着重學習汉文，使他在語文和專業兩者相並發展，这样，經過一段时间的培养，就可頂用。同时，这种对教学翻譯的培养也可以和对實習助教的培养結合起来，通过教学翻譯的訓練，最后使那个翻譯也能成为可以授課的實習助教。

这种培养民族师资的方針，現在在新疆学院已經取得了肯定的成就。在 1952—1953 年度挑出的四十多名實習助教中，目前已經有十三名，像我后面要介紹的哈米

提那样，能够独立开大学專科一二年級的一門至兩門課程了。在过去三年中，新疆学院先后培养了 113 名实習助教。这 113 名实習助教已經成为了目前新疆学院教学工作上的一支主力和骨幹。現在全校每週授課 1,107 学时，其中由实習助教开課的有 654 学时，佔到 60% 左右。1955—1956 年度全院所开 270 門課程中，有 174 門由实習助教在教师的輔导下直接講課。現在全院 37 个班中，其中 35 个班的班主任都是由实習助教担任的。这一支新的民族師資力量的成長，为新疆学院以及 新疆文化教育事業的更大發展創造了有利条件。

## 二

我在新疆学院訪問时，化了好几天時間訪問了一些担任培养民族实習助教或教学翻譯的汉族教师和被培养的实習助教和教学翻譯。

有一天我訪問了数理系的物理教研室主任王怀德和他所培养的实習助教哈米提。哈米提是伊犁人，原在伊犁阿合买提江專科学校讀法律。1951 年 2 月，那时他还是八年級（即高中一年級），即从阿合买提江学校調到新疆学院學習，改讀数理。学了一年半，到 1952 年 10 月，学校里便把他抽出来教書。1952 年下半年，他教的是初中物理。1953 年上半年改教高中物理。学校里並派汉

族教师王怀德培养他。

哈米提說：“1953年上半年要我教高中物理时，我自己也才等於高中二年級的程度，心中很害怕。学校里虽然派王怀德同志帮助我，但我那时的汉文，連日常生活里的一些話还不十分会說，更不要說課程上的問題了。我那时想，学校派汉族教师帮助我，也不一定有什么結果，还不如我自己直接从俄文課本上自修來得有效。我講課时，王怀德同志就去听课，对我經常提出意見：哪些地方不系統，哪些地方不深刻，甚至哪些地方講錯了。那时我們彼此語言不通，有时用手勢来表示，有时在黑板上用画圖来表示。要是我講錯了，經他改正后，我就在下次上課时更正。但是我觉得老是这样更正也不是办法，后来我便和王怀德同志一起备課，以便先弄正确了，再去上課。

‘那时我教的高中物理学，王怀德同志有汉文本，我有俄文本（实际上是烏茲別克文），我們就一句一句互相討論。王給我的帮助很大。有些地方，我本来以为已經懂了，經王一說，才知道我並沒有真懂。这样，就使我逐漸感到兴趣，覺得汉族教师的确对我们有帮助。以后我們天天晚上都在一起进行备課。在王怀德同志的帮助下，我講課的質量大大提高，学生大都表示滿意，我的汉文程度，这时也有进步，很多汉文的物理学上的名詞我也知道了。

“后来，王怀德同志更进一步讓我看他的汉文講义；

不懂的地方，他給我解釋。在他这样热心的帮助下，我后来竟然能够把他的汉文講义譯成維吾尔文。这时，王怀德同志不再跟我天天去听课，只是隔一两个星期偶尔去听一次。当他觉得我對於課程本身問題較少的时候，他便轉而在教育法上多帮助我，如指导我講課应有系統，應該分出一般和重点，以及如何使理論联系实际等等。

“我現在已經可以教大学專科二年級程度的物理，並且可以領導做二十几种不同的實驗了。”

哈米提談完后，我便請王怀德同志談談他的体会。他說：“1953年学院領導上要我們担负起培养民族師資的任务，我們也覺得，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老是汉族教師講，翻譯翻，不是办法，應該从根本上把民族師資培养成長起来，他們才是將來民族地区民族教育事業的真正骨幹。至於哈米提同志，那时他自己才只高中二程度，已經要担负教高中物理学的責任，我覺得我們也應該好好地帮助他。那时学院培养民族師資的工作还只是一个开端。我們系里决定重点培养哈米提，並把他交給了我。我开始感到很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語言。那时哈米提虽然認得几百个汉字，可是並不真正了解那些字的意义。他只能听懂很少几句话。我們在一起备課时，常常要借用手势来表达彼此的意思。有时，遇上一些比較困难的問題，我們好几个汉族教師同时用了各种方法，用尽力量，还是没有办法使哈米提听懂。后来我知道他有一本

烏茲別克文的物理課本，而我又有漢文物理課本，兩個本子的內容相同，這樣，就由我一句一句讀，他一句一句聽。但是烏茲別克文的文法和漢文的文法不同。我讀的，他在他的本子里有時找到了，有時找不到；我們先把找到的肯定下來。我重複再讀時，他也就漸漸把最初沒有找到的找到了。最初每句我都要讀上五六遍他才懂，後來進步到讀一兩遍他就懂了。我們每天至少要在一起讀兩個小時，有時甚至要讀到五六個小時。這樣讀，讀了半年。那時他一面直接向學生講物理，一面又當了我給實驗助教上課的翻譯。口音腔調，各人不同。他最初只能聽懂我一個人的話，又經過了半年多，他慢慢地也能夠聽懂別的漢族教師的話了。

“哈米提雖然能聽漢話，但還不能讀漢文。1954年，學院要他教大學一年級的普通物理學。由於沒有俄文課本，必須自編講義。最初由我編，讀給他聽。他一面聽，一面記下來；根據記下來的備課去講課。後來哈米提說這樣不好，既費時間，對於他的提高也沒有幫助。他建議由他直接閱讀我編的講義。我同意了他的建議。由於我們多年相處，我知道他哪些漢文較熟，哪些漢文較生，所以盡量挑他熟悉的字寫，盡量寫得通俗簡單。我並且努力按照維文的文法寫成句子，盡一切可能使他容易看懂。這樣試了一兩個月，以後便在講義中逐漸加上一些較新的字和較深的句子，並且把新字先註出來，教他先學一

下。这样，生字逐渐加多，又过了几个月，他就能够看懂我一般编写的讲义了。

“到1955年初，不再由我编写讲稿。我只在事先和他研究这一堂课的目的，应该分几个过程来讲、举哪些例子、画些什么图等，讲稿主要由他自己编写。而到1955年夏初，一般的意見我也不再提了。哈米提同志经过逐年的锻炼和提高，他已经能够独立担任这门功课了。”

### 三

我接着又访问了畜牧兽医系的助教王殿兴和他培养的教学翻译乌布里·哈斯木。哈斯木是1955年8月新疆学院语文系汉文班毕业的学生。由于学校决定哈斯木毕业后把他分配到畜牧兽医系当教学翻译，所以在1954年11月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畜牧兽医系就叫助教王殿兴培养他，先教他“农畜繁育学”一门功课。教了三个月以后，哈斯木就担任了王殿兴的教学翻译。哈斯木担任翻译工作时，遇到很多困难，主要是因为他过去在语文系学汉文，对于畜牧系的功课完全不接头；不仅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一点都没有，甚至很多名字和术语也都不懂。那时班上有些同学是刚从兰州的民族学院调来的，他们的汉文基础比哈斯木还好，哈斯木心中格外害怕，本来会说的，可是一上课堂，心里一阵慌张，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因此同学对他有很多意見。他那时感情上很苦悶，不願再搞这个翻譯工作。可是王殿興同志總是安慰他，告訴他什么工作最初都会遇到困难的。王殿興對他說：“我們汉族教師到新疆來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幫助你們培养兄弟民族的高級師資，而翻譯是培养工作中的一個橋樑，你做這工作對於本民族是一種貢獻。”就在王殿興同志這樣既熱情又耐心的帮助下，哈斯木的漢文程度和專業知識都逐步提高。哈斯木說：“我初學漢文的時候，許多字不識，後來識了，又不會寫。很多漢字，外形差不多，例如‘因’‘團’‘因’，不容易區別它們的意義。有些名詞，在不同的地方，意義完全不同，例如‘組織’，說‘組織起來’是一個意義，說‘身體上的組織’又是一個意義，最初很難掌握。1954年我初跟王殿興同志學習時，認識的漢文很少，草字一個也不識。王殿興同志寫的都是正楷，後來也逐漸加上兩三個草字，現在他寫的草字我也全認識了。1954年我聽王殿興同志說話時，只聽懂40%，現在，可以聽懂80%到90%了。我初擔任翻譯時，同學對我的意見很多，有些人甚至說我條件不足，現在，同學們對我的工作已經沒有什麼意見了。”

王殿興是1954年夏天在蘭州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畢業的。畢業以後組織上分配他到新疆學院工作。他最初以為既要他上課，學校里一定會給他一個翻譯的，沒有想到翻譯要他自己來培养。最初他培养哈斯木時，感到很

大困难，主要是因为哈斯木沒有專業基礎。在备課的时候，一个很寻常的名字或者一句很寻常的話，王殿兴也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使哈斯木了解。王殿兴那时想，这样培养，不知要培养到什么时候。后来学院領導上一再糾正这种不正确的思想，說關於民族師資和教學翻譯的人才，上級不可能派給我們，校外也不可能派給我們，只有我們自己想法从下面挑对象，进行培养。

“我們培养的翻譯，一般說來，大都汉文差，專業基础差，而又年輕急躁。”王殿兴先总结他的一部分經驗說：“在培养他們時，有些具体的东西，他們容易了解，有些抽象的名詞或理論，就很难解說清楚，例如生物有机体在生長發育過程中的質变与量变問題、泌乳量和含脂率的換算問題、家禽在产蛋时色素如何消退問題，甚至一些名字如什么叫‘遺傳性’、什么叫‘变異性’等，很不容易解說清楚。有时，有些字眼對於說明某一个意义，出入很大，不能随便改变，例如‘滲入’不应說成‘进入’、‘細嫩的’不应說成‘細小的’、‘促进它發育’不应說成‘使得它發育’、‘尽可能’不应說成‘一定’、‘避免’不应說成‘不能’、‘蘊藏性’不能說成‘蘊小鷄的性情’等；用字改变了，意义就不同了。但是翻譯同志因为不容易了解，有时就希望把难譯的地方刪掉。每当我写完一段講稿以后，常常要查很多次字典，我指导他們哪些名字查一般字典，哪些名字查專業字典；先查汉俄字典，再查俄維字典。有时他查来

查去，沒有查到，就会煩躁。为了省事，他們常会隨便譯上一个不切当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就需要極大的耐心，既要不厭其煩的反复解釋，又要鼓舞他們的情緒。他們查字典查不到，我就帮他們查。

“此外，我們还要照顧到翻譯同志在学生中的威信。例如哈斯木，最初学生对他意見很多，要求調換。有时学生当场指出他的錯誤，使他下不了台。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把哈斯木翻錯的責任，由我自己担当下来，說是我对他的帮助不够，并且告訴学生，哈斯木确实已有很大的进步，将来可以有更大的成績。下課以后，我另外約哈斯木个别談話，帮助他改正錯誤。当他知道我在学生面前如何照顧他的时候，就会使他更努力提高自己的學業，增强了我們彼此之間的信任和團結。”

關於具体的培养过程，王殿兴說：他最初先給哈斯木解釋了一些一般常用的畜牧名詞，如“营养”“飼料”“乳腺”“乳靜脈”“分娩”“妊娠”“性成熟”“發情”“品种”“調教”“卵細胞”“胚胎”“鑑別”“系数”“指數”等，哈斯木懂得了这些名詞以后，他就容易了解這門課程大概包括哪些內容，然后再把与“农畜繁育学”有关的名詞如“有机体”“遺傳性”“变異性”“获得性”“繁殖”“培育”“育种”“杂交”“有性杂交”“無性杂交”“同化作用”“異化作用”“新陳代謝”等解釋給哈斯木听。但当时的困难是，即使哈斯木懂得了这些名詞的意思，也不一定能找到适当的維文名詞，

因此必須再查字典，或者去問其他經驗較多的民族翻譯。為了使哈斯木容易記憶，王殿興就帮他寫了一個“名詞記憶本”。王殿興用漢文正楷寫，哈斯木把它們一一譯成維文。王殿興寫的時候，尽可能寫得系統化，把同一類的名詞寫在一起，例如“羊毛的構造”“毛囊”“脂肪腺”“毛乳頭”“粗毛”“細毛”“落毛”“兩型毛”等，都屬於羊毛一類，就寫在一起，以便哈斯木容易翻查。王殿興寫講稿時，也全部用正楷，少用長句深句，多用短句淺句。王殿興說：“我們平時寫行草慣了，一旦要寫正楷，又慢又吃力。但用正楷寫，哈斯木容易認識，並且容易據此翻查華俄字典。但假如我永遠只寫正楷，他就永遠只認識正楷，所以隔了一個時期，我在講稿上慢慢寫上幾個草字或簡筆字。一年以後，我寫的草字他已認識了80%，到現在，我寫草字已經沒有什麼約束了。”

在每次講課以前，王殿興都和哈斯木在一起備課，先由哈斯木把一些新的名詞查出來，記在他的“名詞記憶本”裏面，然后再看講稿，把不了解的地方提出來，由王殿興解釋。解釋工作有時進行得很複雜細緻，王殿興舉了一個例子說：“由於哈斯木同志最初不懂百分比如何計算，因而不懂如何計算‘含脂率’，我便先使他懂百分比如何計算。我先舉例子問他：現在有一百個學生，內中維族五十名，回族五十名，我問他維、回族學生各佔學生總額百分之幾？這他很容易回答：維族學生佔50%，回族學生

佔50%。但是我又問他，現在有七个學生，其中維族四人，回族三人，各佔百分之几？他就說不出来了。這樣，我就告訴他如何算法；一個是 $\frac{4}{7} \times 100$ ，一個是 $\frac{3}{7} \times 100$ 。當他懂得如何計算百分率以後，然后再引導他計算含脂率。”

在備課時，常常有些問題王殿興講了好几遍，哈斯木實際上並沒有懂，可是覺得不好意思，只好說懂了。王殿興為了試驗他到底懂了沒有，就提些問題反問他。哈斯木說，懂是懂了，只是還不能用漢語表達出來。最初王殿興信以為真，可是後來發現學生問哈斯木時，哈斯木答不出來，王殿興才知道哈斯木並沒有真懂。王殿興說：“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就懇切地勸導他在每次備課後，用漢語說一遍給我聽一下。他最初說的時候，也確實困難，例如把‘吃飯’說成‘餓了’，有時文法說錯了，有時發音發錯了。發音錯了，我就用國音字母給他拼，文法錯了，就幫他更正。困難雖多，但我總是一直幫助到他真的懂了時為止。”

## 教学結合生产

——八一农学院訪問記

我訪問了新疆學院以後又訪問了八一農學院。這一個農學院是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团領導的。它一方面成為了新疆生產部隊和新疆各族農民的技術顧問，另方面又是大批培植新疆農業生產技術骨幹的專業學校。它的學生絕大部分都是從部隊抽調出來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解放以後各地參軍的青年。當我在新疆很多地方的部隊農場訪問時，經常遇到這個農學院的教師帶領着學生在那兒進行生產實習。這個農學院的教育方針是“理論聯繫實際，教學結合生產”。這一教育方針的推行和前文敘述的新疆學院對於民族師資的培养，是新疆高等教育中兩個比較突出的教學特点，並且都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和成績。

我在八一農學院訪問時，主要是要了解他們“理論聯繫實際，教學結合生產”這一個教育方針的實施情況。八一農學院現分農學、林學、水利、土壤改良、畜牧兽醫、農業經濟五系和一個農業機械班。我先後訪問了在該校擔

任昆虫、园艺、棉花、牧草、水利等課程的教师。农学系的教师朱懋順自从 1952 年八一农学院成立以后，几乎历年都帶領着学生到部队农場进行生产實習。他們一年之中有半年在农場里；一般是三月底或四月初下去，一直到秋收以后才回学校。朱懋順同志說：“生产實習对教师、学生和生产部队，都是有好处的。我們当教师的，通过这种生产實習，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資料来充实我們的教材，提高我們的教学質量和科学水平。對於学生來說，生产實習不仅可以使他們把在課堂里、書本上所学到的理論知識和实际生产活动密切地联系結合起来，而且通过一次生产實習，可以使每一个学生对农業生产上从播种到收割的生产程序，能够完整地加以掌握。對於我們去實習的部队农場，他們不仅不感到是一种負担，正相反，他們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們去實習。他們感到我們去實習對於他們也有很多帮助。学生每次到部队里去，总会帶一些新的知識去，从而提高部队的生产技术。很多战士都得到学生的帮助和指导，所以在部队里，战士都叫学生为‘老师’。生产部队和八一农学院成为血肉相关的兩兄弟。农学院利用部队农場的各项条件來訓練他們的学生，搜集实际的資料以丰富教师的教材，同时农学院的整个教育工作又都是为新疆的生产部队，更广泛地說，是为新疆的农業生产而服务的：帮助部队农場解决他們生产上的一些具体問題，为生产部队培植大批的技术骨幹力

量，研究新疆农业生产上的重要問題，並根据研究的結果更进一步地改进新疆的农業生产。”

下去實習時，教師先把學生帶到師、團，先由師、團首長介紹一般情況，然后再把學生分配到連。那时地上還沒有化雪，學生分配到連以後，就立刻參加部隊即將舉行的對於備耕的檢查工作。這種檢查工作對學生有很實際的教育意義：使學生看到哪些處理是合理的，哪些處理是不合理的。例如有些單位把播種機不加遮蓋就放在露天里，這樣對農具保管就是不好的。有些單位把種子堆在陰濕的地方，也是不好的。檢查種子的發芽率時，先用一個碗，盛着沙，放着水，把種子放在沙里，然後把那些碗放在火牆旁邊（按照技術要求，氣溫應在攝氏二十度左右，火牆旁邊一般有十五六度），一般三四天就開始發芽。十天之內檢查發芽率的高低，一般都在80%以上，但也有只達到20%或30%左右，這就因為種子收時較濕，後來沒有晒過的緣故。遇着這樣的情況，就必須換種。在檢查各項農具的準備工作時，檢查在兩個桶的旁邊是不是已準備着一根扁擔？之字耙的螺絲是不是鬆了？耙齒的方向是否一致？播種機有沒有安裝好？鋤和銑够不够鋒利？朱懋順同志說：“這些小問題，我們過去本來也不大注意，後來看到蘇聯專家提托夫檢查工作時，非常細緻，連這些小地方也都一一檢查，我們後來也就學習他的先進方法，小地方也不放过。”

1954年起，八一农学院农学系的棉花和粮食两个专科規定每一个参加生产实习的学生都要負責二百亩丰产作物的技术工作，地上化雪以后，学生就紛紛下地，先划定自己的丰产田的面积，了解田地的种植历史，然后就把这一塊地的土壤做許多剖面測定，分析这塊土壤的質地和結構，过去的耕作情况、肥料翻埋情况和墳度情况等，以便掌握今年耕作措施的参考，並据此在一个星期內拟定出自己的生产实习計劃。实习学生不能离开部队單独去搞一套，因而他們的实习計劃必須在連的生产計劃的基础上制訂出来。学生的計劃須先送給連看，並由帶領实习的教师批准。一切技术措施由学生提出，但仍由連领导。

計劃批准后，就立刻开始工作。这时正是进行春耙的时候，学生要首先檢查耙地的質量。按照要求，要对角線耙地，耙到四至五公分深。假如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学生就得要求連里再耙。但是春耙是一項突击的和十分細緻的工作：地还湿，不能耙，因为一耙反而耙成溝痕；地干了，又失去了耙地的意义。对丰产会有影响。最好是在地面上稍稍有一些干的时候耙。所以在春耙的时候，必須随时侦察，隨干隨耙。在耙地的时候，学生进行着科学的測定工作。例如用温度表来測量已耙地和未耙地之間的不同的影响：耙了的地，土鬆了，容易吸收日光，因而地溫較高；沒有耙过的地，地溫較低，一般要相差一度到兩度。

科学的测定工作，可以使学生在書本上获得的理論知識，在实践中完全得到了証实。

接着就是春播，这是一場緊張的战斗。對於这一年整个生产來說，这一場战斗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我們現在以种棉花为例：春播前第一步工作是棉籽处理，如晒种、藥剂拌种，都由学生指导处理並亲自操作。因为要提高产量，促使棉花提早成熟，部分棉籽用春化处理。在最初一个时候，部队还不会处理种子的春化工作，所以由教师作总的指导，学生做具体工作，部队則跟着学生學習春化的技术。种子春化时，一面加温，一面噴水。学生通过实际的操作，获得很多实际的經驗。例如噴霧器必須事先檢查，否則如临时發生障碍，不能給种子噴水，就会發生很大的問題。水的供应也要注意。在大規模的春化情况下，水的需要量是相当大的，种子在春化的过程中不能临时缺水。朱想順同志举了一个实例說：“1954年我們在烏拉烏苏农場做春化工作时，把兩口井的水都用完了，早春渠水因山雪未融，水源枯竭，意外地發生了水荒。部队紧急动员全团的战士用臉盆和木桶从一兩里路以外供应水源，才算安全渡过困难。那次虽然沒有造成事故，但已經搞得非常緊張，这都是因為我們缺乏經驗，事先估計不够充分的緣故。像这样的經驗教訓，在教室里是講不出的，而且也是預想不到的。經過这样一次实际的經驗，将来再拿到教室里去說，就更生动具体，具有更大的說服

力了。”

在播种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檢查播种的質量。学生不是仅仅在田里看一下就算，还要跟着播种机走；这时有些值班的学生滿身紮了50至60公分長的蘆葦短桿，假如播种机有漏播的地方，就随时在漏播处插上一根葦子，以便补播。另外一些学生还要檢查种子的深度和密度。一般要求一公尺地播七十粒种子，假如距离这个标准太多或太少，就要停机檢查。还有些学生在棉田地上进行种子拌沙的工作，使种子能够均匀地播下来。再有一些学生則参加农机的技术测定。實習的学生沒有一个不是在緊張地工作着。

学生在實習过程中，每經過一个段落，就要做一次總結。春耙以后要做一个春耙總結，春播以后又要做一个春播總結等。累积各阶段總結后，最后还要做一次生产實習總結，全面地运用實習中所搜集的材料加以分析。这种總結，对学生學業的提高，帮助很大，因为他們亲自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理論联系了实际，對於許多問題更容易获得深刻的体会。

春播完畢以后，就进入田間管理的阶段。当棉苗稍稍显行的时候，就要中耕，以便提高地溫。接着进行查苗补苗。棉株已生長一兩個真叶时，就要間苗定苗。部队每年都有新来的战士，学生就做了几十根尺子帶領这些新来的战士做这些工作，教他們怎样的苗算好苗，怎样的

苗算坏苗，以及怎样留苗。一般的中耕、追肥、整枝、灌溉等实际操作，都由部队担任，学生的任务主要是掌握技术，例如中耕的深度、追肥的时间、整枝的时间、田间的墒度、要不要灌溉等等，都由学生掌握，并和连长商量执行。学生对于作物的生育情况也须及时记载，以供连、团的参考。但在这一个阶段里，学生和部队之间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经常会有些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程序是，学生把提出的意見先交小组長，再由小组長报告教师和连長。连長对学生提的意見，有时接受，有时不接受。连長不接受时，小组長便再向教师反映，假如教师同意学生的意見，就向团提出，团調查后，再作出决定。但是这样的程序，有时会引起連的意見和誤会。因此教师和学生深切地感到：要使連信任学生，首先要自己做出成績来，有了成績，部队对自己自然信任。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当棉苗生長后，蚜虫也出現了，接着就要展开防虫的工作。杀虫藥水按規定是用烟草半斤、熟石灰半斤、水六十斤的比例配制的。但是 1954 年农学院的学生在瑪納斯河流域某一个部队农場實習时，發現如法配制的藥水，效果只有 10%。学生很着急。后来經過反复檢查，才知道烟草还是 1952 年的，因而性能不足。学生建議改变配制的比例，改为烟草一斤，熟石灰〇·七五斤，水三十斤，以加强藥水的效力。但是連因为这个比例是上級規定的，不同意改变。学生就反映給教师，教师和团都同意改变

配制的比例。后来按照学生所提的办法重配以后，杀虫藥水的效力提高到82%，那一个农場的蚜虫因此得以基本消灭。同年还有一个例子：那年瑪納斯河流域垦区在苏联專家提托夫的指导下，要求把灌溉的方式从溝灌再提高为細流灌溉。在苏联，細流灌溉是用橡皮管子灌溉的，我們沒有这个条件。农学院二年級学生刘世倫，創造性地設計了一塊小木板，把木板插在每一条溝口，在木板上开一个小孔，水由小孔里慢慢流进来。最初战士們对这个办法都認為沒有什么意思，不好。但是刘世倫整天在田里試驗的結果：

普通溝灌                   一人一天可放水11.2亩地

用有孔木板細流灌溉    一人一天可放水14.4亩地  
用刘世倫的設計进行細流灌溉，比普通溝灌的效率提高27%。刘世倫並因此得到师、团的物質和名譽奖励。1955年，农学院的学生朱光熹、湯劍夷、楊宝丰三人認为原来的單管噴霧器所花費的劳动力太大，建議連里修改，并由他們三个人合力設計，在教师張学祖、張新寰的指导下，把八个噴霧器放在一起，用馬拉，在輪子上做橫桿，利用輪子走动，橫桿一上一下，进行噴霧，工作效率提高五倍。这些事實都說明，学生用实际的成績来贏得部队的信任，从而更进一步帮助部队，提高他們的生产。

七月麦收以前，各个农場都要做一次冬麦鑑定的工作。这种鑑定工作比較复杂，一般战士还不能担任，所以

通常都由實習的學生來做。學生做這種鑑定工作時，還要連帶做很多科學的分析工作。例如有些麥田每畝產量450斤，有些只產250斤，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這裡面就要進行一系列的分析研究。例如用牲畜耕的和拖拉機耕的有什么不同？春耙過的和沒有春耙過的有什么不同？幼苗時曾經倒伏過的和沒有倒伏過的有什么不同？缺水的和不缺水的有什么不同？施過磷肥的和沒有施過磷肥的有什么不同？在不同時期收割的有什么不同？這樣細緻的分析研究，就會使學生發現很多問題，搜集很多材料。例如經過這種分析，他們知道春耙過的土地的產量比沒有春耙過的高6.2%，這樣就使學生對春耙的重要性更增加了認識，並使他們以後指導他人春耙時，可以用這種具體的事例來說服他人的反對。

科學的分析研究工作貫徹在整個的生產實習里，而教師則負更大的責任。1955年春天，某些農場的冬麥死亡率很高，部隊就問教師：要不要翻種？當然，究竟翻種不翻種，這個問題應該由部隊自己決定，但是帶領着學生到部隊農場實習的農學院教師，他們同時擔任着師或團的農業生產委員，對於部隊提出來的疑難問題，應該負責地提出自己的意見。由於教師的意見會很大程度影響部隊的決定，因而教師們在回答這種問題時，感到所負的責任很重。但是這種問題既不能完全依靠理論和書本，也不能完全依靠過去的經驗，主要要調查現場的情況，根據

实际的情况再作决定。教师根据所得到的材料，認為那年有些冬麦的死亡，主要是由於耕作技术不当所致，因而加重了冬麦受雪腐病的危害。教师一面分析研究，一面把怎样测定分蘖数和分蘖节入土深度的方法以及如何檢查雪腐病的方法告訴学生，叫学生也到現場进行調查。学生通过实际的工作学会了怎样测定的方法，同时他們測定以后也可以提出他們的意見。学生測定的結果和教師測定的結果一致，这就更加强了材料的可靠性。教师根据調查的材料，認為有些分蘖还可發芽，只要加强田間管理，可以毋須翻种。他們提出加强田間管理措施后，結果每亩获得了二百斤的产量。在新疆，不仅 1955 年發生冬麦死亡的現象，过去也經常發生冬麦死亡的現象，所以教师不仅具体地帮助部队解决了那次要不要翻种的問題，而且通过实际的調查，搜集了很多資料，以便回学校以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八一农学院的学术委員会根据教师們的實習報告，就把这个冬麦死亡問題列为 1956 年的研究題目之一。这种研究工作既可提高教學的質量，又可为新疆農業生产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問題。

八一农学院师生在部队农場进行生产實習，对部队生产和新疆農業生产的發展也有很多貢獻。1955 年春天，教师关晉傑和学生郭寬子經過多次的挖掘，發現了這樣的規律：在秋耕秋灌地的田埂的南坡三公分至五公分的地方，藏有棉鈴虫的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發現，因为



八一农学院农学系学生在部队农場實習棉鈴的鑑定

过去一直找不到棉鈴虫的蛹究竟潛藏在什么地方。一个蛹一般可产八百个卵，假如能及早消灭一个蛹，就等於消灭了八百个棉鈴虫。后来部队即照这个經驗在全师展开了挖掘棉鈴虫蛹的工作。另外昆虫学的教师張學祖在荒地調查时，發現在一种紫草科植物上有棉鈴虫的寄生。根据这个發現，再檢查棉田中的紫草科植物上，也同样有棉鈴虫的存在。过去以为棉鈴虫都在天仙子植物上，这时才知道紫草科植物上的棉鈴虫比天仙子上的棉鈴虫还多，因而建議部队农場消灭棉田中的一切紫草科植物。

八一农学院教师通过指导實習，对提高苜蓿产量和

利用蘆葦做青儲飼料，也是有貢獻的。在北疆一帶，通常苜蓿只能年收二次。但根據八一農學院的試驗，認為可以年收三次。在苜蓿每次開花時收割，不仅可收三次，增加產量，而且質量也好，因為開花時收割，質地較嫩。1955年在瑪納斯河星區中推廣後，原來每畝年產八百斤的，可以提高到年產一千斤以上，有的甚至可以年收四次。關於利用蘆葦做青儲飼料，1954年夏天也試驗成功，在部隊推廣時受到廣泛的歡迎。當蘆葦長到七個葉子或八個葉時，割下鋤成約二至三公分長，入窖密封，使之自然發酵，產生乳酸，牲畜吃了很容易消化。新疆各地的蘆葦很多，用蘆葦做青儲飼料，既充分利用了當地的自然資源，又可減低牲畜飼料的成本。假如用玉米稈做青儲，每一百斤的成本約為一元，但用蘆葦，每一百斤的成本只有三角。1954年把蘆葦青儲餵養乳牛的結果，提高了乳牛產乳量的26%，現在南疆有些地方也在推廣這個經驗。

我在八一農學院訪問時，訪問了教師以後，又訪問了農學、林學兩系的好幾位同學。他們過去大都沒有接觸過農業生產，進了八一農學院以後，最初雖然從書本上獲得了一些理論知識，可是初下去實習時，還是經常鬧笑話，許多具體問題一下子摸不到頭緒。後來經過親自操作，才一步一步把實際和理論聯繫起來，學到了很多實用

的知識，增加了很多实际的經驗。他們舉了一些生动的例子，說明八一农学院的“理論联系实际，教學結合生产”的教育方針是正确的，對於他們有很大的益处。农学院四年級的方孝庭同学說：“有很多問題，虽然書本上也說到了，教師在課堂上也講了，但不經過实际操作，还是搞不清楚。書本上說的只是一般的原理，具体做时，还要灵活处理。”例如噴藥，書上只說用藥水噴杀蚜虫，但怎样噴法？什么时候噴效果最好？这些問題書上都沒有說明。他們經過实际的摸索，知道早上噴要比中午噴效果好些，因为早上气温低，大气下降，噴的藥水容易下沉。到了中午，地上晒热了，空气上升，藥水就不容易下沉。要是經常在棉田中杀虫，就会摸索出害虫究竟在棉花的上部、中部或下部。例如盲椿象一般都在棉花嫩的地方，而紅蜘蛛开始在棉花的下部，后来則慢慢爬到了棉花的上面。噴藥时，假如只是一面走，一面噴，这样还是打不死蚜虫，要来回往返地噴，“生長点”上还要特別多噴些。方孝庭同学还說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們噴藥时，正巧前一天田里剛剛灌过水，地沒有干。按照他們原来的規定，一亩地是噴三斤六六六，但那次他們一亩地噴到五斤上下，这就因为地湿不好走；走得慢，藥也就費得多。这种經驗只有从实际操作中才能体会到。

又如綠肥的問題，書上只說綠肥可以肥土，以补畜肥的不足。但綠肥的肥力如何計算？書上沒有談到。后来

他們在教師的指導下，實際學習了如何測定綠肥肥力的方法。他們計算出每一平方公尺內莖葉和根的重量，然後得出每畝的重量，也就是測出每畝可產多少肥力。綠肥開花的時候，肥力最大，所以通常都應該在綠肥開花的時候就把它翻入土中，因而測定綠肥的肥力，也應在它開花的時候測定，而不是等它結了莢再測定，這些他們都在實踐中得到了實際的經驗。

書本上說：小麥如灌水過多，莖稈因之發軟，麥稈容易倒下。假如小麥在灌漿時期 乳熟時期 倒下，對於產量就將有較大的損失，因為麥稈倒下以後，養分就不容易充分輸送到麥穗中去。有一次方孝庭他們看到一塊地里的冬麥都倒了下來，他們就問戰士：這塊地上的冬麥是不是在同一個時候倒下來的？戰士說，有一部分地方的冬麥是在拔節時（即開始長莖時）倒下的，有一部分是在乳熟時期才倒下的。在那次收割的時候，他們就把在拔節時候倒下的、在乳熟時期倒下的以及沒有倒下的冬麥，每種取一平方公尺若干點，作了一次比較研究。結果是：假如沒有倒下的代表正常，作為一百，在拔節時候倒下的，僅損失 5%，而乳熟時期倒下的，損失達到 58%。方孝庭同學說：“書上說到小麥如倒伏，產量有損失，也會說過，某種情況的倒伏，損失小，某種情況的倒伏，損失大，但是究竟小到什麼程度？大到什麼程度？書上沒有說明。我們經過這次分析實驗，就得到一個概念，同時也就

知道，在小麦灌漿時候，對於小麦的灌溉以及田間管理，都應更加注意。”

農學系的學生都學過农机（包括拖拉機動力和農具部分）和植物栽培這兩種課程，而進行中耕時候，就要把



八一農學院林學系學生實習使用機器營造防風林

這兩門課程密切地聯繫起來。關於中耕器入土的角度，書本上只說：入土的角度愈大，翻土愈深，但在調節中耕器的深度時，究竟以何種深度為切當，書上就沒有說明了。理想的中耕是：前面中耕器走過，開成一溝，後面復土器走過，就把兩旁的土復蓋，正好把地蓋平，而要達到這樣的理想境地，就只有通過實際操作，逐步摸索。又如中耕

时，要經常注意馬的休息，不使过分疲劳，而这种地方，書本上是根本沒有提到过的。

方孝庭同学敍述了很多的事例 以后，总结他和他們一班同学的學習时說：“我們經過四年來在八一农学院所受的訓練，現在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學習一定要联系实际，並且把自己的學習和研究为解决实际問題而服务。我們初进入八一农学院时，對於農業生产什么都不懂，这几年来在党的培植下，我們成長起来了，我們就應該發揮自己的能力，全力發展新疆的農業生产。我們現在都在准备我們的畢業論文，而我們在選擇我們畢業論文的題目时，首先考慮的一点，就是在部队农場中是不是存在着我們打算研究的那个問題？我們最主要的是想把我們学到的理論知識应用到一些具体問題上去。例如我們有一位同学搜集了車排子、砲台、烏魯木齐一帶的气象材料，他搜集这些材料的目的，乃是使他自己可以独立思考来研究一个問題，而他要研究的問題就是北疆的棉花播种期究以怎样一个时候为最适当。我們現在要使自己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养成独立思考解决具体問題的能力。我們这一班在 1956 年都要畢業，我們現在每个人都想在技术上、工作上、思想上全面地准备自己，希望畢業以后走到具体的工作崗位上去，为發展具有無限前途的新疆農業生产而努力。”

## 新疆远景

新疆是我們祖國的一塊寶地。但在過去的歲月中，它一直沉淪在冷落的被人漠視的命运里。它的土地遼闊，但生活在這一片土地上的人不多；它的景色壯麗，但稱道並欣賞它的景色的人很少；它的物產富庶，但認識它開發它的人更少。解放以後，在黨的領導下，這一大片土地逐漸活躍起來，它逐漸受到人們的注意，為很多愛國青年所向往，並被一致地認為它有著極大的開發前途。它的突出之點，不僅是由於它的土地廣大，更重要的是由於它具有多方面的開發價值。

新疆目前還是一個農業地區。在將來，新疆也永遠是我們祖國的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農業基地。談新疆的農業，得先談新疆的水利。自古論新疆的人都有這樣一句話：有水斯有土。在農業生產上，灌溉地區是最可珍貴的農業地區，因為水受人力的控制，不致遭受天然的災害；而新疆的農作區幾乎都是灌溉地區。新疆每年究竟有多少水量？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水文資料很少。這幾年來，陸續在各大河流設立了六十多個水文站，今年計劃再

增設一百个水文站，到今年冬天，大体上可以摸出一笔水利賬來。按照目前的估計，新疆全年地面上的水量約為六百多亿立方公尺。除了地上水以外，新疆还有着巨量的地下水，將來也須加以利用。但新疆的地下水究竟有多少，必須先做好水文地質調查工作，而且要把新疆的地下水源全部搞清楚，才能算出这笔賬來，目前还不容易估計出一个近似的数字。

这些水能够灌溉多少土地，首先决定於一亩田要消費多少水。这就牽涉到土地的灌溉和水的管理是否科学合理的問題。目前新疆水的浪費是很大的。一方面是灌溉浪費，一方面是損漏很多。苏联水利專家沃洛宁1954年在新疆瑪納斯河流域視察时报告，包括滲漏和蒸發等損失在內，每亩地消費的水量約為750立方公尺。但是这每亩消耗750方水的計算，按照近几年来的觀察，其中只有十分之三上下真正灌溉了土地，其余十分之七上下都是走漏損失掉了。我在1955年1月27日的新疆日報上看到一篇文章，說瑪納斯河和奎屯河的水約百分之八十都是流失了的。隨着国家对農業生产管理的日益加強和農業技术的日益提高，国家对水的管理必將逐步提高，灌溉日益合理，每亩的平均用水量可望逐步降低，同样數量的水將來就可以灌溉更多的土地。例如烏魯木齐河的水量，在解放前灌溉六万亩土地还嫌不足，解放以后，由於上游兴建了水庫，又用石塊鋪砌渠道，減少了滲漏，現

在已經可以灌溉 23 万亩土地。新疆的全部面积为 170 万平方公里，約等於 25 亿亩，其中可耕地，过去一般的估計是一亿一二千万亩，近來估計約为二亿亩。假如一方面增开水源，加强水的管理，一方面合理灌溉，減少水的浪费，新疆的水和新疆的可耕地，大体上也还是可以求得平衡的。

到 1955 年底，新疆全区的耕地面积是 2,552 万亩，播种面积是 2,238 万亩。預計在十二年内要开荒 6,000 多万亩，到 1967 年，新疆的耕地面积將扩大到 8,600 万亩，播种面积扩大到 7,500 万亩。但要扩大耕地，須先兴修水利。为了要把不用的水蓄起来，以便用之於需用之时，就要建筑很多水库；为了要把水从它所在的地方引送到需要它的地方，便要建筑一系列的渠道；为了要进一步利用地下水源，将来还要更多地运用坎兒井、自噴井和深井抽水等等方式。現在新疆正在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全自治区的河流普查工作，編制流域规划，新建和改建各项水利工程，以創造大规模發展農業的条件。現在我在这兒談一些簡單的輪郭。先說天山北麓。天山北麓的主要農業地区之一是瑪納斯河流域垦区。这个流域东起瑪納斯县的塔西河，西至烏苏以西的四棵树河，可耕地約为 500 万亩。在这一流域里，將修建一系列的水库。目前已修好及正在修的，从东往西，有大泉溝水库（蓄水 4,000 万方）、車排子水库（蓄水 2,000 万方）和柳溝水库（蓄水

7,000 万方)。計劃要修的有夾河子水庫(蓄水 12,000 万方)、蘑菇湖水庫(蓄水 20,000 万方)、安集海水庫(蓄水 5,000 万方)、奎屯河水庫(蓄水 4,000 万方)和鍾家莊水庫(蓄水 2,000 万方)等。这些水庫，預定在 1960 年前都要修完。天山北麓的另一个農業區是烏魯木齊河流域。這一流域東起奇台，西至瑪納斯縣，可耕地約為 400—800 万亩。在這一地區，已修了紅雁池水庫(蓄水 5,000 万方)、猛進水庫(蓄水 6,500 万方)和八一水庫(蓄水 3,000 万方)。還要修頭屯河水庫、三屯河水庫以及烏拉伯水庫。另外可能再在達板城修一水庫，但那是打算給吐魯番地區送水的。在天山南麓，計劃中的大工程之一是開都河的改道。目前開都河的水流入焉耆東面的博斯騰湖，再由博斯騰湖經哈滿溝流入鐵門關以南的孔雀河。博斯騰湖沿湖一週約為三百公里，開都河的水在這個湖里繞一個圈子，要半年以後才能流入孔雀河。博斯騰湖的湖面很廣，水的蒸發量很大，從開都河流入湖里的水，三分之二以上都被蒸發掉了。同時，湖的水位高，開都河下游和沿湖地帶的地下水位也即隨之提高，從而增加了土地鹽化的程度。目前計劃在焉耆西面的阿拉毛墩地方開一條新河，把開都河水直接引入孔雀河。這樣，一可以避免河水因盤旋於博斯騰湖而被大量蒸發，二可以降低博斯騰湖的水面，使濱湖地區增加一百萬畝左右耕地，三可以降低開都河下游的地下水位，減輕那一帶土地鹽鹹化的威脅。

开都河水直接流入孔雀河以后，將从孔雀河再开一条新渠道，經過尉犁县的东面流到从尉犁到婼羌之間的鐵干里一帶。在历史上，那一帶曾經有一个时期，也是一个水足草秀，农牧並茂的地方，后来由於塔里木河的改造，水走了，土地遂被遺棄荒蕪。計劃中的新渠道開闢后，那一帶的土地將重新苏复过来，估計將可开垦 300 万到 400 万亩。这条新渠道將長达 200 公里以上，河面寬，流水量大，將來並且可以通航。

在开都河的上游，將建筑一个大水庫，称为魚勒都斯水庫。水庫的庫盤已經找到。目前全国水庫的庫容以官厅水庫为最大，計二十一亿立方公尺，造价也以官厅水庫最低。計劃中的这个魚勒都斯水庫，庫容和官厅水庫相似，但造价比官厅水庫还要低些。此外，当把开都河水通过鉄門关引入孔雀河时，也將利用地形發电。

天山南麓的另一个大計劃是要使阿克苏河流域和渭干河流域連接起来。阿克苏河的水量較大，它的年淨流量有六十多亿立方公尺。目前生产部队在阿克苏河的西面开了一条長达一百多公里的胜利渠，把阿克苏河水引到沙开子和哈拉庫勒一帶，开了三个胜利农場。还打算把胜利渠的水引到阿克苏河下游南面的烏魯桥一帶去。胜利渠全部將負担灌溉大約一百万亩的耕地。在阿克苏河的北面，即从阿克苏、温宿、拜城，一直通到沙雅和新和，这一大片土地上有一千万亩以上的荒地可以開發。計

划中要从阿克苏开一条长达三百公里以上的渠道通到庫車。这条新渠道規模很大，它的流量將达到 100—150 秒立方，將來也可在渠道中通航。目前庫車到阿克苏的公路，是从庫車西北翻山經過拜城县到达阿克苏的。这条公路線不久即將改道。新路線將向南移，离庫車后即向西南方面通到阿克苏。改線的目的是为了更便利这一大片处女地的大規模的開發。同时，將來在庫車还要修筑水庫，並把新的渠道繼續东开，一直延伸到尉犁。

以上就是在可以望見的短短几年以內將要實現的天山南北改变自然面貌的巨大計劃的一部分。按照这个偉大的改造自然的計劃，在天山的北麓，从奇台到精河这長达六百多公里的一長片原野上，將有自有历史以来荒蕪至今的一千几百万亩土地，被开垦变为良田。仅仅是解放以后这几年，我們在天山北麓这一条公路上走过时，已看到公路兩旁的面貌有着很大的改变。那一帶不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样荒漠連片，很多地方都已变成了肥沃的棉田和粮田，作物和防护林給人們帶來了象征着生命和希望的翠綠的顏色。很多地方出現了一幢幢新式的建筑，夜晚走过还看到閃耀目的电灯。要是再过五十年，這一帶必將出現更多的規模巨大的国营农場和新的农庄。水庫和渠道將接連成为一个有机的灌溉網。公路和电線四通八达，將成为这一片土地上無數活血的脈絡。不仅农牧产品有巨量的增加，隨之而来的是工業的發展

和各族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的不斷改善。

在天山以南，自然面貌的改變將比天山以北更要顯著突出。在阿克蘇河、渭干河和塔里木河這一塊三角地帶，一向是一片葦湖、草灘和叢林的處女地，現在將被英雄時代的英雄人們英勇地開墾出來。另外，從尉犁到鈸千里那些素來被人遺棄的地方，由於新的渠道的修建和巨量土地的開發，不久將會出現新的城市。兩地的垦荒工作，都將在規模巨大的、完全正軌化的、並在很大程度上機械化的情況下進行。而且由於那些地帶過去荒無人煙，所以在開發過程中將不會發生任何土地糾紛問題。開都河的改道工程1956年即已着手進行，從阿克蘇開一條新渠到庫車的計劃，1957年就要進行。這些計劃實現以後，那兩個原來是荒蕪冷落的地方，將變為富庶熱鬧的地方。這確實是巨大的可以自豪的歷史改變。將來還有可能從阿克蘇河流域通過新建渠道，一直通航到開都河流域，這也是前人做夢也沒有想像到的事情。至於那條歷史上久享盛名的塔里木河，在這偉大的改造自然的計劃下，也將改變它的命運和地位。這一条河將來雖然仍將存在，但是不再成為南疆的一條主流。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它也將負擔起新的歷史任務：它主要將成為那一帶巨大的農業區的一條總排水道，並容納來自天山的特大洪水。

根據上面所談的輪廓，可以預見到新疆農業生產上

的广阔前景。到 1967 年止，新疆年产各种粮食共达 205 亿斤。7,500 万亩的播种面积中，棉田面积将为 1,500 万亩，1967 年棉花的总产量约为 16 亿斤皮棉。在作物的品种上，除了小麦、棉花、水稻、玉米、高粱以外，还要扩大大豆、油菜、芝麻、薯类、甜菜、菸叶、麻类等作物的种植。棉花生产中，长绒棉将佔到百分之十左右。新疆的瓜果也是有名的，要大大发展葡萄、哈密瓜、苹果、香梨、桃、杏等的园艺生产。瓜菜的种植面积要从 1955 年的 65 万亩扩大到 1967 年的 550 万亩。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使新疆有能力解决将来自治区内数倍于今日的人口的粮食、瓜果和蔬菜的供应和将近六千万头牲畜饲料的供应，并有条件供应一部分轻工业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原料，为新疆大规模发展工业创造有利的条件。

新疆地域太大，国家的地质勘测力量有限，对于新疆的地质调查工作还是一个开端；要把新疆地下资源摸出一笔初步的账来，也还要经过一个相当的时间。对于新疆工业建设的远景，现在只能谈一个轮廓。先说石油。新疆的独山子油矿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人们很早就知道新疆出产石油。最近在准噶尔盆地的西部、独山子北面约 160 公里的克拉玛依地方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油田，引起了全国极大的注意。这个地区的地质情况简单，油层浅，油出得快。关于这一个油区的开发前景，我已在前面

“訪前景壯闊的克拉瑪依油區”一文中敍述過了，現在國家正在大力加速開發這個油區。公路正在積極修築，房子正在大量修建，巨量的器材和人力正像潮水一樣從各地輸送進去。不要很久，在那荒蕪的原野上就將出現新興的石油工業城市。但在新疆，石油資源並不僅限於天山北麓，從烏斯泰經獨山子到安集海以至更東這一條山前峽地線和從克拉瑪依到烏爾禾這一個地台區。在南疆，在庫車、拜城一帶和喀什、莎車、巴楚這一個三角地帶，地下都有石油。吐魯番盆地也有石油。新疆的石油資源是豐富的，有著很大的開發遠景的。

煤也是工業的主要動力原料之一。新疆煤的資源也很豐富。在天山北麓，東起奇台，西迄烏蘇、精河一帶，這一條煤線長達五六百公里，煤的厚度厚到 100 公尺以上，含煤系數達到 18%。現在烏魯木齊市的地下，就是一個大煤田。烏魯木齊市區過去主要集中在烏魯木齊河的東面，由於地形的限制，不易發展。現在再加上市區地下是一個將待開採的大煤田，這個城市將有計劃地向西北移動發展。哈密地區也有煤，目前柴達木盆地用的一部分煤就是由哈密供應的。伊犁也有煤，可供將來當地發展工業的燃料之用。在天山南麓，從庫車到阿克蘇和從莎車到和闐這兩條煤線，都長達 300 公里以上，煤的儲藏量很大。阿爾泰山一帶的煤田較少，目前僅知額爾齊斯河南面的和布克賽爾山中有煤。其他散在天山南北各地的

零星煤矿也还很多。将来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的一部分用煤也将要由新疆供应。

新疆铁的储量也是丰富的。伊犁地区尼勒克的赤铁矿是有名的，成分也好。在富蕴和和靖也有巨大的铁矿。鄯善的硫铁矿质量也很好。吉木萨尔和乌鲁木齐则都有菱铁矿。到1967年，尼勒克将成为祖国最西部的一个综合性的钢铁工业基地。

除了石油、煤、铁以外，新疆还有很多矿产，如铜、铝、铅、锌、钨、锰、重晶石、鹽、石膏、硫磺等等。南疆的库车、拜城、乌恰、蒲犁一帶都有铜矿。尼勒克也产铜。铅锌矿的分佈很广，主要在乌恰到莎车一帶。焉耆一帶也有锌矿。过去鑽井泥漿所用的重晶石都是从苏联运来的，最近在伊宁發現了重晶石矿，并已生产。至於新疆的鹽，几乎到处皆是。在阿尔泰山地区，还出产稀有金属。

在輕工业方面，新疆将成为祖国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前面說到，到1967年，新疆将年产皮棉16亿斤，大約可供500多万紗錠之用。按照新疆的具体条件，不可能設置500多万紗錠。在十二年内可能設置大約二百九十万個紗錠，可以消费本地所产棉花的半数，其余半数供应内地。按照現在国家的要求，一个纺织厂最适宜是設置九万个紗錠，每六个纺织厂为一组，再加上一个印染厂、一个热电厂、一个化工厂，構成为一个联合企業。到1967年，新疆将建成四个组，其中一个组設在石河子，兩

一个組設在庫爾勒，一个組設在阿克蘇。石河子的紡織厂  
1958年就要兴工。庫尔勒的在1960年兴工。

除了上述四大工業以外，新疆当然还将有很多其他較大的工業。農業生产既然在一个巨大的規模上發展，必然隨之要建立一些農業機械厂和拖拉机修配厂。在伊犁，將建立玻璃制造厂。在烏魯木齊，除了現有的水泥厂以外，將再建立一个規模較大的水泥厂。为了配合南疆的發展，南疆也將建立水泥厂。在和闐、莎車、阿克蘇，將分別增建縹絲厂。此外新疆还要修建毛紡織厂、麻袋厂、榨油厂和制糖厂等等。

將來我們从东往西看，在新疆的中路，哈密、烏魯木齊、石河子、烏蘇、尼勒克、伊寧都將成为新兴的工業城市。哈密地勢開闊，位居新疆東口，在内地对新疆进行物資供应的交通線上佔有有利条件，將來这儿會出現若干大的工厂。石河子將成为北疆的一个以紡織工業为重点的新的輕工業城市。除了紡織工業以外，由於它有着整个瑪納斯河流域墨区作为它的原料基地，因之它还可能有制糖工業、榨油工業和食品加工工業。独山子、克拉瑪依和烏蘇可以联成一个單位，这一帶將成为石油工業及其附屬工業的一个工業地帶。在新疆的南路，庫爾勒、庫車、阿克蘇、喀什、莎車、和闐將成为一条未來的工業城市線。庫爾勒也是以紡織工業為中心，鐵門关的水力發電對於那兒的工業建設是一个有利条件。將來莎車的發展

前途也很大，因为它的燃料和水力的条件都比喀什好。在新疆的北部，富蘊已經成为一个工業城市。

配合这样規模的工業建設，就應該有相应的电力工業。伊犁河、开都河、瑪納斯河、阿克苏河、渭干河等河，都可以水力發電。再加上火力發電，新疆將來的电力是十分充足的。

新疆地方辽闊，交通問題是自有历史以来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問題。不要說从前騎馬或步行的时代，就是有了汽車以后，在新疆旅行，也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現在坐运输公司的汽車，从烏魯木齐到伊宁要走四天，从烏魯木齐到喀什要走七天。过去从蘭州到烏魯木齐要走十二三天。可是这个历史上一直未能解决的交通問題，在十二年以內大都可以得到解决。目前蘭新鐵路日益西進，預計 1958 年可以鋪到烏魯木齐。1959 年可以和苏联通車。这一条鐵路基本上解决了从内地到新疆的交通問題。第二个五年計劃內，將从吐魯番延伸一条鐵路，經庫爾勒、庫車、阿克苏而达喀什。这条鐵路預期於 1967 年以前通达喀什。这条鐵路通车以后，加上早已通车了的蘭新鐵路，基本上解决了新疆自治区内部的主要交通問題。第三个五年計劃以內，还要从喀什向东修一条鐵路，經過莎車、和闐、且末、婼羌通到新疆和青海交界的金鴻山口。由此再分兩路，一路东向經茫崖和柴

達木盆地的鐵路銜接，另一路向東北經敦煌和甘肅安西銜接。另外，再從庫爾勒修一條鐵路經鐵干里到達婼羌，這樣，南疆的交通問題就全部解決，而且環成一圈，聲氣呵通。至於北疆，將從烏蘇修一條鐵路翻過天山通達伊寧。另外要修一條鐵路到阿勒泰。由於最近克拉瑪依油區的發現，通達阿勒泰的一線將由獨山子附近延伸出去，通過克拉瑪依油區而達阿勒泰。這條路線並將提前修築。這樣，北疆的交通問題大體上也算得到了解決。

目前新疆的航空交通已經相當普遍。從烏魯木齊到蘭州每星期有五次飛機；通過蘭州可以和國內其他大城市通航。在自治區內部，烏魯木齊到伊寧，到庫車、阿克蘇和喀什，每星期都有兩次飛機。最近南疆的航線又擴展到了和闐，使從和闐到烏魯木齊公路長達二千四百多公里的路程，乘飛機一天即可到達。從烏魯木齊到阿勒泰的航線最近也已開航，這樣，新疆各主要城市就都能在一天以內到達烏魯木齊。

在舊時代，由於政治腐朽、生產停滯、文化閉塞、交通阻隔，新疆和內地在經濟、文化和行旅的交往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就內地來說，大多數人對於新疆的情況不了解，對於新疆真正巨大的價值不認識，並由此在感情上對新疆不關切，不嚮往。舊時代偶爾從新疆回返內地的人們，常常片面地夸大新疆落後的一面，以致長時期來，人

們受着那些片面的不真實的傳說的影響，一提到新疆，便以為那兒除了寒冷、荒涼、貧窮、落後以外，一無可取。其實，在新疆，在冬天，天山以北雖然較冷，天山以南却很和暖。像喀什、和闐一帶，過冬可以不穿皮衣，不穿棉鞋，比北京的冬天還和暖。就新疆的面積來說，北疆只佔 $\frac{1}{3}$ ，南疆佔到 $\frac{2}{3}$ ，也就是說，新疆的冬天，冷的地方少，和暖的地方多，可是從來只聽到人說新疆冷，很少聽到人說新疆暖；即此一端，可見過去對新疆的談論，偏而不全。又如很多人以為新疆有大戈壁、大沙漠，既然戈壁沙漠都是不毛之地，便以為那兒出產很少，地方很窮，生活很苦。實際上，新疆地利之肥，礦產之富，土地之廣，前途之大有可為，都是極其吸引人心的。雖然改造沙漠戈壁要化很大的力量，但目前新疆除了真正的沙漠戈壁地帶以外，等待著人們去開發的處女地還很多，除了二億畝可供農業耕種之外，還有四億畝可供發展牧業之用。新疆的工業資源，不僅儲量大，而且品種多。這些都說明新疆有著巨大的綜合開發價值。蘭新鐵路通車以後，全國對新疆的人力、物力、技術的支援就可以在較大的規模下源源西移。這幾年來黨在新疆的努力，等於為開發新疆寫下了一頁序言。一個巨大的、嶄新的、劃時代的建設局面接著就要廣泛展開。在新疆，要走幾十、几百里才能遇到一個村子的那種荒涼的景象將逐步成為過去，而物質和文化繁榮富庶的程度則將與日俱增。各兄弟民族在黨的領導

和汉族的帮助下，将更大 地發揮他們在建設祖國邊疆的  
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力量，用自己光榮的勞動來創造富裕  
幸福的生活。而數以千萬計的毛澤東時代的優秀的愛國  
男女，在黨的愛國主義號召下和民族政策教育下，也都慶  
幸自己能夠獲得光榮的機會在那廣闊無邊的大地上縱橫  
馳騁，為祖國的邊疆建設貢獻自己的才能智慧。這個各  
民族結成的鐵的巨人正在豪邁地奔向一個一個的新的勝  
利！

1956年7月，北京。

## 天山上的紅領巾

当我訪問石河子新城的時候，我抽出一天去遊了天山。先在紫泥泉子和石場兩地參觀了生產部隊的種羊場和休養所以後，便一弯接着一弯地徐徐上盤，要翻過達子廟高峯。當車子越上越高的時候，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境界也就越開闊浩壯。縱目北望，看到那鋪展在我們腳下的、直到解放以後才創造成為祖國的一個傑出的大棉區的瑪納斯河流域大平原，這時已是莽莽蒼蒼，成為一片煙霧了。我們祖國的大地是無極無終，我們祖國的富藏是無竭無窮。然而那樣美好可愛的土地，過去竟然荒蕪連年。現在歷史改變了，在這片廣闊肥沃的大平原上，拖拉機在安靜的曠野上開始發着粗獷的声响，泥土在河水的滋潤下不斷吐出芬芳的气息。糧田和棉田的面積，一年比一年擴大。不要很久的時間，鐵路就要在這大地上通過。鐵路將像一支輸血的針管，當它一扎進了這枯竭多年的土地，就將使這片大地更加躍動起來。

當我們終於到達達子廟高峯峯頂的時候，另一幅震

人心弦的巨大的圖景又出現在我的面前。啊，这就是天山！当我在小学里讀書的时候，我就听到‘天山’；中国有多少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經知道中国有一个‘天山’啊！而現在，我終於第一次站在它的面前。虽然从达子庙峯頂到对面的山嶺，中間依然隔着好几公里的淺谷淺坡，然而那開闊的淺谷不仅沒有冲淡对面山嶺矗立的深度，而且彷彿格外襯托出它的豪迈渾厚。山上長着滿山的云杉，姿色挺秀，色調森严，而在那長滿着云杉的山嶺后面，是層層雪峯，上接云天。淺谷中隨处紮着一些蒙古包，使这深邃幽致的山林里更增加了边疆的民族情操。在这曠大的山凹里，一个蒙古包远看起来只剩下白白的一点，而这白白的一点又反过来襯托出山林的深大曠靜。

我們越过峯頂，不久就到了林場。天山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地帶。最上一部分称为雪線，中間一部分称为林帶。从奇台西迤伊犁，綿延千里，都長着这种綽約多姿、既高又直的云杉。天山的树木，只長山陰，不長山陽；不長山頂，不長山麓，只長山腰。这一帶的林木，最高的达到四十公尺以上，一般也都在三十公尺上下。直徑最粗的有七八十公分，平均直徑約在二十公分左右。林区最稠密的地方，一平方公里中有1,600多株。这綿延千里的丰富的木材，成为新疆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巨大的富源。

正当我和林場的工作同志談話时，驀地听到背后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伯伯您好！”

这一句問候使我在一剎那間完全忘了我是在石河子、在天山。我以为我是在北京的街道上遇見了什么亲眷。然而当我接着听到那像倾盆大雨跌落而来的你一句“伯伯您好”、他一句“伯伯您路上辛苦了”的时候，我的神志立刻回复过来，原来我被几十个少先队员包围了起来。他們的驟然的“襲击”竟然解除了我的思想准备，使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他們每个人都爭着和我握手，前面的孩子不肯讓，后面的孩子又爭着挤过来。



天山上的少先队员

我那时完全浸沉在热情的海洋里。孩子們是那样天真热情地欢迎着一个生客，因为这个生客是从我們偉大祖国的首都来的，是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来的。

他們集中了所有的热情問候毛主席。他們的臉漲得紅紅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他們是那样自發地而又一致地問候毛主席好。實際上，他們不仅关怀毛主席的健康，他們還关怀着毛主席的一切。他們是多么想更多地知道毛主席一點事情。你聽他們問：“毛主席每天吃些什么？”“毛主席睡不睡午覺？”“毛主席看不看电影？”他們是多么天真，又多么真摯，當我告訴他們毛主席的個兒比我还高還魁梧的時候，他們是多么興奮地鼓着他們的小手掌，嘻嘻哈哈直樂！他們是太清楚他們自己和毛主席的關係了。他們今天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幸福，都是同毛主席的名字分不開的！然而這还不是最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在他們的一生里，他們將永遠地跟着這個偉大的領袖走，遵循着偉大領袖所指示的道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毫無保留地貢獻給自己的偉大的祖國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孩子們蹦蹦跳跳，要我講北京的故事。可是北京的故事該從哪兒講起呢？幸而一個女孩子給我解了圍，她要我講講北海。於是大家就安靜地在山坡上坐下來，我給他們講北海：講瓊島白塔、講九龍壁、講五龍亭，說五龍亭後面有一個“少年之家”，說北京的少先隊員經常在星期日去北海過隊日，有的還划着小船和海軍聯歡。我又說北海的南面有個中南海，中南海里長着密密的樹林。在夜晚，你從那用漢白玉砌成的、有着五個橋洞的、像一條

玉帶似的橫跨在北海和中南海之間的金鰲玉鯢橋經過，看到南面那遠遠的倒映在海里的堤岸燈影，美得真像一個神話似的境界一樣。我們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就在那兒辛勤地勞動着。毛主席從來就關心我們的下一代，囑咐你們要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他希望你們好好學習，好好鍛鍊身體，將來爭取做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模範旗手！我問：“你們的身体好不好？”“好！”“學習好不好？”“好！”“生活過得好不好？”“好！”“誰給你們帶來了幸福？”“共產黨、毛主席！”“你們大了能不能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能！一定能！”

我們這樣一問一答，一唱一和，說說笑笑，就像一盆水在地面上潑開了似的，孩子們都樂開了。

這些孩子就是我前一天在石河子新城參觀的第一子弟小學的學生。他們是由幾個老師率領，自己帶了米、菜、衣、被，翻山越嶺，到這林場來度夏令營生活的。這地方一面是葱郁的森林，一面是綠油油的草坡，孩子們在這兒爬爬山、講講故事，生活得多么輕松愉快！孩子們上天山過夏令營！這簡直是不能想像的。這就是新中國的生活，這就是新中國的氣派！當我要回石河子的時候，孩子們又湧了上來。車輪在入海中一寸一寸地移動，每個人都在揚着手，揚着手帕，揚著紅領巾，每個人都熱情地、一再叮嚀地託我回北京時問候毛主席好。

我們循着原路下山，出山口的時候已快八點。那時

候，西方虽然还泛着鮮紅的晚霞，而薄薄的暮色却已掩近  
大地。远边的原野就像一个藍色的海洋，那無边的海洋  
和無數的紅領巾，將永远是我們国家的不朽的財富。

1955年1月，烏魯木齐。

## 从内地到新疆來的年輕人

这一年多我在新疆旅行，無論在矿山、工厂、部队、农村或者城市机关，都接触到很多来自祖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在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下，他們都具有不辞艰苦的勇敢精神。虽然各人的工作不同、所在的地区不同、担负的责任不同，但他們都热爱新疆，热爱新疆的兄弟民族，忠實於自己的工作崗位，兢兢業業地献身於偉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業。

我在独山子油矿會見了在苏联專家培养下第一个成長起来的中国青年鑽井技师王炳誠（我在下面一篇文字里还要專門介紹他，現在先簡單地談一談）。1951年王炳誠在北洋大学畢業以后，被分配到独山子工作；和他一起到独山子的还有其他一些大学畢業生。他們到独山子后，苏联專家一开头就要求他們从工人做起。这對於当时怀有許多不同想法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驗。王炳誠遵循了苏联專家的指示，每天在井架上扫地板、搬东西、擦机器、洗泥漿槽子、給机器上油。有时还

要到井架下面去洗井口，或者爬到那四十多公尺高的井架上去清洗冰塊。在一个相当長的時間里，他一直做着这样簡單的体力劳动，沒有接触到技术。王炳誠說：“苏联專家指示的道路是对的，党要求我坚持下去是正确的。”由於从一个普通工人做起，这就使王炳誠在实际的工作中熟悉了鑽井技术每一个大小粗細的操作过程。王炳誠也搭过井架，安装过机器。他按步就班地一步一步学，使他后来在升任为鑽井技师、去年又升任为独山子油矿的代理总工程师、担任了鑽井工程的领导工作以后，体会到許多深刻的益处和意义。不仅在技术上，王炳誠因此掌握了鑽井工程的全部环节，而且，由於他和工人在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生活，穿一样的衣服，講一样的語言，怀着同样的感情，因而縮小了他和工人之間的距离，工人把他看成了自己的一个伙伴。王炳誠这种从根本做起的踏实作風，推動了矿上其他一些青年知識分子，使大家后来也都走了同样的道路；在王炳誠以后，又有更多的中国青年鑽井技师在苏联專家的培养下成長了起来。

在新疆金屬公司的富蘊矿、阿勒泰矿和康苏矿上，我都遇見很多从内地来的青年学生。在富蘊矿时，我遇見了清华和北大畢業的張稼栋和劉履中。他們都是学电机的，最初都被分配在水电站工作。富蘊冬季比較冷，从十月开始，水上就有浮冰。为了不讓濾水紗被冻住，要經常用棍子扒冰、打冰。張稼栋說，那时他們人少，每人每天

都要工作十二小時，也就是要打十二小時的冰。打冰時，水沾在衣褲上，衣褲就結成冰；水沾在鐵棍上，手也會凍在鐵棍上。有時渦輪葉被凍住了，還要進入水深及膝的安裝水輪機的豎坑里去工作。張稼林經常要帶頭下水，推動大家。劉履中剛到富蘊時，做的也大都是些體力勞動。他第一次拉大鋸時，不是拉不動，就是鋸歪了，搞得滿身大汗。為了不使新鋪的洋灰地面凍裂，發動大家抬木屑去保護地面，他抬不久，就腰酸氣喘。可是儘管筋疲力盡，他還得咬緊牙幹下去；即使已經下了班，但別人不走，他也不好意思走開。這些都是他倆在1951、1952年年初到富蘊時所受的考驗。凡是勞動好的人，他總會得到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更多地為祖國服務的。當我訪問富蘊的時候，他們兩人都已經擔任了礦上一部分的領導工作。

解放以前，新疆沒有現代工業。解放後這幾年，烏魯木齊陸續建立了鋼鐵、電力、紡織、農具製造、汽車修配以及麵粉、水泥等工業。很多青年工人從內地前來支援新疆的工業建設。像我訪問過的八一鋼鐵廠、七一紡織廠和烏魯木齊農業機械廠，大部分的工人都是從內地來的。八一鋼鐵廠建立以後，它基本上供應了這幾年新疆在基本建設、水利工程、農具製造以及民用方面的鋼鐵需要。烏魯木齊農業機械廠從1952年到1955年一共製造了大小農具十四萬件，對於這幾年新疆農業的增產運動起了

一定的作用；而那十四万件农具 70% 的原料，也就是八一鋼鐵厂供給的。七一紡織厂建立以后，使兄弟民族能够买到更多更便宜的布匹。内地工人到新疆来不仅支援了兄弟民族的經濟建設，而且还帮助了兄弟民族学会生产技术。在許多工厂里，很多兄弟民族工人在汉族工人的帮助下成長了起来。民族工人大都来自农村，过去沒有見过机器，沒有在工厂里生活过，沒有集体劳动的習慣。他們初到工厂时，不仅在技术上，就是在生活上，也需要汉族工人随时随地关照他們。我在七一紡織厂訪問时，一个織布車間的維族女工庫里娜說，她的老师赵富华（汉族女工）不仅在車間教她，下工后还到宿舍里去教她，有时教到很晚很晚。庫里娜学了三个月就能独立工作，她現在已經能管二十四台織布机。庫里娜当学工时，津貼較少，有一次她把錢化光了，沒有飯票，只好不去吃飯。赵富华知道了，就去买了几塊錢飯票送給庫里娜，叫她去吃飯。另一个精紡車間的維族女工布沙衣說，她的老师姜保蘭耐心地教她各种操作方法，教她怎样才能少出廢花，怎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姜保蘭不仅教她技术，还在政治上帮助她，鼓励她立功，鼓励她入团。現在布沙衣可以一个人管六百个紗錠。她参加了工会，参加过烏魯木齐的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並且加入了青年团。另外一个汉族女工王淑英，她在很短的时间內一个人帶了五个徒弟，其中有三个是民族女工。有一个叫艾孜追的維族女工，悬

切地要求拜王淑英做老师。后来艾孜追每次领了工资，都交给王淑英，由王淑英帮助她先买足了饭票，再买手巾、肥皂、牙膏这些日常用品，有余钱，再帮她买鞋子、做衣服。艾孜追对人说：“我的老师比我媽待我还好。”王淑英最初怕影响自己的产量质量，教了一个不想再教第二个，教了第二个不想再教第三个。但是党对她说：“为了满足新疆各族人民的需要，我們厂里就要增加机器。假如我們不能耐心培养更多的民族女工，我們就不能給全疆人民供应足够的布匹。”在党的教导下，王淑英不仅一连带了五个徒弟，而且由於她和她所教的民族女工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她说：“我現在願意再多帶几个民族姊妹。”

在新疆軍区农業生产部队里，也有很多从内地来的青年参加着各项生产建設。当我在瑪納斯河流域大泉溝水庫工地參觀的时候，会见了好几个在1952年响应政府号召到新疆来工作的山东姑娘。她们本来没有什么文化，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机器，可是现在她们都成了很好的拖拉机手。有一个叫周長蘭的，她在學習駕駛拖拉机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什么前輪叫“引导輪”、后輪叫“主动輪”，又是什么“前后橫軸”、“中橫軸”，單單这些名字就把她搞得头昏腦脹。但是困难虽多，她終於还是学成功了。另外一个女拖拉机組長李庆云，不仅学会了駕駛拖拉机，还学过駕駛挖土机。她所领导的一个組在当时的

大泉溝水庫工地上是有名的：團結好，分工好，工作質量好，機器保養好，而且事故少。李慶云說：“回想我在山東的時候，不過是一個普通婦女。到了新疆以後，在黨的教育下，我也能夠駕駛着現代化的農業機器來參加國家的建設了。這將永遠使我感到安慰和自豪！”在生產部隊農場里，經常有八一農學院的學生在那兒實習。這種生產實習，既可以使這些學生把理論和實際聯繫起來，同時對於部隊農場來說，也是一種技術上的幫助。這些八一農學院的學生將是新疆發展農業生產中未來的技術骨幹力量之一，而這些學生大都是解放以後從各地參軍後而被分配到新疆來的一些青年。

在阿勒泰、塔城、伊犁、烏魯木齊、吐魯番以及南疆各地，都有從內地來的青年農技幹部深入農村，幫助當地農民改進各項農業技術。僅在南疆的喀什、葉城、和闐三個地方，我就見過浙江農學院、華中農學院、西南農學院和西北農學院四個學校的畢業生。在吐魯番葡萄溝，我曾經遇到一個園藝幹部，他一個人負責整個葡萄溝的技術指導，不懂話，要學話；還得自己做飯吃。在阿勒泰，我看到兩個農技幹部，屋子裏沒有一張桌子、椅子，他們要繪圖或寫材料，就伏在地面上做。他們的艱苦的勞動，對於這幾年來新疆農業生產的提高是有貢獻的。在和闐地區，還有一批從江南來的蚕桑幹部，其中一部分是蘇州滸墅關蚕桑學校畢業的。她們有的在和闐繅絲廠工作，有的

在和闐蚕桑試驗站工作，有的就直接深入鄉間幫助農民育蚕。1955年和闐縣一般農民平均每盒蚕種（十八公分裝）產茧三十一市斤，但是有蚕桑幹部指導的重點社，平均每盒產茧五十市斤，其中最高的達到七十五市斤。這說明她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

上海的女孩子，特別在最近一兩年來新疆的很多。她們有一部分分配在醫藥衛生工作崗位上。我曾在烏魯木齊的軍區醫院住過一個時候，那兒的護士絕大部分都是從上海來的。上海女孩子更大部分是在財經貿易系統工作。在新疆，無論到什麼地方，在貿易公司、百貨公司這些單位里，你都會遇見這些活潑美麗的上海姑娘。她們的長處是機靈細心，很適合於作售貨以及會計、統計等工作。這一批十七八歲的江南姑娘成了目前新疆商業系統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此外，這些女孩子還活躍了當地的一部分社會生活。舉行舞會要是有了這一批“生力軍”參加，會場就更顯得歡騰活躍。

當然，還有很多從內地來的青年在新疆擔任了機關行政工作和黨的工作。其中應該特別提到的是許多區委書記同志。新疆地方遼闊，常常一個縣比內地的一個專區還大，一個區比內地的一個縣還大。從一個區的這頭到那頭，常常要騎馬走上兩三天。就在這樣一大片地面上，所有關於黨的政策方針的宣傳、傳達，以及上級規定的任務的布置、推動和檢查，都要通過並依靠這一個區委

書記。區的編制中沒有翻譯，區委書記不懂維文也得硬逼着學，否則就無法工作。區委書記不是在農村，就是在牧區，生活作風更得民族化。這些區委書記，忠於黨的事業，全心全意地為邊疆建設服務，為兄弟民族服務，數年如一日。知道他們的人不多，但他們做的工作却不少。

這些從祖國各地到新疆來建設邊疆的青年男女，大都贊美、滿意新疆的風光、生活。他們都安心在新疆長期工作下去。在黨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教育下，他們都能夠尊重當地民族的風俗習慣，並且和兄弟民族團結得很好。靠了他們和全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這幾年新疆在各方面的建設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績，整個新疆的面貌已是煥然一新。同時，這些勇敢有為的愛國青年，他們自己在實際的鍛鍊中也茁壯地成長了起來。

1956年5月，烏魯木齊。

## 从工人做起

——記獨山子油礦青年鑽井技師王炳誠的成長

### —

我到獨山子的第二天，就在 130 号井上會見了獨山子油礦在蘇聯專家培養下成長的第一個中國鑽井技師王炳誠。

我是在夜晚到達獨山子的。1954 年 11 月 4 日下午四點，我從石河子新城出發，過安集海大橋時，已經是暮色蒼茫了。不久就看到遠處搖曳着一叢燈火。駕駛員指着那燈火處說：“那就是獨山子。別看前面就是燈火，走走還得一小時哩。”我們真的又在公路上疾馳了一小時，才離開烏伊公路向南折入去獨山子礦區的支路。

進礦區時，哨兵向我們盤問了一下，並給我們指點了去礦務局辦公大樓的方向。我們看到很多一排排或一幢幢新蓋的漂亮的宿舍和辦公大樓。明亮的燈光透過各種花色的窗布投射到馬路上，給我們外來的旅客挑引起不少美麗的感情。虽然是夜晚，但是載重汽車和拖拉机，仍

在馬路上來來往往，緊張地輸送着各處井上所需要的器材。廣播器柔和地播送着音樂。這一切使我的思想都集中在這樣一個感覺上：這畢竟是一个工業城市！

第二天上午，我們便到礦山上去周遊各井。礦山在矿区的南部。从宿舍区或行政区向南看去，就像一条山崗一样。但当我们奔上这条山崗时，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又是一片開闊平坦的場地。从东向西，疏疏密密，到处是高聳的井架。井架構成了矿区的主要景色。

當我們的車子經過井段段長的辦公室時，引導我參觀的那位同志招呼駕駛員把車子停了下來。“王炳誠的馬在這裡，我下去看看他在不在。”沒隔上幾分鐘後，他真的帶着一個人出來了。是一個小個兒，腳上套着一双長統膠靴，穿着一身泥漬的青色棉制服。那位引導同志開了車門，說：“這就是王炳誠。”

我們在老遠就能判別哪一口井是 130 号井。因為在所有的井架上，只有 130 号井架頂上飄着一面紅旗。我們很快就到了 130 号井。在井架北頭四五十公尺地方，有着一間小木屋。這是王炳誠的工作室。他請我到那間小房子里先坐一下。

那时，井段段長蘇聯專家庫拉科夫同志也來了。他是來收井架上的工作自動記錄表的。他每天上午都要亲自到一個一個井上去收集這種自動記錄表，通過這種自動記錄，了解各井每天的工作進度以及在工作中發生的

各種情況。庫拉科夫同志中等身材，瘦瘦的，但是臉色紅潤，顯得和藹誠懇。在談話中他特別向我介紹了王炳誠。當他提到王炳誠和沙布林諾夫挑戰的一段，他得意地說：“沙布林諾夫是王炳誠的老師，可是王炳誠却向他挑戰。結果王炳誠打破了沙布林諾夫所保持的一晝夜（二十四小時）鑽 204 公尺的全國最高紀錄，創造了一晝夜鑽 231 公尺的全國新紀錄！”

## 二

七年以前，王炳誠中學畢業。他是天津人，他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學的採礦系採煤組。1949 年全國解放。黨看到石油工業幹部的缺乏，在 1950 年，北洋大學的黨就號召一部分同學轉學石油系。要王炳誠從採礦系轉入石油系，他在感情上是有些擺不開的，因為他在採礦系已讀了三年，多少學到了一些底子，現在轉學石油系，等於要從頭學起。但當時王炳誠的班里，只有他一個人是黨員。他終於響應黨的號召，帶動了其他幾個同學一起轉入了石油系。

1951 年王炳誠在北洋大學畢業，組織上分配他到獨山子油礦工作。那次，北京、天津被分配去新疆工作的學生有好幾十個。到了西安，又會合了從中南和西南來的一批。他們雖然都被分配到新疆去工作，然而各人腦子

里却有着各种不同的想法。

那时的独山子相当荒涼，一共才有十座磚蓋的宿舍。大部分人都住在地窩子里面。他們第二天到井上去參觀，走了半天才看到一口井，又走了很久才看到第二口井。事实上，那时独山子油矿也就只有兩口井。

就在同一天，公司領導上約他們談了一次話。那一次的談話對於那一次到达独山子矿区工作的那批青年学生在日后的學習和工作上都有着巨大的意義；尤其是對於王炳誠。首先是中蘇石油公司蘇籍總經理德·聶列金講話。聶列金一开头就宣佈了一个明确的思想：这次中方来的同志都應該被培养成为將來的中方的專家。帮助中国培养技术幹部是苏联的党和政府給来中国的苏联專家的主要任务之一。聶列金詢問这些青年学生已經學了些什麼，他們把他們在学校里學了些什么告訴了他。聶列金說：“你們學的東西太多了。”有些学生听到聶列金這樣說，很高兴。但在王炳誠看来，聶列金显然是說他們學得不專門。聶列金又征求他們的意見，到独山子以后希望怎样學習？这些青年学生就說，第一希望學什么，第二希望學什么，第三……他們充滿着热情，希望一下子就能學到很多东西。關於學習的方式，他們希望苏联專家給他們講課，這些年輕的剛出学校大門的学生，依然習慣於学校里那种學習的方式——听课的方式。

在这个問題上，聶列金對他們進行了一次忠实的批

判。他說每个人應該在一門具体的工作中从头学起。要鑽下去，要学得透，將來在工作中要能够独立解决問題，並使工作达到百分之百的正确。他严肃地要求大家採取苏联的学习方法，而不是那些英美資本主义国家的学习方法。苏联的学习方法的主要精神就是亲自动手，从头做起。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專家”，不仅仅能嘴里說，指揮人，而且还要能自己动手做。理論必須和实际結合。所有的苏联專家都是在这样一种方法下訓練出来的，在这样一种方法下訓練出来的人，才能实事求是，結实頂用。

什么叫“从头做起”？“从头做起”就是从普通工人做起。先当普通工人，做一个普通工人所應該做的一切工作。这样做法對於那些剛从学校里出来的青年知識分子，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驗。在聶列金講話以後講話的是中苏石油公司党委書記錢萍，他号召大家在思想上行动上放下包袱，积极地按照聶列金同志指示的去做，亲自动手，从工人做起，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工人。这个号召引起了一系列的尖銳的思想斗争。有些人對於今天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做的永远是一些体力劳动工作，感到非常單調。“这些工作又何必要我們来做呢？”这就是一般知識分子的最典型的想法。有的人認為这样学下去，恐怕要学二十年才能成为一个工程师。有的人要求可否改为實習半天，理論半天。對於王炳誠，当他听了聶列金和錢萍的講話后，他是很激动

的。他檢查了自己：他發覺他自己過去只是在理論上認識了共產黨，而在感情上，還沒有能夠真正和工人階級結合起來。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他決心響應黨的號召，按照聶列金指示的，鑽下去、從工人做起，並帶動大家。

鑽井工程本身就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一個井開鑽了以後，就需整日整夜鑽旋不停。別的工作有星期日、有節日，但鑽井工作是沒有休息日的，過年也好，過節也好，都須按時上班。在夏天，為沙漠地帶所特有的那股蒸人的熱勁襲擊著他們，使他們多么容易感到疲乏和煩躁。冬天更壞。經常是零下二三十度，有時沒日沒夜地飛着密密的雪花，他們沒蓋沒遮地在井上工作，連續八小時不進任何食物，腳上穿着毡袜，毡袜外面再套上毡筒，身上在小皮大衣外再加上一件大皮大衣，戴上皮帽皮手套，整個的人就弄得像一個圓圓的大冬瓜似的。即使這樣，還是寒冷澈骨。尤其夜里，要是站久了，鞋子就会在地上凍住，要是坐久了，就會站不起來，鬚子眉毛都會變得白白的，就像在黑刷子上粘着一些白糖一樣。有時要是身子長久不動，一動時，就會把凍得硬硬的衣服都折裂了。……

對於一個沒有一定的鍛鍊的人，一下子把他投入整整八小時的不停止的體力勞動工作，也委實是够死人的。王炳誠初上井時，他每天做的工作就是掃掃地板、搬搬東西、洗洗泥漿槽子、擦擦機器、給機器上上油。他每次到下班時，都已累得要命。他一面堅決地遵守領導上的

指示，从普通工人做起，然而一面在思想上又有着一些矛盾：为什么一定非做这些不可？一天一天尽是扫地、擦油？

尤其是上井架，那委实是各项考验中的最尖锐的考验。这样一个仰头望去就像触着了云天的四十多公尺高的井架，仅仅是由一些稀疏的钢条架起来的，使人一看就已经有些胆寒了，而还要沿着在这样空疏的钢架外面所附设的单薄的铁梯爬上去，那简直是令人心悸胆裂的事情。当王炳诚第一次往梯子上爬时，他的心不能控制地卜卜地跳动着。他的两条腿自发地软了下来，就像两条泄了气的车胎再没有气力前进一样。他皮孔里冒出了一粒粒的冷汗。他全身紧张，甚至有些发晕。他那时心里尽管明白：这有什么可怕的呢！然而却有一种不是用理性可以解释的畏惧的气氛包围着他，彷彿他那时整个的身子临空地悬挂在生死莫测的深渊里。

有一天夜晚，井里喷出瓦斯，水和泥浆都喷得很高，井架上很多地方都结成了冰块。假如不把那些冰块清除，机器一旦开动，井架上的冰块掉落下来，就容易把人砸伤。鑽井技师叫王炳诚上去把井架上那些冰块清除掉。那时正是深夜两三点钟，黑呼呼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一级一级的扶梯只装到二十四公尺的地方，再上去就不是梯子而只是一格一格钉在井架上的一些扶手了。王炳诚就一格一格地在这些扶手上爬上去。那时有一条冰块，王炳诚看来好像是一个扶手，可是一把抓住

时，冰一碎，扑了一个空。幸好他另外一只手还没有放开，他的身子在空中剧烈地颠荡了一下，总算没有掉下来。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以后连着好几天，连梯子都不敢看一眼。

在冬天时，经常要到井架底层去清洗井口的泥土。井架底层四周围没有一点遮蔽，又没有太阳，风特别大，特别寒冷。但当领班通知大家下去洗井口时，别的工人说下就下，王炳誠总不免迟疑了一阵。有一次，他刚穿上一件公司才发的新的工作服，就要下井洗泥，他觉得穿着这样新的衣服去洗泥，委实有些可惜。晚上他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时，他就感到：“啊，我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我和真正的工人之间还有多大一段距离啊！”

王炳誠决心要按照党和苏联专家指示的道路，从普通工人做起，然而他有时又感到一些空虚软弱。天天是扫地板、擦机器、洗泥槽，而且言语不通，学到的东西多么少啊！工作忙的时候还好，一下班，就困在黑夜和风的世界里，又是多么寂寞啊！……然而每当王炳誠感到烦恼、彷徨的时候，党总是安慰他、鼓励他、坚强他的信心。党说：“当前的环境对于你来说，确是一个陌生的、困难的环境；工作是生疏的，地方是生疏的，天气确是冷，……然而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党的任务是要改变自然的面貌，改变历史，把地下的财富搬到地面上来，把荒凉的地方变成繁荣的地方。党的政策，党的理想，就

要通过每个党员来实现。特别是在独山子矿区，从部队转业来的战士比较多，从学校里来的学生比较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你，就更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带头作用。我们必须扭转过去知识分子习惯于坐在屋子里做一些上层工作的那一套旧的做法。那套旧的做法已经和旧的时代一样，永远是过去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然后再从群众中出来。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是牵涉到很多知识分子的问题。在独山子，你如坚持下去，坚决地走工人的路，别的知识分子就会跟着你走，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变为真正的工人。”党要求他更坚强地坚持下去，把自己的工作和去朝鲜的战士的艰苦战斗联系起来：那儿流的是血，这儿流的是汗！

党的指示是简单的，然而是有力量的。每次王炳誠听了党的谈话回来，在内心里都生长起一种巨大的力量，感到有一股热劲像电流似的通过全身。“为什么我和工人之间总有着一些什么不同？我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为什么苏联专家就和工人一样在水里泥里干活？……”王炳誠这样质问着自己，又这样提醒着自己：“我不要忘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当一个人变得坚强起来的时候，本来感到的一些困难都会悄悄地溜走，正如太阳上升了，黑夜就自然地消失了一样。有一次，王炳誠去接班，还没有走近井架，就看

到井上又發生了事故。所有在井上工作的人都被噴得一身是泥。苏联專家也是一样，在那兒緊張地忙碌地工作着。王炳誠那天正巧剛換了一身干淨衣服，脚上穿的又是一双新棉鞋，然而当他一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他就立刻走上井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整个的身心都投进那水和泥的世界里去了。

在党的教育下，在苏联專家的影响下，王炳誠勇敢地面对着摆在他面前的严峻的考驗一步一步走过去。那时王炳誠做的始終只是一些体力工作，他还没有接触到技术性工作，然而，在那冰天雪地之中，他終於能和其他工人一样做了一些事情，在那巨大的工程中，也有着他微小的一份，他对此开始感到一种愉快。他觉得他和工人之间的距离一点一点缩小了起来。当他和工人在一起做着一些普通工作的时候，他不仅不再感到委屈、感到沒有意思，而且，他开始感到这是一种光荣。这完全是一种新的感情，这是他过去沒有体会过的感情！当他滿意於自己的工作，当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一种愉快的时候，他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單調和疲乏了，甚至忘掉了疲乏。

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在来以前無法預料、来了以后又無法控制的变化。就說泥漿吧，王炳誠初上井时，看到在自己的工作中既离不开黑黝黝的机油，又离不开黃糙糙的泥漿，“为什么非有泥漿不可？”有一天他对自己簡直問

起这样可笑的話来。泥漿确是討厭，搞得一年到头井架上都是水、都是泥。然而現在，泥漿已經成为王炳誠生活里的一部分，而且將和他的生命同时活動下去。当他用手撩着在泥漿槽里流着的泥漿时，就像縫衣工人揚着布料、印刷工人掀着紙張、油漆工人攪着油漆一样的自然，不再有什么生硬的感觉。他並且可以从井口里出来的泥漿的顏色和質量，判断井里的現象是不是正常。当井里的現象是正常的，他便会說：“你瞧，那泥漿多漂亮，亮光光的。”但是井里要出了些毛病，泥漿里摻进了一些油或瓦斯时，王炳誠便会說，“像坏了的豆腐一样，多难看！”

由於从头做起，从一个普通工人做起，就使王炳誠在实际的鍛鍊中熟悉了鑽井工程里每一个大小粗細的操作过程。他自己搭过井架，安装过机器，甚至还搭过那种小木房子。他按步就班一步一步地学，使他后来在升任为鑽井技师、担任了鑽井工程的领导工作以后，体会到很多想像不到的益处。

王炳誠不仅在技术上能掌握了鑽井工程里每一个具体工作，更重要的是，工人都把他看成为自己的伙伴。王炳誠和工人們在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生活，穿一样的衣服，講一样的語言，怀着同样的感情，向着同样的目标努力。王炳誠祕密地發現，每一个工人在業務上几乎都有各人独特的一套。於是他在虛心地向他們學習了很多东

西，學習到很多窍門。他既認識到他們的能力，又認識到他們的品質。工人們都知道王炳誠是一個大學生，然而他們並不以一個“大學生”看待他，他們不再把他看成是一個外人。“感謝黨，”王炳誠說，“我在工人之間不再是孤零零的了！”事實上，他自己已經是工人之間的一個了。

### 三

王炳誠的學習是艱苦的。在王炳誠的艱苦的學習過程里，人們可以看出，蘇聯黨和蘇聯人民對我們的帮助是何等的真實和誠懇。

王炳誠初上井時，首先碰到的困難是語言。那時，整個的鑽井處一共只有八個人能說漢話，至於王炳誠所編入的一個班，不是蘇聯專家，就是兄弟民族，而他們兩者的語言王炳誠都一句不懂。王炳誠初上井時，受蘇籍鑽井員衣格利的指揮。蘇聯同志是最講究工作效率的，假如衣格利單純地為了工作效率，那末有些事情最好由他自己來做，或者叫其他一些懂俄文的兄弟民族來做，而不必一定叫王炳誠做。正因為要培養王炳誠，所以衣格利總是熱情地教王炳誠做這做那。常常是這樣：衣格利要他拿錘子，而他却去拿了繩子，弄得兩個人非常尷尬，旁邊的人都捧腹大笑。由於言語不通，有時衣格利就硬是拉

了王炳誠的手，放在什么操作把手上，扶着他的手教他，像老师扶着小学生的手握着毛笔練習写字一样，一面說一面教。就是这样，教了还是不懂。后来，王炳誠就把衣格利說的俄文，用中文注音記下来，或者叫衣格利教几个工具的俄文名字，記下来，在走路的时候，在下班的时候，总是像唸着符咒似的，嘴唇蠕动，默念着这些生字。从一些簡單的俄文名字記起，一直到慢慢地懂得苏联同志說話，並且自己也能勉勉强强用不連貫的俄文答話，这样地學習下去。

第一个教王炳誠鑽井的实际操作的是苏联鑽井技师莫可尔前。莫可尔前不仅要教会王炳誠關於鑽井的整套操作技术，而且还要訓練王炳誠成为一个独立的鑽井技师。因之在培养的过程中，莫可尔前就用各种在技术管理上允許的假动作来鍛鍊王炳誠。有时，他有意把什么东西弄坏了，要王炳誠修；有时，正在王炳誠冷不防时，他在王炳誠身旁弄出了一个巨大的震人的声音，来觀測王炳誠是否能够鎮靜地照样工作下去；有时，他使鑽井工作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現象，迫使王炳誠运用智慧来解决这种虛構的問題。莫可尔前要訓練王炳誠的是：不仅能操作，而且还要能安全操作，还要能独立解决問題。凡是在生产上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故，他都告訴了王炳誠。当他最初讓王炳誠独立操作时，他不下班，不回去休息，他經常逗留在王炳誠的身边，觀察王炳誠操作，不断地提出意

見，答复疑难的問題，以提高王炳誠的技术水平。他保衛了同时又鼓励了王炳誠，使王炳誠在初次独立操作的过程中，变得勇敢、沉着，而在勇敢的学习中終於一步一步地能够自己独立站起来。

另一个苏联鑽井技师沙布林諾夫也用着同样的風格来訓練着王炳誠。那时王炳誠已經升为副鑽井技师，他担任了沙布林諾夫的副手。沙布林諾夫在交代工作时，先把一切說清楚，要王炳誠去独立执行，然后他来檢查。有时發生了一些問題，这些問題應該如何处理，沙布林諾夫胸有成竹，然而总要叫王炳誠先提出处理的意見。在王炳誠初次尝试独立操作时，在工作中一定是会有一些漏洞的，而沙布林諾夫就来指出这些漏洞，这样，使王炳誠获得了充分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苏联專家在工作中所表現的高度的忘我劳动和勇敢負責的精神，使王炳誠受到深刻的教育。王炳誠在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可以連續工作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七十二小时，甚至九十六小时，然而他終於在独山子矿区亲眼看到了这种偉大的崇高的品質。在鑽井工程中，每鑽到某种深度时，就要下一次套管，以防井壁的塌倒。每次下的套管，都有几百公尺長，一个接一个地从地面上送到地層里面去，所以要化費較長的時間。王炳誠亲眼看到一些苏联鑽井技师，因为下套管或其他意外事故，常常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一直留在井上，一直等到

工作完成或者問題解决后才离开井回到自己的寓所去。他看到苏联鑽井技师庫拉克也夫和莫里闊夫等，他們都已五六十岁了，然而竟然能在井上連續工作到三天三夜，甚至四天四夜。有一次，当莫里闊夫做完了他的工作时，他已疲乏得連話都沒有力气說了，然而当別人劝他先回家休息一下时，他坚决拒絕，一直要等工作搞好后，才肯休息。

每逢有些井發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故时，苏联專家总是奋不顾身地参加搶救工作。有一次，六十八号井的水泥还没有鑽完，鑽桿还没有提出，就發生了噴井事故，原油从井底噴出，無法制止，形势非常严重。鑽井处的总机械师瓦亭临时亲自画了圖样，并亲自到修理厂去做好了一个鐵套子，想把这个套子套到套管上去，以便制止原油上噴。但是鐵器碰上鐵器，容易冒出火花；这样，要是遇到瓦斯，就要引起爆炸，造成很大的危險。所以套套子的工作不能随便交別人做，仍由瓦亭亲自来盖。瓦亭在搶救的工作中，不仅从头到脚濺了一身油，而且兩只眼睛被油和瓦斯薰得赤紅，無法張开。但是他跑到旁边的救护车那里用藥水洗了洗眼睛以后，又繼續到井口去安裝套子。一直搞到夜晚才把噴井制住。又有一次，八十号井瓦斯上噴，那时因为井上正在进行修理，所以上面掛了一盞机灯。上升的瓦斯把那盞机灯冲得东西摆动，最后把机灯的玻璃蕩碎，以致引起冒火。那时井架高头还系了打

泥漿用的橡皮管子，这东西是最容易引起燃燒的。井段長米哈依洛夫和鑽井技師康姆卡特依，就爬上井架去把橡皮管子拆下來。當時的形勢是危險的，因為下面已經燒了起來，假如火再大一些，他們上了井架以後，就可能下不來了。然而他們兩人是那樣勇敢，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搶救公家的財物。這些事情，有的是王炳誠亲眼看到的，有的是聽到很多同志都這樣說的。蘇聯專家不僅在先進的科學技術上教導着王炳誠，並且也在思想品質上滋養着、薰陶着王炳誠。

#### 四

1953年9月，礦務局領導上批准升任王炳誠當鑽井技師。這是獨山子油礦在蘇聯專家培養下成長的第一個中國青年鑽井技師。王炳誠開始獨立擔任鑽井的領導工作了。

王炳誠開始獨立擔任領導工作時，心中多少有些忐忑的、不踏實的感覺。他第一個領導鑽的井是第二十五號井。他當時領導的那個隊的政治情況並不怎麼好，只有一兩個積極分子，而且其中有些人，王炳誠當普通工人時還向他們學習過。隊員對於王炳誠也沒有什麼信心，有的人抱着觀望態度：要是王炳誠領導得好，他們就做下去，要是不行，他們就想轉到由蘇聯專家領導的隊里去。

王炳誠接受了鑽二十五号井的任务的第一个思想是必須首先和全队團結好。党多年来这样教导着他：和羣众團結好，依靠他們，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但是当你想去依靠羣众时，羣众並不是一下子就給你依靠的。羣众根据他們自身多年的經驗，常常先要試試你，然后才能和你有交情。当王炳誠最初訂出計劃、說明理由、征求大家的意見时，大家並不表示意見，只是說，“技师”怎样說，我們就怎样做好了。然而当羣众了解了你，肯定了你的态度是真誠的时候，情况就会改变过来。王炳誠在團結全队的工作中，首先是團結好队里的几个鑽井員。他們是实际掌握鑽井操作的人，什么事都先和他們在一起共同研究商量，並通过他們更好地團結並推動全队，使大家的責任感逐步提高。

在鑽二十五号井时，开头还比較順利，但是后来，机器常常出毛病，發生卡鑽的現象，使得王炳誠很苦惱。他的經驗限制着他，看看不困难，做做真困难。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那时他还沒有結婚，除了下山吃飯以外，其余的時間整天都守在井上。有时連臉也沒有心思洗，只是呆呆地徘徊在井架上，苦苦地思索着怎样解决井上所發生的那些問題。他想：假如不是由他而是由別的人來領導，这个井就不会發生这些毛病，也就不会使国家財产蒙受損失。他又想到：他是独山子油矿的第一个中国鑽井技师，然而連这样一个淺井所發生的困难都解决不了，这

是多么可恥的事情，苏联專家一定会笑我們！有一夜，他苦惱得竟然哭了起来。責任心、能力不够、慚愧、焦急……这一切都集中地向他攻擊着，他一直哭到夜晚四點鐘，整個的腦袋好像要爆炸开来似的。他打電話給党，說明他的能力不够，要求党另外派人來領導这个井。当党在听筒中听到他在哭泣时，就安慰他，告訴他一个人在开始工作时总会碰到很多困难的；一个成熟的领导幹部不是在一天一夜間生長起来的，必然要在很多困难甚至失败中逐渐磨練出来。對於一个共产党员來說，遇見困难时，正确的道路是努力去克服那些困难，而不是設法逃避那些困难。關於苏联專家会譏笑我們的問題，党严肃地給他指出，这样的想法是錯誤的。党說：假如由於我們經驗不够，工作中出了一些問題，因而想到苏联專家会譏笑我們，那是把苏联党和中国党、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对立起来了。苏联專家是在偉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之下帮助我們的，他們把我們看成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党要他冷靜一点，要他再好好地想一想。

党对他的指示既温暖又冷靜，既簡單又明确。他放下了電話。他的腦袋本来像一个鼓鼓的皮球似的，这时却一下子平靜了下来，好像一个小孩大吵大鬧以后，被母亲的軟軟的手一撫，唱了一段歌，就一下子变得平靜舒服起来一样。“該死！”他突然想道，“我怎末这样幼稚，这样冲动！这是夜晚四點鐘，硬生生的把負責同志吵醒！

正如党說的，假如天下的事情都那么順利，那为什么还要有共产党员？”他又想到苏联專家会笑他的問題，这显然还是狹隘的資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想法！他回想起，当組織上决定叫他独立工作时，苏联專家是多么热烈地庆賀着他，同时又关心着他啊！他們常常跑到他井上来看看，問他有没有什么困难。而他呢，却想到人家会不会譏笑他！他想到自己是多么狹隘啊！“党是正确的，党是正确的……”当他这样反复体会着时，他終於在長期的緊張和疲倦之后睡着了。

經過党的指示后，他變得勇敢和坚定起来。他在苏联專家的帮助下，解决了他井上的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不久也就很順利地完成了二十五号井的鑽探任务。当他回想他最初这一段經历时說：“当你下了决心的时候，好像鋼鐵也会对你讓步似的。”

他接受的第二个任务是鑽八十四号井。这是一个比較艰鉅的任务。1942年，在离这八十四号井二十公尺的地方，曾經进行鑽探，發生过噴井事故。当时瓦斯已經从井內出現，井口的防噴器虽然总算被关住了，但是由於这一地帶地下的瓦斯压力太大，瓦斯竟然穿过地層，在山腰里穿了一个大洞仍然噴了出来，后来用了很多水泥才把噴出的瓦斯堵住。这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这个八十四号井不仅离地下的瓦斯很近，而且还有泥漿漏失現象，同时可能还会發生井塌現象。这样一个情况比較复杂的

井，對於一个經驗丰富的老鑽井技师，也許不算什么，但是對於王炳誠來說，可以說是一次考驗。王炳誠这样想：“領導上要我領導鑽八十四号井，是不是在考驗我？”鑽井处处長依凡金米达維基說过：假如这个井能鑽好，其他的井就都能鑽了。

在技术上，鑽八十四号井困难的关键在泥漿的比重問題上。泥漿是由水、泥、小苏打、煤、燒碱和重晶石这些成分構成的。在一般情形下，泥漿和水的比重是一·八比一。但是王炳誠为了預防井內瓦斯的上噴，必須考慮用一种比重很大的泥漿，以便这种泥漿注入井內后，能够封住井壁，从而防止可能从井壁冲出的瓦斯。王炳誠考慮要用二·三比重的泥漿，而这样比重的泥漿在独山子矿区还从来没有用过。但問題是：假如泥漿的比重不够，正如上面所說的，恐怕不容易防止瓦斯；但是泥漿里的重晶石成分要是太濃，則泥漿就容易沉淀，一沉淀，鑽桿就可能拉不出。同时，泥漿太濃了，又要影响泥漿的正常循环。王炳誠整日整夜地思索着这个問題。后来，在他苦苦的鑽研下，並在苏联專家的协助下，他总算避免了一切可能發生的危險，安全地完成了八十四号井的鑽探任务。当八十四号井終於出了油时，大家都祝賀王炳誠，說他“大考及格”了。

王炳誠鑽完了八十四号井后，又鑽完了一个五十二号井，又开始鑽八十九号井，这时王炳誠所领导的鑽井

队，政治質量已經提高，他自己和全队同志在技术經驗上也都比从前丰富成熟一些，全队的團結也比过去更坚强了。这些使他有可能响应領導上的号召，要求大家展开社会主义的爱国运动竞赛，班与班挑战，个人与个人挑战。而作为整个一个队來說，他和他从前的老师沙布林諾夫所领导的一个队挑战，他要超过他們的成績，並為全国創造鑽井进度的新紀錄。

那时沙布林諾夫领导的一个鑽井队，由於採用了苏联的先进的快速鑽井和用三个吊卡接單桿的方法，創造了一晝夜进鑽 204 公尺的全中国高紀錄。这个方法王炳誠在書本上曾經看到过，但不会运用，所以就向沙布林諾夫討教，沙布林諾夫毫沒有因为王炳誠是在和他挑战，因而就不願把他所知道的一切教給王炳誠。正相反，沙布林諾夫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了王炳誠，並且对他說：“你要超过我的紀錄，也非採用这个先进的方法不可。”

王炳誠向沙布林諾夫學習以后，就回去把自己的鑽井队組織起来一起學習。他知道，任何一个成功的工作不能單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他要把大家的力量有組織地都發揮出来。他整天整夜在井上领导着全队學習、研究。他在沙布林諾夫所傳授給他的方法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提高一步，使每次接桿的時間由十五分鐘縮短为七分半鐘。这七分半鐘時間的节省，有着巨大

的效果。所謂接桿，就是鑽井的鑽桿每次从地面上鑽下去，快完的时候，就要接上新的鑽桿，这样一根一根地接着，一直鑽到地層一千几百或二千几百公尺。假如一晝夜要鑽二百多公尺的深度的話，則大体上要接二十次左右的鑽桿，假如每接一次要十五分鐘的話，就要用到五小時，也就是說，一晝夜二十四小時中要停止工作五小時，这个百分比是很高的。假如把接桿時間从十五分鐘縮減為七分半鐘，一晝夜接桿的時間就可以從五小時減為二小時半，而這节省出來的二小時半，就可用在鑽探工作上，借以增加鑽探的進度。

此外，王炳誠又把井架上兩部柴油機的運用組織得更合理。在过去，每當因為接桿停止鑽旋的時候，兩部柴油機也同時停下來，以便加油加水。現在王炳誠設法不讓兩部柴油機同時停下來，而是這一部停下來加油加水時，另一部仍在發動着；把這一部油水加足而發動了以後，再把另一部停下來。這就是說，在任何时候，不使井架上的動力停止。這樣，當鑽桿一旦接好時，就可立刻開動鑽旋，不受動力停止的影響，並因動力經常在開動着，所以在動力的速度上也經常保持着充分的速度，這些，都幫助增加鑽旋的進度。

除了上述兩點外，當我在單獨訪問沙布林諾夫時，他還給我補充分析了一個原因。他說，王炳誠在鑽八十九號井時，根據“地質技術施工單”的規定，鑽到某个深度

時，是應該在泥漿中摻用重晶石的；但是由於王炳誠研究了具體的地質情況和地層厚度，他當時沒有用重晶石，用的仍是輕泥漿，這樣，一面減輕了井架設備的負擔，一面也可以加速鑽井的進度。沙布林諾夫說，這樣大膽的試驗，是王炳誠的勇敢的創造的結果。

王炳誠就是這樣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在他所領導的鑽井隊全體的團結努力下，在他自己的刻苦細心的鑽研下，終於創造了一晝夜鑽進231公尺的全國新紀錄。

所有的蘇聯專家知道了王炳誠這個新紀錄後，都非常高興，他們熱烈地祝賀着王炳誠。他們說，這是王炳誠的光榮，是中方技術幹部和技術工人的光榮，也是他們蘇聯專家共同分享的光榮。

## 五

王炳誠認識到，像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需要培養的鑽井技師不是幾個、几十個，而是几百個、几千個。特別在新疆民族地區，更需大力培養兄弟民族的技術幹部和技術工人。作為一個鑽井技師，又是一個共產黨員，王炳誠不僅在技術上業務上領導着全隊，而且還須在政治上思想上領導着全隊。每當他接受一個新井任務時，他首先要把全部計劃向全隊報告一下，使大家對於即將開始的工作有一個全局概念。然後他進一步解釋這個計

划如何完成，如何鑽法，泥漿的比重應該如何，鑽到什么地方可能遇見什麼情況，到什麼時候大概要下什麼套管等等。他經常在井上和大家一起開會，研究業務上的問題，啟發大家熱烈討論，提出意見，使大家在思想上對於自己所擔任的工作有着充分的認識和準備，並且集合大家的智慧，來克服工作中可能發生的各種困難，提高大家的責任感和積極性創造性，使鑽井任務完成得更好更快。為了能夠更好地幫助並團結兄弟民族，除了俄文，他又學習了維吾爾文，以減少語言上的困難，增加他和民族同志之間的團結和了解。在他現在所領導的“青年鑽井隊”里，他已經培養了四個副鑽井技師，其中一個是維族，一個是哈族。另外又培養了一個哈族鑽井員、一個維族副鑽井員、兩個維族架工、一個維族女柴油機技工。他除了對大家進行業務教育外，又經常進行政治教育，講民族政策、階級教育、黨的歷史等。由於他自己也成了一個工人，大伙兒不再把他當作外人看待，因此就大大便利了他在工人間的活動，使他能够更好地完成黨交給他的各項政治任務。現在他的隊里已經有了三個黨員和好幾個團員，全隊的戰鬥性非常堅強，這個“青年鑽井隊”已經成為獨山子礦區的一面旗幟。

我會見過王炳誠領導的鑽井隊里一個維族副鑽井技師阿尤甫。他是1939年到達獨山子礦區的，那時他還只有十二歲。當時盛世才在招募工人時，欺騙工人，說學三

年就可以做工程师，而事实上，他在独山子矿区一共幹了五年，什麼都沒有学会。他說他在那五年中只学会了三样东西，就是喝酒、賭錢、打架。他說他們維族本来不会打麻将，然而他在那几年中，连麻将牌都学会了。<sup>1</sup>旧社会不培养工人，而是毀滅工人。全国解放以后，他在 1951 年 6 月第二次到独山子来工作，在最近这三年中，他从普通工人、副鑽井員、鑽井員，一步一步被提拔到副鑽井技师。他說过去民族不平等，他們少数民族根本沒有被培养的机会。就是稍为学到了一些，也什麼事都輪不到他們。自从共产党来后，民族平等了，他們不会，汉族同志就帮助他們。过去他不会写俄文，也不会說汉話。自从他在王炳誠领导下工作后，因为一天到晚和王炳誠在一起，慢慢地連汉話也学会了。他現在的汉話大体上还說得不錯，我和他談話时，就是直接談的，沒有用翻譯。他过去不会写俄文，現在也勉强能写了。他現在就用俄文把井上每天的工作記下来，王炳誠帮助他修改。过去他不会填自动工作記錄表，王炳誠教他如何填。过去井架上的工作向例是由鑽井技师支配的，但是在王炳誠的领导下，总是先問副鑽井技师和鑽井員的意見，要他們先动腦筋，以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阿尤甫說，王炳誠經常和他談党的历史、党的政策，有空时談，下班在路上一起走的时候談，有时上他家里去談，使他的政治認識逐漸提高，並在 1954 年 6 月介紹他入了党。

王炳誠不仅关心着他自己的井，而且也关心着別人的井。他不仅帮助自己一队的同志，並且还帮助别的井上的同志。当他向沙布林諾夫同志挑战时，沙布林諾夫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快速鑽井法傳授給他。这种偉大的無私的友誼是多么感动着王炳誠，並使王炳誠受着多么深刻的教育啊！所以，凡是王炳誠自己学到的什么东西，他也是毫不吝嗇地願意告訴別人的。当别的井上一些年輕的中国同志来找他去看看什么时，他总是很热情地去看看他自己能不能帮助他們一些什么。

王炳誠每天从井上回家，第一件事情告訴他爱人的是这一天又鑽了多少公尺。后来，当他每天从井上回家时，他爱人便先問他这一天鑽井的进度。他的爱人鍾珊告訴我：“他是那么地全神貫注在他的工作上，即使回到家里，他腦子里想着的还是他的工作。作为他的爱人，我首先关心他的应当是他的工作，假如他一回来，我首先問他的工作，他就显得兴致勃勃，要是我忘了問他，他便显得不那末得勁似的。”

是的，對於王炳誠來說，工作是他的第一生命。除了他平常的工作時間外，不論是在深夜，不論是在刮着多大的風、下着多大的雨或雪，只要井上需要他，他总立刻就到井上去。除了在节日或一些特殊場合外，他总是終日穿着在井上工作时穿的工作服。他說，换来換去多么費時間！有时难得要去看一場电影，也要估計估計井上会不

会有什么事情。有一次，他換了一身新衣服，正和他爱人要上什么地方去，突然接到井上的通知，他連衣服也不換，拔脚就向井上奔。这情况就像波列伏依在“霧中”敍述的热涅奇卡的丈夫的故事一样。

王炳誠是在 1954 年 2 月和他的爱人鍾珊結婚的。結婚只有四天，他爱人便因为工作而从独山子調到烏魯木齐去了。1954 年 4 月 31 日，王炳誠領導鑽的第五十二号井正巧鑽完，領導上为了照顧他，劝他到烏魯木齐去休息几天，看看他的爱人。他說：“沒有時間啦！”井段段長庫拉科夫說：“我給你七天假期。”而且，庫拉科夫就用自己的吉普車把王炳誠送到了烏魯木齐；那是五月二日的事。就在那天晚上，他和他爱人一起去看电影，那天演的电影正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他看到石油管理局局長巴特曼諾夫、总工程师別里捷、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以及一些積極分子如丹妮亞、羅戈夫在那样艰鉅的环境里英勇地斗争着：在大風雪中輸送油管、架設電話、开鑿海峽……他是多么受到感动和鼓舞啊！然而只看到一半，王炳誠忽而显得緊張起来，因为他突然想到，他所領導鑽的五十二号井，虽已鑽完，但是还没有正式交給油田处。對於一个鑽井技师來說，一个井从开始鑽的时候起，一直到正式交給油田处止，他始終是應該負責的。而现在，井是鑽成了，但还没有交給油田处，而自己却跑到了烏魯木齐来！万一井上出了什么意外，誰在那兒負責？

这样想时，他簡直連电影都看不下去。“到烏魯木齐来玩玩！看看爱人！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以上！我是多么的糊涂啊！”他这样無情地在內心里譴責自己。他决心第二天就赶回独山子去。他要对井負責，对公司負責，对国家負責。我問鍾珊：“他第二天走成了沒有？”鍾珊說：“他决心要赶回去。第二天就帶着他的手提包到石油公司运输站的門口去等車，終於在第三天的早上，他搭到便車回到独山子去了。”

1955年1月，烏魯木齐。